

仓央嘉措诗词经典·永恒珍藏版

爱你，是最美的修行

【仓央嘉措的诗与情】

林玥/著

如果爱是一场修行
我就是那个苦海孤筏的僧
你的胸口就是日夜神往的彼岸
你的拥抱就是我莲华永绽的一生
于是，每一颗水滴都是我的身影
这每一缕月光都是你的柔情
所以，诸法难解小小的情缘
我喊着你的名字，轻轻

阅读大中国·诗词

石油工业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录

封面
只为尝一口爱的香甜
这一年,他二十四岁
他的前世今生
　　一枝人间富贵花
　　秘不发丧
　　山南陋室,花雨满天
给十岁的自己
　　阿旺邂逅一场归宿
　　从佛典中走来
　　亦师亦友老仙翁
　　羞涩目光流转时
　　世间最美的达瓦
问佛
　　一场阴谋的序曲
　　噶尔丹的矛和桑结嘉措的盾
　　浪卡子受戒
见与不见
　　师从洛桑益西
　　辩经
　　神箭与神舞
　　远嫁,别人的新娘
　　把相思印在心上
迷失菩提
　　神坛的叛逆者
　　野鹤恋上芦苇
　　龙王潭的爱情沙龙
　　邂逅,一个琼结的传说
最美的情郎
　　世间安得双全法
　　哗然哲蚌寺
　　白拉姆歌之谜
　　结尽同心缔尽缘
相见争如不见
　　请慢坐,请慢走

除非死别,绝不生离
玻钻之争
别了,第巴
不负如来不负卿
淡然囚徒
让我住进你的心里
仓央嘉措诗歌赏析选
后记

仓央嘉措诗词经典・永恒珍藏版



爱你，是最美的修行

【仓央嘉措的诗与情】

如果爱是一场修行
我就是那个苦海孤筏的僧
你的胸口就是日夜神往的彼岸
你的拥抱就是我莲华永绽的一生
于是，每一颗水滴都是我的身影
这每一缕月光都是你的柔情
所以，诸法难解小小的情缘
我喊着你的名字，轻轻

阅读大中国・诗词

林玥／著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你,是最美的修行:仓央嘉措的诗与情/林玥著.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12.6

(阅读大中国·诗词)

ISBN 978 - 7 - 5021 - 9047 - 7

I.爱…

II.林…

III.仓央嘉措(1683~1706) - 诗歌欣赏

IV.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9308号

不负如来不负卿

出版发行:石油工业出版社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2区1号　100011)

网址:www.petropub.com.cn

编辑部:(010)6452355　发行部:(010)64523603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中石油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710×1000毫米　开本:1/16　印张:15.75

字数:207千字

定价:28.80元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我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只为尝一口爱的香甜

寂静相爱,默然欢喜。

一部《非诚勿扰》让人们记住了《见与不见》,这首小诗,它不华美,不缱绻,不矫情,不浮躁。语言平实朴素,却有一语道破天机的意味深长。

几乎所有仓央嘉措的爱好者都把这首诗当做仓央嘉措情歌。如今,人们都知道,它不是仓央嘉措的情诗,可是,我们更愿意相信,仓央嘉措写过这样一首情诗,只为他比诗歌更诗意的生命。

三百年前的雪域高原,“仓央嘉措”这四个字读出来,必和六世达赖喇嘛连在一起。在无比浓烈的宗教气氛里,那些高原上淳朴的人们念得最多的是六字真言,唱得最多的是仓央嘉措情歌。三百年后,在宗教和文艺杂糅的艺术中,仓央嘉措在信仰者的眼中,脱离了神的五彩光环,他是一个诗人,一个自由的歌颂者。同时,他也是一个爱人——一个臣服在爱情下的有情人。

仓央嘉措的诗歌受到世人追捧,不仅是因为他波折的爱情和对自由的炙热追求。更重要的是,他的诗歌最朴素,没有任何华丽的修饰,每一行吟出的旋律都纯粹而真挚。纯真和静谧成为他生命的代名词。

仓央嘉措诵出的梵音是他发自身体内部的诚实和勇敢。那些字字珠玑的诗句,超越了古奥难懂的经文,远离了抽象虚无的道德价值,他的情歌带着生命的温度,将生命的激情歌颂到最高音。他对爱情的信仰和热烈如火一样燃烧着自己的生命,他对自由的追寻指明了他生命的方向,在一个没有奇迹的王国,仓央嘉措为自己创造了一次心灵奇迹。

篱笆那边,有草莓一棵。

我知道,如果我愿,我可以爬过。

草莓,真甜!

可是,脏了围裙,上帝一定要骂我!

哦,亲爱的!

我猜,如果他也是个孩子,他也会爬过去。

如果,他能爬过!

狄金森的《篱笆那边》,一首简单的小诗,带着一颗纯真的心,跳动在诗歌的字里行间。仓央嘉措就是那个奋不顾身摘草莓的孩子,他不怕脏了围裙,不怕上帝的责骂,只为尝一口草莓的香甜。

或许,仓央嘉措就是为爱而生的。没有爱的点缀,生命就是干枯的花蕊,即使绽放在阳光里,沉浸的却全是死气。诗歌是注入他生命中的一剂热血,鲜活了他的生命。情诗历来是惹人失意和销魂的。仓央嘉措用一颗真挚的心,写出了他对爱情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他是圣域最大的法王,却过着枷锁般的生活。政治上的失意,使他转移了生活的方向,对自由和爱情,他更加珍惜和留恋。

佛陀说,他可以拥有世间一切爱,唯独不能拥有爱情。

静默是神的语言,其他都是蹩脚的翻译。仓央嘉措在佛境的寂静中体味到生命的静谧之美,也在无以言说的爱情中尝到生命的苦涩。

一个雪域最大的教主受到人们的爱戴,定是为着他厚重的佛法和深邃的智慧。仓央嘉措是众多活佛中最特殊的一个。因为高崇的地位,他受到了信徒的尊崇。因为他是一位多情的诗人,他得到了人们的怜惜。璀璨的王座上,他走下神的王国,走向民间,走进爱情。

从1683年仓央嘉措出生,他的一生就伴着传奇在西藏起落。一直到1706年,仓央嘉措圆寂青海湖,他的人生在二十四岁画上结点。可是,他的故事并没有随着生命的消逝而终结。他的传奇刚刚开始。

犹如一个花期,仓央嘉措寂寞来过,也倔强开过,最后迅速萎谢了。他是不幸的,生活在一个战乱的年代,作为一个政治夹缝中的生存者,尊贵如他,也无法左右自己的生活和命运。仓央嘉措又是幸运的,他勇敢地追求自己的信仰,并获得了珍贵的爱情,即使是离经叛道,他还是得到信众的尊崇。

爱是仓央嘉措生命的最强音,也是他生活最终的方向。这一场宿命的追逐,是为了爱。也正是有爱,他的生命才更加生动。

这一年,他二十四岁

1706年,紫禁城。

太和殿,一封奏折悄然躺在康熙皇帝面前。奏折每天都有,但这一封与寻常不同。

护军统领席柱和学士舒兰从青海连夜快马加鞭将这封奏折呈到京城,凭着一个权谋家敏锐的嗅觉,康熙预料,西藏有大事要发生了。

“拉藏汗送来假达赖喇嘛,行至西宁口,假达赖喇嘛在青海湖病故。”

奏折上如是说。

此时,康熙的眼神中闪过什么,没有人能够看得懂。惋惜、无奈、怜悯,或者是更多更多的其他内容。帝王的心术臣子不敢妄加揣测,我们只是知道,这封奏折的主角——六世活佛仓央嘉措圆寂了。

清代著名戏剧家卢前先生曾在《饮虹乐府》中对仓央嘉措有过这样的介绍:“康熙间仓央嘉措继阿旺罗桑坐床受位,是为第六世达赖,仪容俊美,文采秀发,不谨戒律,所作歌曲多言男女,间及佛法。尝微服宵出,变名趋酒家,与当垆人会,一夕大雪,遗履痕雪上,事以败泄坐废,走青海坐病死,藏之人怜而怀之,至今大雪山中未有不能歌六世达赖情辞者。”

卢前是戏曲史研究专家、剧作家、诗人,也是词曲大师吴梅的高足。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卢前对仓央嘉措的评价更为客观。

作为一个活佛,“不谨戒律,所作歌曲多言男女”、“尝微服宵出,变名趋酒家,与当垆人会”这无疑触犯了佛家大忌,自然不会被当权者所接受。所以才会有了后来的“事以败泄坐废”。仓央嘉措圆寂于青海湖,这一年,他二十四岁。

知道仓央嘉措这个名字的人,很自然地就会想起朱哲琴的《信

徒》:

那一天,
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
蓦然听见你诵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
我摇动所有的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为修来世,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如今,几乎所有仓央嘉措诗歌的爱好者都知晓,这首《信徒》不是仓央嘉措的作品。但是,我们依然愿意将这首情歌作为这个漫长故事的开始。也只有这首情歌能让人们更准确地了解一个真实的仓央嘉措,一个无奈伤感的活佛。

如果有机会走入布达拉宫,在这个恢弘宫殿的顶层,走进红宫,便可以看到历代达赖喇嘛的灵骨塔。这座红宫据说是第巴桑结嘉措主持修建的。这些用黄金包裹、宝石镶嵌的灵骨塔,长眠着藏地曾经最大的王。然而,这些华贵的佛塔中,唯独少了六世活佛仓央嘉措的那一座。

“转山转水转佛塔,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很多人认为,仓央嘉措的死源于一场美丽的爱情,这也和他自身不守清规、放浪的生活有关。我们不否认这一观点。事实上,仓央嘉措传奇人生的真正结局至今都是一个谜。有说法认为他被政敌拉藏汗杀害于押解京师的路上,还有说法认为他在青海湖自沉。无论哪一种说法正确,我们从席柱和舒兰的奏折中可以看出,关于仓央嘉措的记载最后定格在青海湖。

那是一片透蓝的湖。

像仙子的一颗眼泪穿越苍茫的天空,淌过一路的星河,碎在如茵的草地上。席芨草疯狂地卷了湖畔,接叶连天。有大颗大颗的露水镶嵌在这一片绿色中,星星点点,汇成一地的银河。高原的风张开它巨大的翅膀,扑在青海湖的怀抱里,油菜花在风的臂弯里梨涡浅笑。蓝锦缎一样的湖面被风揉碎了,一层一层泛着金色的粼粼光波,像少女宽宽的裙摆,飘在风中。这个湖,温柔恬雅,宁静而宽广,碧泄千里,袤邃无垠。

1706年,藏历第十二饶迴火狗年,青海湖畔。

解送仓央嘉措的大队人马哒哒而来。这是一支由汉、藏、满、蒙等各色人组成的队伍,奉康熙皇帝的命令,将仓央嘉措解送回京。

穿过茫茫的戈壁,踏过青翠的草原,翻越了唐古拉山脉。在青海湖畔,这个队伍停下了匆匆的脚步。

青海湖,藏语叫“措温波”,意思是“青色的湖”。十一月的青海湖,没有绿地和花朵的点缀,冷冷清清。在一片枯黄的天地里,青海湖像少女的一汪眼泪,躺在日月山的怀抱里。

炊烟伴着暮色袅袅飘起,月亮也拉开了她米色的围裙,飘在空中。风吹在脸上,落在仓央嘉措的眼睛里、睫毛上。有白色仙鹤在水面上滑翔,它的红掌轻轻拨动起湖面的涟漪,折弯了光洁的湖水,它们的长颈纠结在一起向天悲鸣。

押送的兵丁大多是黄教弟子。对活佛的虔诚和敬畏,让兵丁对难中的仓央嘉措更添了一丝虔敬和尊重,一路上悉心照顾,恭恭敬敬。

篝火燃起来,噼里啪啦地响。蒙古兵丁在帐篷外大口喝酒吃肉,吵闹声在遥远的山谷回荡。有兵丁送来了新做好的饭菜。

仓央嘉措只是闭目不语。

碧海青天夜夜心。宝蓝色的湖水在风中起舞,敲打着湖畔,唱着不知名的曲子。仓央嘉措站起来,走出大帐。

寂静的风张开它宽大的翅膀,扑向空寂的草原,落在仓央嘉措的怀抱里,把蕃衣吹成了一面旗子。闭上眼睛,有歌声在耳畔飘荡,似离人在哀伤地哭泣。

青海湖死静,似乎在等待着一场盛大的死亡。

他的前世今生

秋鹰为暴怒，羽毛遂凌乱，

我因常忧伤，容颜暗偷换。

一枝人间富贵花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谢娘别后谁能惜,漂泊天涯。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海沙。

1682年的秋末,纳兰性德受康熙帝派遣赴黑龙江侦察敌情。这个时期黑龙江正是冰雪交加的季节,纳兰性德爬冰卧雪,不畏严寒,圆满地完成了军事任务,并写下了《采桑子·塞上咏雪花》的著名词章。

有人说,这首采桑子写尽纳兰一世感慨,一句“不是人间富贵花”道尽纳兰的无奈,政治的风云变幻让人琢磨不透,他通过诗词苦苦追寻灵魂的印迹。然而纳兰又何尝知道,就在这一年,大清版图的最西面——西藏,也面临着一场政治变幻的风波。

这场风波,还要从藏传佛教开始说起。

藏传佛教是在我国青海、西藏、内蒙古等地区流行的一种宗教,又称喇嘛教,是佛教三大体系之一。

7世纪中叶,藏王松赞干布迎娶唐文成公主和尼泊尔尺尊公主为妻,文成公主带去了释迦牟尼十二岁等身像,尼泊尔公主带去了释迦牟尼八岁等身像。松赞干布分别建小昭寺和大昭寺供奉两位公主带来的佛像,还派人到印度学习梵文和佛家经典,这些大臣回来后创造了藏族文字并且翻译了佛经。松赞干布还制定了法律命令人们信奉佛教,佛教开始在吐蕃传播。

在古西藏,很多僧众信仰本地的苯教。苯教最初是西藏藏王治理西藏的工具。到了赤松德赞时期,信奉苯教的大臣借苯教教义凌驾于藏王之上,赤松德赞为了巩固藏王的权利,将古印度佛教引入西藏,作为打击苯教的工具。

佛教入藏后,一直到11世纪才形成不同的流派,佛教分支主要有宁玛派(红教)、噶当派、萨迦派(花教)、噶举派(白教)四大派别,一直到15世纪格鲁派形成,藏传佛教的派别开始定型。

格鲁派是藏传佛教重要的派别之一,格鲁有“善归”之意,该派别戒律森严,僧人都戴黄帽,故又称“黄教”。1409年,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巴喀在地方政权的支持下在拉萨大昭寺举行祈愿大会,并在拉萨兴建甘丹寺,且亲自担任主持。这些活动标示着格鲁派正式形成。

格鲁派走向兴盛,源于活佛转世制度的采用。活佛藏语叫“朱古”,本意为“化身”,是佛教灵魂不灭、生死轮回之意。佛教认为佛会以种种化身来红尘普度众生。这一制度在青海、蒙古受到了信众的认可,加速了格鲁派的传播,到17世纪,格鲁派在这两个地区已经成为主导宗教。

然而,在西藏地区,格鲁派的发展却是一波三折。噶举派作为藏传佛教另一支重要的派别,受到西藏地方政权的支持,格鲁派发展十分艰难。

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五世达赖时期。

五世达赖阿旺罗桑嘉措登场的伊始是藏历第十饶迴火蛇年,这一年正是1617年,中原大地改朝换面的大势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就在前一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继大汗位建立清朝,满洲的铁骑气势赳赳地踏进中原的大地,崇祯皇帝和他的“大明帝国”还留有最后的气息。时间按照它原来的航道不紧不慢地走,西藏的天紧跟着中原的脚步开始翻云覆雨。

纷争大幕的拉开,源于四世达赖喇嘛云丹嘉措的猝死。

按照藏传佛教传统,活佛圆寂后应当开始寻找活佛的转世灵童。然而,这件事情遭到了藏巴汗的拒绝。当时的西藏,格鲁派虽然处在统治地位,但噶举派得到了管理地方政事的藏巴汗的支持,对黄教政权大加迫害,格鲁派与地方政治势力的斗争剑拔弩张。

有人说,藏巴汗年老体衰,在病榻卧床不起。但藏巴汗认定这场病是云丹嘉措施法诅咒,于是派人杀死了云丹嘉措,并下令禁止寻找转世灵童。

这件事遭到格鲁派上层高僧的不满,也引起了四世班禅洛桑却吉的

关注。洛桑却吉因慈悲仁厚在前后藏政治领域有很高的威望。最重要的是洛桑却吉医术高明,治好了藏巴汗的顽疾,这位政治权术者对洛桑却吉感激不尽,并许诺洛桑却吉有任何要求都可以答应。于是,洛桑却吉便请求寻找四世达赖的转世灵童。

五世达赖罗桑嘉措就此登上了历史的大舞台。

在前藏山南名叫琼结的地方,巴家族家诞生了一名男婴。男婴的父亲叫杜绕登,是山商地区的贵族。这个家族的主妇是浪卡子家族的小姐贡噶拉则。贡噶拉则拥有吉祥的体貌,美德俱全,被誉为"猫眼宝石中的九眼珠"。新生孩子贡噶米居多嘉旺格杰波被认定是云丹嘉措的转世灵童。

1622年,六岁的贡噶朱居多嘉旺格杰波被拉萨三大寺僧众迎请回哲蚌寺,四世班禅洛桑却吉为其授格楚戒,并取名为罗桑嘉措。他拜四世班禅为师,并在各大派高僧的带领下学习藏文文法,研习佛教典籍和释论,接受了很好的教育。然而,随着地方势力动荡不安,藏巴汗洒下天网,准备对格鲁派展开大范围的反击。

1630年,为大局考虑,黄教的上层高僧决定让十三岁的罗桑嘉措远避山南。早年的颠沛流离,让罗桑嘉措看清了政治纷争的惨烈。一直到十九岁那一年,罗桑嘉措被任命为哲蚌寺和色拉寺的住持。格鲁派的被动地位,却像一根刺插在罗桑嘉措的心头,疼痛隐隐。

时机总会留给最善于等待的那个人。六年后,藏巴汗政权和蒙古和硕特部矛盾激化,罗桑嘉措认为到了时机成熟的时刻,与师父洛桑却吉商议,派人五青海和和硕特部的首领固始汗达成协议,请固始汗进藏,推翻了藏巴汗政权。

西藏历史的扉页端端正正地写:这位卓越的政治家,这位杰出的宗教领袖,用自己的智慧和魄力使西藏封建乌拉制度在其统治时期空前巩固。

如果罗桑嘉措的功绩到此戛然而止,他不足以成为一个夸耀后世的教主。握稳手中的权杖只是罗桑嘉措辉煌人生的第一步,在罗桑嘉措统

治时期,最重要的是西藏使团的两次入京。

1639年,藏历第十一饶迥火兔年,清太宗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此时的清政府辖地只限于白山黑水中,中原大地的王土还在大明崇祯皇帝手中。为了早日实现入主中原,皇太极向西藏抛出了橄榄枝。

《清实录》中记载,就在皇太极称帝的那一年十月,大清使者前往西藏,并捎信给西藏政权管事,表达了想在大清之外弘扬佛教的意愿。蒙古和硕特部有意与清政府往来,便联系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决定与在东北盛京建立的清朝政府建立联系。这一年,西藏政府派遣伊拉古克三呼图克图为代表,前往沈阳。这一支队伍于1642年十月抵达盛京。

据说,西藏使者抵达盛京后,清太宗亲率亲王、贝勒、大臣等出城迎接。入城以后,皇太极又亲自到伊拉古克三的住处去看望。伊拉古克三在盛京停留了八个月,受到皇太极的盛情款待。1644年,伊拉古克三返回拉萨,清太宗给五世达赖、班禅和固始汗等都写了回信,并称赞达赖喇嘛“拯济众生”,还回赠了厚礼。

如果说这次入京是西藏与清王朝的一次交接点,那么西藏使团的第二次进京确定了西藏政权与清王朝的关系。

这一篇在历史笔触里被重重描绘过,清顺治皇帝即位后,四次派遣使臣召请五世达赖喇嘛和四世班禅进京。1652年,罗桑嘉措在清朝官员的陪同下,携带三千使团进京,受到了顺治皇帝的隆重接见。

一年之后,罗桑嘉措返藏,顺治皇帝赏赐大批厚礼。在返程中,路过内蒙古代噶时,顺治皇帝派官员携带一枚有满、汉、蒙、藏四种文字的金印赶赴代噶,正式册封罗桑嘉措为“五世达赖喇嘛”。这次会见之后,罗桑嘉措规范了格鲁派的各种礼仪制度,格鲁派的统治地位就此稳定下来。

秘不发丧

每一个藏族佛教徒都执著地相信,罗桑嘉措永远不老。

佛教中记载,欲界、色界、无色界之天人寿命将尽时,会有种种异象在人间出现。《北本大般涅槃经》卷十九曾这样记载"天人五衰":天人命终时,光洁曼妙的衣服爬满脏垢;香洁的身体发出难闻的气味;腐臭的汗水从光洁的身体中流出;身上自然散发的光芒逐渐褪散,同时对妙欲之境起了恋恋不舍的心;原本无碍的天眼也受了影响,无法像以前一样普照大千世界。这是每个天人必经的涅槃,桑结嘉措没有想到,自己最崇敬的老师也会历经这样的诘难。

1862年,罗桑嘉措圆寂于布达拉宫。他临终遗言:秘不发丧。

这一决定看似荒唐。然而,处在当时复杂的局势下,匿丧确实是对格鲁派最有利的处理方式。当初,五世达赖借助和硕特部的武力稳固了新政权,可也为自己埋下了祸根,和硕特部入藏后开始干预西藏政权事宜,并日益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罗桑嘉措一直想办法限制和硕特部的权利,削弱和限制和硕特部在西藏的影响。如果五世达赖圆寂的消息传递出去,和硕特部会趁机扩大自己的实力和影响,五世达赖多年的心血将付诸一旦。

秘不发丧是最好的选择。

这一个惊天的秘密,五世达赖需要找一个信赖的人来隐藏。他召来了第巴桑结嘉措。

第巴,西藏地方总持政务的最高长官,又有人称为"第司",每三年为一任。桑结嘉措是西藏历史上第巴中最特殊的一位。

从八岁进布达拉宫开始,桑结嘉措一直都是五世达赖最亲近的人,深宫里十几年的严格学习,使他成为一个严谨的学士。更重要的是桑结嘉措稳重、踏实、镇定、果敢,这一切都让罗桑嘉措对这个弟子更加关注。桑结嘉措二十三岁那年,第巴索朗饶登辞职,罗桑嘉措直接指定桑

结嘉措为第巴的人选。

这一指定,在格鲁派的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

把总持政务的大权交给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让高僧们对五世活佛的决定产生了质疑。“我还年轻,没有足够的经验承担这样的重任”,桑结嘉措这样委婉地拒绝了活佛的任命。并推荐洛桑金巴成为新第巴。

桑结嘉措还年轻,还有足够的时间去等待。

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等待只持续了仅仅三年,罗桑嘉措再次任命桑结嘉措为第巴。他再次推诿,但活佛没有给桑结嘉措拒绝的机会,罗桑嘉措颁发了任命的文告,公诸于众。公告上说:“第巴桑结嘉措与达赖喇嘛无异。”公告的一角,是五世按下的手印。活佛用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坚决的态度,让各股政治力量对这双手掌保护下的年轻人产生了更多的顾忌。

王座在那些实权派看来遥不可及,但权谋家眼中的王座却永远热得烫手。桑结嘉措不曾想过,自己曾有两次机会这么近地靠近王座,这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一直等他来坐。

暮色宛如轻纱盖在了拉萨的上空,大昭寺的灯火明明灭灭,像调皮的孩子疯狂地眨着眼睛。桑结嘉措匍匐在团扑上,口中喃喃:布达拉、布达拉……

黑暗中眯起眼睛,桑结嘉措一下子跌落在年少的旧时光。

八岁那年,在遥远的拉萨北郊的娘热,作为大贵族仲麦巴家的骄傲,桑结嘉措被送到布达拉宫学习。有人说,桑结嘉措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在仲麦巴家族的府邸遗落的一颗珍珠”。顺治九年,五世达赖喇嘛进京朝见,路过娘热时在仲麦巴家族的府邸停留休息。当晚,主妇布赤佳姆侍寝。第二年,布赤佳姆诞下了桑结嘉措。

虽然是传说,但人们亦不会觉得这是假的。因为有了和活佛千丝万缕的关联,桑结嘉措的人生更多了层宿命感。

神的魂灵在宫殿驻足,聆听这法会的法螺声、法号声,还有僧侣的诵经声、乌拉们的打阿嘎的歌声。第一次走进布达拉宫,桑结嘉措就知道,这是一个属于神的圣殿。“布达拉”是梵语音译,它的另一个名字叫“普陀山”——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所居之处,这里,也是历届活佛的王殿。

布达拉宫是松赞干布为迎娶大唐文成公主修建的一座圣殿。可是,穿过时光的长廊,布达拉宫苍老了,厚重的门板斑驳陆离,金色的屋顶在阳光里暗哑,像失水后干枯的花。于是,罗桑嘉措决定重修布达拉宫,这是这位活佛人生的另一件重要决定。

重建布达拉宫的消息传到康熙皇帝耳中,为了表示对西藏的重视,康熙帝先后派去了一百多名技艺精湛的汉族工匠,协助五世达赖重建宫殿。康熙皇帝的首肯让罗桑嘉措更加重视这项工程。西藏杰出的工匠、手工艺人云集拉萨,争先恐后展现自己的技艺,希望能为这座神殿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罗桑嘉措派第巴索朗饶登监工,布达拉宫顺利重建。

幽深宫殿的角落里,建筑材料随处可见,那些都是来自各地的珍贵木石,艺术超群的建筑师用一块块砖石垒起了一道长城。粗糙的木石在这些艺人的打磨下变得圆润光洁,工艺和智慧在这座宫殿的角落里交汇成细流,洗去了千年的沉郁,布达拉的宫殿里泛起珠宝的光泽。

工匠的号子一声声鸣叫,像远行的白鸟悲鸣着告别。布达拉宫还是原来的模样,修建它的人却已消亡。桑结嘉措不敢相信活佛就这样去了,四周一片寂静,只有粗大的蜡烛滴着牛油,宛如情人的眼泪垂在眼角。

桑结嘉措不敢放任自己的悲伤,五世达赖的遗言还在耳边铮铮作响,为了西藏局势稳定,他要对西藏撒下一个漫天大谎。

山南陋室,花雨满天

一个谎言,需要用无数谎言来圆。而这个谎言,一埋就是十五年。桑结嘉措是长袖善舞的人,他用一个一个谎言为自己垒砌一座坚固的堡垒。

大法会上,驻兵西藏的蒙古头领、各地觐见的活佛、清政府的驻藏头领聚集在布达拉宫。人们期待着与活佛的一场相会。

时间焦急地流走,慢慢出场的,却是第巴桑结嘉措。第巴的解释是活佛身体不适,不能会面。

灯火通明的长廊,窃窃私语声一直没有止息。任何事情都可以猜疑,但只要看不到真相,猜疑自会解除。此时的桑结嘉措没有时间理会人们的质疑,按照五世达赖的遗言,桑结嘉措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寻找灵童。

清圣祖二十二年(1683年),藏历第十一饶迴水猪年三月一日,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门隅,降生了一个小男孩。因为孩子的出生,温暖在这个贫寒的家庭复苏。

孩子的父亲扎西丹增是藏族人,母亲次旺拉姆是门巴人。扎西丹增出身于宁玛派咒师世家,是乜氏掘藏师白玛林巴的后裔。这个古老的家族涌现过很多著名的人物,精通印藏文字的大译师乜·旺久卡热就出自乜氏。后来,乜氏家族没落了,扎西丹增家的日子过得很辛苦。次旺拉姆是赞普的后裔,她有高贵的血统,据记载,她是“品德高尚,信仰虔诚,施舍大方,文雅蕴藉,杜绝了五恶,具备八德的善良贤慧之人”。她神情优美,仪态尊贵,具备了佛母的三十二种功德。可是,这个温柔美丽的姑娘从未想过,她会是佛母。

这个刚出生的孩子就是六世活佛仓央嘉措。

根据藏传佛教记载,每一个转世灵通的出生都是极其祥瑞的,天空、大地、河流、草木,天人都会为他们的降生表示祝福。

仓央嘉措降生时,门隅出现了奇异的天象:一弯彩虹横贯天宇,天空中无数异香扑鼻的花朵洒落,缤纷如雨。头上装饰着绚丽宝石的神祇在天空中显出华贵的影像,仿佛专程来为一个重大的仪式观礼。随即,身着披风、头戴人冠(宗教典礼中的常服,帽顶尖长,左右有飘带)的喇嘛们于云层后显出身形,为一个刚降生的孩子沐浴。

第巴桑结嘉措在《金穗》中记载过仓央嘉措出生的征兆:“瑞兆多次出现,奇妙无比”,“有许多穿戴华丽宝石的神男神女展现在天幕之上,并且显现出身着披风和头戴通人冠的众多喇嘛。大地震撼三次,突然雷声隆隆降下花雨,枝绽花蕾,树生叶芽,七轮朝阳同时升起,彩虹罩屋”。

每一个刚出生的孩子都会受到人们的祝福,扎西丹增家的孩子也不例外。这个唤作阿旺诺布的孩子,他没有出生在位高显赫的达官贵人家里,没有锦衣花袍包裹,甚至没有喇嘛们的赞歌,在一个山南乌金凌寺旁边的一所陋室,阿旺接受着父母给予的爱和祝福。

阿旺在藏语里是“语自在”的意思,“诺布”也写作“罗布”,是宝贝的意思。毫无疑问,和成千上万的孩子一样,阿旺是父母的宝贝。

关于阿旺诺布的出生,据说在当时已有三百年悠久历史的《鬼神遗教》有神奇的预言。

骄慢就会激发战乱,
心怀厌恶就会对佛法离经叛道,
莲花大士将会重生于世,
他将生于水界癸亥年,
是教主乌金岭巴。

藏历癸亥年是清圣祖康熙二十二年;教主乌金岭巴,意指六世达赖阿旺嘉措,也就是山南的阿旺诺布。

《鬼神遗教》是《五部遗教》的一部分。《五部遗教》传说是由莲花生大师秘密伏藏,后来在几百年后由掘藏师挖掘出的伏藏文献,是藏传佛教宁玛派的佛学经典。《五部遗教》主要讲述赤松德赞赞普时期,莲花生大师等在吐蕃弘扬佛教的历史以及莲花生对未来的预言。这

本著作由五大部分组成,包括《鬼神遗教》、《国王遗教》、《王妃遗教》、《译师班智达遗教》、《大臣遗教》。据说《鬼神遗教》的作者是红教高僧,这位高僧被人们认为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根据《五部遗教》内容分析,这五部书大约成书于14世纪。它预言了二百多年后六世活佛的出生。

阿旺嘉措诞生于1683年3月1日,那一年是癸亥年。

给十岁的自己

明月何玲珑，初出东山上，

少女面庞儿，油然萦怀想。

阿旺邂逅一场归宿

西藏佛教界认为,格鲁派的上师、格鲁派佛法权威的象征班禅与达赖都是神佛转世。班禅是“月巴墨佛”——无量光佛的化身,达赖是“欣然僧佛”——观世音菩萨的化身。

虔诚的信徒们相信,所有的达赖喇嘛是同一个菩萨在人世间的轮回转世,活佛圆寂后,会再度转世为人,用不同的躯体逡巡于世,灵魂永生不灭。这是藏传佛教一种独特的传承方式。

这样的传承开始于13世纪噶举派的噶玛支派。在藏地佛教史上,噶举派的领袖都松钦巴是一个洞晓三世的智者,他逝世前夕留遗嘱给弟子说他“将转世再来”。都松钦巴逝世后,他的弟子认定噶玛拔希为转世灵童,并带回寺庙中精心培养,噶玛拔希坐床受礼后正式以该派的首领身份活动,成为第二任活佛。他追赠都松钦巴成为藏地的第一位活佛,之后才有了各派各种各样的活佛转世系统。

然而,达赖喇嘛的称号只属于格鲁派的活佛。“达赖”是蒙古语,意为“大海”;“喇嘛”是藏语,意为“大师”。这个称号始于明王朝万历六年,确定于第三世达赖索南嘉措时期。1578年,索南嘉措到青海地区传教,说服了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皈依佛门,他们在政治上彼此推崇并互赠尊号。俺答汗赠给索南嘉措的尊号:“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意为“识遍一切”。

当时,俺答汗已受明朝册封为顺义王。他向索南嘉措建议,派人向明朝皇帝请求册封。万历皇帝答应了这一请求,并在降旨赐给索南嘉措的封文中写有“达赖”字样。九年后,明朝政府正式承认这一称号,并派使节加以敕封。于是,索南嘉措正式成为三世达赖喇嘛。由此往前追溯,宗喀巴的弟子根敦珠巴为一世,根敦嘉措为二世。

活佛转世制度中,前世活佛生前预言、天将神兆等都是寻访灵通的重要依据。藏语中的“龙单”就是预言、预兆的意思。据说,二世活佛噶玛拔希在他临终前告知他的弟子邬坚巴:“拉朵方面,必有一位承黑帽系

者,至彼未来以前,汝当代理一切。”邬坚巴根据活佛遗言找到了转世灵童。《菩拉道次第相承高僧传》也曾记载,三世班禅罗桑丹珠圆寂前,曾向弟子克珠桑结益西预言自己将转生于后藏一个名为贝哇的地方,克珠桑结益西也正是根据这个预言在后藏找到了三世班禅的转世灵童罗桑曲结。

根据藏文史料记载,活佛转世的地点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活佛投胎的地点吉祥如意;二是投胎的父母信仰佛教且淳朴善良。五世活佛罗桑嘉措的转世之地门隅就是一个吉祥之地。门隅是门巴族的发祥地,在门巴语中是“隐藏着的一块美丽的处女地”。这块不同凡响的地方位于喜马拉雅山的东南坡,门隅平原宛如一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喜马拉雅群山当中。这块宝地被藏族人民称为“香巴拉”,是藏传佛教传说中的理想国,这里便是阿旺嘉措的诞生地。据《六世达赖喇嘛传》的记载,阿旺嘉措的父亲扎西丹增聪明勇敢、心地善良。母亲是贵族的后裔,正直善良,信奉佛教,聪颖贤惠。她去世火葬时,也曾有各种殊异征兆,后来被人称为智慧空行女化身。六世达赖喇嘛就是在这样一个善良正直的佛教徒家出生的。

一个宗教领袖转世灵童的寻访需要细密严谨。除了天将神兆、神谕启示外,观巡圣湖、寻访灵童、辨别遗物成为灵童寻访者的重要法则。

在第巴的指示下,布达拉宫一行人秘密前往圣湖,观巡灵童转世的方向。

山南浪卡子县境的羊卓雍措湖是指引人们寻找灵童的圣湖,“羊卓雍措”藏语意为“碧玉湖”、“天鹅池”,因为汊口较多,这些汊口像珊瑚枝一样散落。羊湖是西藏的三大圣湖之一。

天上的仙境,
人间的羊卓;
天上的繁星,
湖畔的牛羊。

这是藏民对羊湖亲切的赞美。这片湖像一面银色的宝镜被黑色的山峰包裹着。湖水碧绿青翠,水草在水中招摇,犹如水底仙女的绿色发丝。据说,这是西藏护法女神班丹拉姆居住的地方,也被称为“圣母湖”。藏传佛教认为,通过虔诚的祈祷、施行相应的仪式,羊湖可以帮助人们找到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

达赖圆寂后,西藏上层僧俗通过大活佛打挂、巫师降神,可以指出灵童转世的方位,然后寻找灵童的高僧会到羊卓雍错诵经祈祷,向湖中投哈达、宝瓶、药料,湖中呈现灵妙的景象,精确地指示出灵童身处的地方。

仪式在湖边庄严地举行,人们绷紧了精神,盯紧平静的湖面。经文在湖边如丝线一样与风纠缠,有的不经意间落入水中,化作柔软的水滴鳞片,湖面上呈现细微的斑斓。

寻觅灵童的方向,指向遥远的山南门隅。

初夏的清晨,弥漫着浓郁的青草香。太阳没有出来,河岸吹来的风带着潮湿的凉意。格桑花开过了,桃花谢了,草原上各种色泽的菜花都盛放过了。在平坦的田畴上,青青欲滴软柔柔的青苗、苍苍翠翠的丛丛蕉叶在风中摇曳。琉璃一样澄澈的天空映着阿旺诺布没有来由的伤感。

这漂亮的孩子不理解自己的小忧伤源自何处,当风从远方吹来,吹过他柔软的微微卷曲的头发,他会把脸转向西北方长久地凝视。

过路的商客告诉他,那是拉萨的方向。

扎西丹增家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不同。桑结嘉措在《金穗》中记载:“小时候不贪恋儿童游乐活动。爱在纸张、树叶上写字、拼音,还模仿大人供神、驱魔、吹号。”还有人说,阿旺嘉措在哭的时候,只要拿法号给他看,阿旺就会高兴起来。无论法鼓吹得多么响亮,阿旺也毫不畏惧,目不转睛地盯着法鼓。不论见到什么人,阿旺都会伸出手,做出给人赐予福力的动作。刚会说话,就突然和人们说:“我不是这里的人,我要回去。”然后,用手指向西北方。

西北方,正有两位高僧从布达拉宫风尘仆仆奔赴而来。他们遵从第巴的密令,循着圣湖所指的方向,奔向门隅。

门隅,两位高僧在心底默默念着这个地方。在布达拉宫,他们听说过这个神奇的地方。据说那位来自汉地的唐朝公主,千里迢迢来到拉萨,她不仅带来了谷物种子、耕作技术、吐蕃王的爱情,还带来了堪舆之术。文成公主来到西藏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八十种五行算观察法》推算出了西藏的地形地貌。公主说,西藏的地形如同一个魔女,魔女头东脚西仰卧,拉萨的卧塘湖是她的心脏部位。

门隅,就在魔女的左手心。

藏传佛教的经典也记载,门隅是莲花生大师曾经加持过的宝地,这里遍布佛教的秘籍和宝藏。据说被莲花生大师祝福过的门隅,无论哪一块土地都有鲜花美果、水乳流香。村落陌生,可是眼前的景致并不陌生,依旧是草场碧绿,云山高耸。

由于莲花生的传说,寻访者踏上门隅土地时,在心中自然对这片土地流淌出一种敬仰之情。

莲花生大士是印度的一位高僧,也是西藏红教宁玛派的开山祖师。这位大士曾在印度、尼泊尔、西藏等地弘法。有秘典记载,莲花生大师是过去、现在、未来三时诸佛之总集。《大阿奢黎莲花生传》记载,莲花大士“肤色白里透红,无名指有莲花图纹,眼睛和嘴唇像盛莲一样”,而门隅这块宝地正是莲花生大士最后传经布道之地。

灵童的寻觅者都笃定,六世灵童是莲花生大士的重生。然而,门隅的人们并不知晓,这两位来访者是为灵童而来。

扎西丹增家中,原本平静的生活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来访打乱。

新奇夹杂着不安在这个并不富足的家庭里蠢蠢欲动。面对着两位高僧的来访,扎西丹增忐忑不安。从僧服上看,这两位都是有着崇高地位的得道高僧。如若不是机缘巧合,扎西丹增和次旺拉姆或许一生都不会和这样身份尊贵的人有说话的机会。带着谦卑和敬重,他们谨慎地回

答高僧的询问。让扎西丹增夫妇疑惑的是,两位高僧询问的话题却与小阿旺相关。

转经筒郑重地放在藏桌上,带着虔诚和恭敬,难懂的经文从陌生人的口中吐纳,在狭小的空间萦绕,落在阿旺眼中的是安躺在桌面上的转经筒。他张开稚嫩的小手一把拿过转经筒说,这是我的。经文一瞬间在屋顶灰飞烟灭,空荡的屋子安静得像静静延伸的大河。这个法器原属于五世达赖喇嘛。

轮回转出万千的执著,生命的回转总让人禁不住惊讶、欣喜。

也有人说,陌生人又取出五支镇邪橛放到藏桌上。这些镇邪橛一支比一支镶嵌得华贵精美,阿旺挑挑拣拣,却没有拿小孩子最喜欢的嵌满多彩宝石的那支,而是拿起了一支较为朴素黯淡的镇邪橛,说,这是我的。那是五世达赖生前的镇邪橛。

还有人说,两位陌生僧人拿出一本印刻着华美纹饰的木刻经书。阿旺去翻看这本书,在纸上模仿着画复杂的花纹,后来甚至把书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仿佛里面的每一个字他都看得懂。五世达赖喇嘛身前的旧物在他幼小的指尖摩挲,他小心地翻读着,像是邂逅一场归宿。

有关前世的记忆,零碎地拼凑在一起,记忆的丝线拉扯着,两个陌生访客心照不宣,他们知道,五世达赖的转世灵童找到了。

《方广大庄严经》对转世灵童这样描述:“这位‘一切成’的孩子所具备‘大勇’者的三十二吉相是:肉髻突兀,头闪佛光,孔雀颈羽色的长发右旋着下垂,眉宇对称,眉间白毫有如银雪,眼睫毛酷似牛王之睫,眼睛黑白分明,四十颗牙齿平滑、整齐、洁白,声具梵音,味觉最灵,舌头既长且薄,颌轮如狮,肩膊圆满,肩头隆起,皮肤细腻,颜色金黄……”佛经中注解,具有这种吉相的大王不会是转轮王,而应是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

细致的描述一块块拼凑,浮现在人们眼前的是阿旺诺布稚嫩的脸。

确认灵童的仪式在门隅秘密举行。一个两三岁的孩童,正是不谙世事的年纪,面临的却是与父母的离别以及不可预知的未来。受第巴之

命,两位来访者要将阿旺秘密迁居到夏沃地区的错那宗。

这两位得道高僧正是曲吉和多巴。后来,他们成为阿旺的师父和贴身侍僧。

从佛典中走来

风轻云淡的日子里,唱一首离别曲,给你听。

与朋友、金兰的分别不同,阿旺人生中第一次郑重的离别,便是骨肉分离。淡淡的歌声,溢满的是薄薄的清愁。送别,不在霸陵,不在残阳中,不在烟花三月。在门巴小小的村落里,阿旺要与父母告别。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

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曹公的一曲《分骨肉》唱尽了儿女与父母分离的辛酸。“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一句话写出了离人的无奈和别后的苍凉。人生中的有些离别是为了下一场相逢,有些离别却是一挥手成了永诀。或许,那时年幼的阿旺还不知道什么是别离。因为懵懂的年纪,还不曾识得生命的愁与悲、苦与痛。挥手也只是轻描淡写,别后的余音却像是含在舌后的苦酒醇厚绵长。

作为六世活佛,阿旺嘉措与父母的因缘少之又少。史料上留下的故事也是寥寥无几。当年分离的痛彻心扉也随着百年的风沙堙没,最后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一声叹惋余音。

有人说,孩子是母亲的生命之锚。阿旺幼年离家,突然使次旺拉姆的生命失去了方向。她的孩子还只是一个两三岁的孩童,背负的却是整个西藏的未来。担忧如藏在心底的一只小虫,啃噬着她的恐惧。她也曾私下里偷偷地向上苍祈祷,愿这个孩子只是个普通的孩子,承欢膝下过宁静的生活。可是,温情总是抵不过命运的转折,生命的凄凉与无奈,莫过于此。

扎西丹增一会儿欢喜,一会儿伤痛。欢喜的是自己的孩子竟然是活佛转世,这样的高贵头衔他做梦也想不到;伤痛的是转世活佛身份一经确认,阿旺就不再属于这个家庭。

有期望就会有希望,有期待也会有惆怅。扎西丹增夫妇望着那个渐

行渐远的影子,也把阿旺的样子定格,定格成一个长不大的孩子。在阿旺嘉措二十四年的生命中,他也一直未曾长大,那份纯真与真挚一如当年的顽童。

错那宗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扎西丹增夫妇不敢想象,这块圣地会和自己有这样的牵绊。思念宛如一条绵长的丝线,一丝一缕地飘向错那宗。那里深藏着阿旺的童年。

巴桑寺里,一个小寺僧的入住让寺院变得与众不同。法事像是每天的晨会,这个孩子的生活备受众人瞩目。在各个高僧的指导下,这个孩子开始学习藏文,这是学习佛学法典的一个前奏。寺僧们都认为,这个孩子可能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入住巴桑寺后,他可以叫阿旺嘉措了。

巴桑寺应该是阿旺嘉措最好的启蒙地。智慧在佛光中一点一点开启,阿旺嘉措的聪颖让人们惊异,随之赞叹。1690年,阿旺嘉措正式在巴桑寺学习佛教经典。曲吉和多巴担任阿旺佛学的启蒙老师。

佛法的光芒在寺院的角落中流淌,广博的佛学经典为生命敞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阿旺嘉措像一株细苗,在金色的佛光里,贪婪地吸收这金莼玉粒。《诗境》、《除垢经》、《释迦百行传》等佛学典籍是阿旺嘉措的重点学课。阿旺嘉措的聪慧让曲吉和多巴十分欣慰,这样的硕果都一一报及桑结嘉措。小阿旺八岁那年,自己已经开始写信向桑结嘉措报告自己的学习进程。像是神灵的指引,这样的进展让所有的知事者禁不住欢喜,远在布达拉宫的桑结嘉措也禁不住舒了口气。

提起《诗境》,不由得让人想起《诗经》。与其他音节复杂、不明其意的佛学典籍相比,《诗境》的音节读起来就有《诗经》的远古遗风。《诗经》是汉文化的一株远古植物,又像是一曲古老的歌谣,子句中全是顾盼流连,真挚高远。与《诗经》一样,《诗境》是藏传佛教佛学典籍中情感最朴素最纯粹的一本著作。

对于阿旺嘉措来说,《诗境》是注入生命的一股新鲜血液。这是一本文学理论著作。它源自古印度,讲的是诗歌的欣赏和创作技巧,是众多经文中最独特的一本小书。

师父说,这是佛学的一部分。佛学有“五明”,“明”是指学问、学科,“五明”为古印度的五门学科,概括了当时所有的知识体系。主要有声明、因明、医方明、工巧明、内明。《大乘庄严经论》卷五云:“若不勤习五明,不得一切种智故。”大乘佛教中主张利益众生,以五明为学人所必学的内容。其中的“声明”是一门教人写作的学问,佛家认为,深谙声明学的精妙,说出的话、写出的文章才能让更多人欢喜地领悟。《诗境》正是“声明”的一门重要课程。

六百五十六首诗歌熟稔地映在阿旺嘉措心中,对诗歌的欣赏、鉴别以及创作手法的深入了解,让阿旺对诗歌有了一种狂热的喜爱。更让他惊喜的是,《诗境》中附着的注释和解读中,还有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和第巴桑结嘉措的名字,他们的心得在密密麻麻的字里行间流露,渗透在阿旺嘉措的心里。这样的妙音欢歌是一束五彩语词之光,让阿旺嘉措看到了另一片天地。

诗艺在沉睡的岁月中苏醒,这个孤绝的男孩,带着诗的灵性,从佛典中走来。这本诗歌的创作指南是一块风骨,刻在阿旺嘉措的骨髓中。

可是寺院的高僧们没有想到,本来想让阿旺远离红尘修行,却不想在修行中让他找回了重返红尘的路。

寺院的生活枯燥繁琐,阿旺嘉措只觉得日子悠长,打坐修行、诵经念佛是每天的必修课。这样的课程安排,在高僧们的眼中,是对灵童最好的培育。最初,带着对寺院生活的好奇心理,阿旺嘉措对新生活的变迁带着期盼和欣喜。可是这样的生活像是一次次复习,他们用明天重复今天,今天重复昨天,这样的练习让阿旺渐渐厌倦。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人在幼儿期所得到的语言训练,不仅可以使他发生快乐感,并且支配成人期的行为。如果说,阿旺嘉措一直在佛经中熏陶,或许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佛学大师。然而,他早期的佛学教育就像绝句,带着抑扬顿挫,饱满了他的生命,却也让他过早感悟物我两忘,超然红尘之外。

亦师亦友老仙翁

一首诗的美,无法用语言诠释。就像李商隐的“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表达的是含蓄绵密的情意,最能心领神会的是那个有情人。诗,是想念的信物,是情感的象征。因为诗,我们被理解,被安慰,被包容,被温暖。纪伯伦曾说:诗不是一种表白出来的意见。它是从一个伤口或是一个笑窝涌出的一首歌曲。最初的那一首诗,一定和情感有关。

和风吹动我窗,

可是来自故乡?

请去寻找我青梅竹马的恋人,

将她带到我的身旁。

最初的爱恋,应该是猝不及防的。

阿旺嘉措的爱情是开在春日里洁净的玉兰花,他和爱人的相遇,应该是纯净的天山水,犹如乳白色的月光流连在窗前,一低头,看见无尽的相思;又宛如温润的玉,躺在岁月的河里,泛着莹莹的光泽。阿旺嘉措用最简单的音符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快乐和忧伤、失落和希望。不用任何粉饰,他用最简单的字眼唱出生命的每一个片段,吟出最纯美的旋律,在高原清定的风里,裹着青草的芬芳,在鼻翼,在眉宇间,爱的波光流转经年。

在那个年代,人们从高原雪山的各个角落汇聚到佛的身边,倾听达赖喇嘛的教导。偏偏阿旺嘉措是佛的使者,他却是一个把爱情当做宗教的人。在阿旺嘉措的心灵历程中,爱情的萌芽要追溯到家乡门隅。

北部的达旺地区是门隅宗教、文化中心,这里气候温润,风景如画,被门巴族誉为美丽的“松耳石盘子”。北部高原的边缘犹如一道天然屏障,将来自南方的温湿气流阻挡在峡谷之中,即使是冰天雪地、寒风凛冽的时节,河谷地带仍是山青水碧、春意盎然。这片温润的土地默默地看着生长在它怀抱中的儿女。

这是一片天然的乐土。聚集在这里的门巴族是一个热情奔放的民族,情歌在门隅的田园中蜿蜒流淌,这个古老的民族崇尚自由,尊重爱情。

这里的爱,可以肆无忌惮。诞生在爱情理想天国的转世灵童,他身上吸收了这块圣地的灵气。

在错宗那最好的寺院学习,还能得到很多高僧亲自传授的佛学精要,这样的荣耀不知羡煞了多少寺僧。但是阿旺嘉措却觉得"沉闷"。十四岁,阿旺嘉措的心开始蠢蠢欲动。如果还是在民间,这个孩子或许只是一个俊逸的男子,不谙世事,过着简单的生活,有烦恼和苦闷,坚持着简单的快乐。

一个活佛的少年时代,不同于普通的孩子。阿旺嘉措的少年和其他活佛的少年时代又不大相同。入寺学习,平添了阿旺的睿智。和智慧一起成长的,还有年华。此时的阿旺,因为多了佛书的熏陶,他的眉眼里更多了清定的气质,将世俗的烟火抵挡在千里之外,这样的佛风仙骨,令曲吉和多巴的眼中满是欣喜。

平淡的日子一天一天流走,阿旺嘉措一直觉得,日子应该就是这样平淡度过的。风从家乡吹来,一个讯息打碎了日子的平静。

多巴带来消息说,母亲次旺拉姆病故了。

这样的消息一下子重击阿旺嘉措。早在几年前,操劳一生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是阿旺嘉措在门隅最强烈的牵挂。这么多年,记忆中还是母亲年轻的样子:她双眸明亮,像黑夜里跃动的烛光;细细的眉毛是春风中浮动的水杨梅,脸若满月,高原的风吹起,宛若绯红的桃花。那些诗句中盛放的桃花,是母亲柔美的容颜。

法国的雷尼伦曾说:孤独是已经死去的一切仍存在于我们心中的一座活坟墓。阿旺嘉措的离家带走了母亲一部分灵魂,母亲不再像过去那般活泼喜乐。阿旺在家时,家中时不时会传出母亲的歌声,傍晚劳作不忙的时候,母亲还会弹奏口弦,动听的口弦声在橙色的黄昏中传出很远很远,很多孩子赶着牛群归来,循着乐声就能找到回家的方向。

不多久,丈夫扎西丹增的离开更让母亲陷入孤单,蚀骨的思念蜕变成顽强的病毒,她一病不起。终于在一个寂寞的秋日里,萎谢而终。

巴桑寺的佛堂里,阿旺嘉措默坐着,面无表情,撕裂的心宛如残阳喷薄的最后红暮。一连几天不念经、不打坐,课程在沉默里一一搁浅。师父们脸上的担忧愈来愈明显。经过协商,师父们决定,允许阿旺出寺散心。

这样的决定,一片苦心可见斑斓。还是十四岁的孩子,苦闷的寺院难以排解内心的忧虑,出去散步或许是一个不错的方法,这是师父们说服彼此的最好理由。也正是这个决定,彻底改变了阿旺的一生。

一个少年的沉闷心思,高僧们不能理解。母亲的去世,让阿旺更多了对生命的思索。佛家常说:万法皆生,皆系缘分,缘起即灭,缘生已空。这样的母子情缘是不是太过于浅薄?宿命无常,不是任何一个人可以控制的,即使是活佛也不例外。师父曾讲,活佛是西藏至高无上的神,即是神,又何来的肉体的泯灭?疑惑一个一个在心中打上了问号,把他推进一个无望的漩涡。

阿旺是个内敛隐忍的人,心中这样的郁结自然不能说与师父听,这样的困惑,在师父们看来是一次出局的臆想。最好的选择,是将波澜归于沉寂。

出寺散步,或许是排解苦闷的一个好方法。阿旺最初也是这么认为的。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命运给予的是怎样急促的插曲。

爱情的伊始,要从一出藏戏说起。

这部唤作《苏吉尼玛》的藏戏是藏民最为熟知的一出。舞台上戴白色面具的是善良的仙女,戴红色面具的是国王,戴绿色面具的是王妃,还有戴黄色面具的活佛。剧本源自印度一个民间故事。

很久以前,古印度有一个信奉外教的国家叫参姆吉洛卓。国王达娃森格有一座大花园,委派猎人看守。这一日,猎人追一只麋鹿在森林中迷了路,正当一筹莫展时,远远地来了一位姑娘,她美如天仙、轻盈如

燕。猎人说明缘由,姑娘给了他一把吉祥草,叫他一路洒着,自然可以到家。猎人洒着吉祥草,果然回到了宫中。

猎人把自己的奇遇禀告国王。在猎人的带领下,国王来到森林,在一座修行人的茅棚里,看见一位道行高深的隐士正在苦心修炼。国王把自己的来意说了,请求隐士帮助。隐士说,猎人遇见的是他的养女苏吉尼玛,她是脱胎于母鹿腹中的仙女化身,只有国王捐弃旧日所崇奉的外道,一心皈依佛法才能娶她回去做王后。于是,国王决心信仰佛法。

国王娶了苏吉尼玛做王后,和苏吉尼玛十分恩爱。其他的妃子妒忌苏吉尼玛的美貌,更妒忌国王对苏吉尼玛的疼爱。邪恶的妃子求巫女施出妖法,使国王误会苏吉尼玛是鬼,并送她到沸血海去受苦。以豺、狼、虎、豹为首的当地护法众神一齐来保佑她,使她脱离了沸血海,重新走上通往京城的路。

苏吉尼玛化装成一个尼姑,一路讲经说法,弘扬佛旨。妃子以及女巫因自己罪孽深重,来到女尼这儿布施,请求清洗自己的罪恶。此时,国王也终于明白事情的真相。他见女尼就是苏吉尼玛,心中又惊又喜,再三恳求之下又把苏吉尼玛迎回王宫重做王后。

舞台上,戴着白色面具的苏吉尼玛步子轻盈,色彩斑斓的服饰随着她的步子在空中飘摇,五彩丝线点缀着她乌黑的发辫,像是彩虹在头顶飞舞。人们痴痴地望着台上的仙女,随着她命运的起落,心也跟着七上八下。阿旺嘉措也在其中。

快乐和哀伤总要与人分享,也正是心中的共鸣才会有一番百转千回的伤情。这是阿旺第一次走进凡俗,看到藏戏。也是他第一次用心去感受别人的爱情。心中有欢愉,有哀伤,有失落,有感动。

如果说诗歌引发了他的灵性,那么戏剧就是他思考的源头。阿旺不知道他邂逅的是故事本身,还是在故事中他找到了自己。

传奇向来具有戏剧性,就像俗世的热闹本身带着喜剧色彩。错那宗的吆喝声、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夹杂着小孩子的哭喊声,像大熔炉一样把千杂百味糅合在一起。喧懈是街市不变的主题,热腾是凡俗永恒的

情话。

艳羡流连在眼角,阿旺好想在世间讨一杯温暖入怀。

街头的更远处,有人打起了扎念琴,歌谣像旗帜在风中飘扬:

对歌唱到月升起,
越唱心里越欢喜,
拿根腰带拴住月,
不让月亮落下去,
我和阿哥述情话。

这是一首情人相会的歌。

戒子格桑梅朵,
一两金子做成,
经过我的手后,
成为情人证物。

这是一首男女定情的歌。

格桑梅朵的戒指,
在树林中丢失了,
往往行人见不到,
被心上人捡走了。

这是一首情人分开后又相思的歌。

清脆的歌声似清泉一颗一颗落在心间,错错落落似水滴迅速地跃动,又如风儿吹乱了柳丝般的细雨,洒湿了几朵含苞待放的格桑花。这嗓音,不洪亮,不宽阔,却像银子般清脆。直觉告诉阿旺,这位歌唱者和戴白面具的苏吉尼玛是同一个人。

他想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叫达瓦卓玛。她是宗本家唯一的女儿。宗本是官名,藏

语音译,藏语“宗”为城堡之意。在西藏,地方政府的旧制是以宗为行政机构,“宗”相当于现在的县,每个地方政权的行政官叫做“宗本”。这是一个贵族家的女孩子。

这样家庭的女孩子,大多是骄纵无理的,然而,达瓦卓玛大方贤淑、善良温婉,自懂事起,对音乐和戏剧就有股独特的钟情,情歌、戏曲从她的口中传唱出来,带着神奇的魔力,像细碎的花蕊落在心间,泛起甜丝丝的幽香。出演藏戏、街头吟唱,宗本不允许这样的行为,可是,每月总会有那么一天,她逃过家丁的厉眼,到民间做一次真正的自己。

这样玄妙的机缘,或许只为配合他的到来。

那天,达瓦卓玛一定精心地梳理过被风吹乱的发丝,细心地整理过褶皱的衣角,在绚丽的日光里摘采芳菲的花朵,为自己编织一个盛大的童话。

只是一个眼神的波光流盼,她一眼看到了人群中的他,如一场久别之后的重逢,阿旺嘉措与达瓦卓玛今生结下不解的宿缘。

羞涩目光流转时

佛说:前生五百次的回眸才换来今生的一次擦肩而过。这样的相遇,阿旺嘉措与达瓦卓玛一定在佛前修炼了几千年。

草是温暖的,花是温暖的,风车是温暖的,房屋是温暖的,鸟是温暖的……世界万物都是温暖的。阿旺觉得自己被金色的光芒包裹着。这温暖冲破了他内心的孤独——那种一条鱼坐拥浩瀚海洋而却不见一个同伴的孤独。这条鱼在宽阔的大海中游翔着,只听得见鱼翼划破水汽的声音。

我向露了白齿微笑的女子们的,
座位间看了一眼,
一人羞涩的目光流转时,
从眼角射到我少年的脸上。

于千千万万的人中,这样的相遇,是一条鱼邂逅另一条鱼的欢愉。

阿旺的心是春风吹开的水波,粼粼一片。这微妙的细动,起初只是一片细叶的青翠,一瞬间蔓延成森林的浩瀚。达瓦卓玛寻着阿旺的方向,眼光投射下来,又赶快躲闪着不敢正眼看他,因为这是一个灵魂用意念去撞击另一个灵魂,同时这也是命运的扭结。谁能想到这样的一次遇见,里面纤织着不可解决的生谜和死谜。他们是泣伏在感情下的俘虏。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群,阿旺站在她的面前,以一个少年僧的身份。他说,他是寺院中学习佛法的僧人。随着天空云彩的移动,女孩子的脸一会儿被阳光照得亮亮的,一会儿又被云彩的阴影遮住了。她不说话,像是在思索着什么,又像是从阿旺的眼神中探索着什么。

达瓦卓玛的随从是个急性子的男孩子,看到一个小和尚追着自己家的小姐依依呀呀,怒火禁不住在心底燃烧,保护小姐的意愿变成一支支寒枪冷箭。仆从不分青红皂白,一拳打在阿旺嘉措的脸上。

血从阿旺嘉措的嘴角流出来,带着咸的苦涩。多年的修行养成阿旺

淡泊的性格,他不愤怒,不还手。达瓦卓玛慌乱拿出手帕,鲜红的血落在手帕上,瞬间成了干枯萎谢的花。她眼睛红红的,眼泪堆在眼角,宛若洁净的珍珠。阿旺的心像是被针戳了一下,隐隐的痛在身体里翻转。

彼此的心意,无声无息地在两个少年的心中生长,慢慢发芽。

世人认为,阿旺嘉措爱情里的这个女子应该有着倾世的容颜。

达瓦卓玛不一定最美丽,但她一定最特殊。

宗本家的人都说,达瓦卓玛是妙音天女的转世。大厅正中央挂着的唐卡上,妙音天女慈眉善目地坐在五彩的莲花中央,彩衣四处飘炔,瓔珞在脖颈间华美而耀眼,琵琶端坐在她的怀中,只待手指轻轻一动,乐曲便如瀑布一样四处流泻。

犹如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妙音天女是藏传佛教中的智慧和文艺女神。传说在遥远的南海,微风轻抚海面时,水草、虾、贝会发出轻妙的声响,大梵天恋上这样精妙的乐音,就把这声音幻化成女体,成为聪慧美丽的妙音天女。

七色彩虹挂在屋檐,清水化作乳汁,风与树叶纠结在一起碰撞成轻妙的乐曲,她的出生带着不可解说的玄机。

这些是从一个叫热不拉的歌者口中得知的,这位被人们称为歌神的音乐家在宗本家担任达瓦卓玛的老师。作为一个艺术家,热不拉对自己的学生有些挑剔。第一次见面,他看着这个十几岁的少女,虽不是他见到的最美的女孩子,但达瓦卓玛还是让他有点惊讶,她娴静舒雅,贵族小姐的端庄贤淑在她的身上自然地流露出来,没有一丝刻板和碍眼。她脸庞清雅端庄,眉宇间透着俏丽,眉毛在脸庞调皮地弯曲着,这是一个充满灵气的女孩子。

宗本的贵族身份使她有机会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她精通藏文,熟读藏族文学经典。作为一个虔诚的佛学信仰者,佛教经典也是她学习的重要课程。更让人们惊讶的是错那宗传唱的歌词许多出自这个十几岁的女孩子。音乐天赋激发了她年轻的生命,手起弦落,音乐在指尖流泻出

来犹如高原上奔跑的风。热不拉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所谓歌由心生,歌声是一个歌者最好的心声。热不拉一直觉得女弟子的歌喉固然天下无双,可是却少了情感。这样的情感需要自己慢慢体味才能真切地表达出来,热不拉觉得女弟子年纪太小,经历岁月的磨砺才能沉淀出生命的深沉。可是这段时间,女弟子的音乐技艺的精进让热不拉觉得诡异。

歌声中的情感,呼啦一下宣泄出来犹如纯净的天山水,恣意的欢腾冲开了多年的冰封,携着它特有的温煦,饱满了单薄的青春。她站在角落里,音节一个个从口中迸出,好似海贝中流出的珍珠,落在白色的瓷盘中,散发着温润的光泽。歌声像宽广的天空,总是令人生起一种莫名的感动,丰富的人文情感和宗教情结在曲中流淌,时而温柔婉转、悠远飘渺,时而欢快激扬,穿透人们的耳膜,令人屏息。她的歌声没有娇柔做作,没有刻意的技巧,如同一位善良慈悲的度母用美妙的音声在人间示现,散发纯净温暖的光。

热不拉抑制不住心中的欢喜,他暗暗为自己的眼力得意。可是,出于直觉,他预感达瓦卓玛的情感源于某一个人。

这一力量的源头,正是巴桑寺中的阿旺嘉措。

世间最美的达瓦

通常,人们是不愿意相信一见钟情的。初见的绚丽会一时炫了人们的眼睛,爱情诗篇的续写却需要时间来证明。如果在普通人身上发生,或会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一桩趣事,可是,这样的故事落在阿旺嘉措命运的轨道里,平添了一则传奇。这是他见过的最美好的女孩。

那时,阿旺没有奢望过他们的第二次会面。

燃灯节的到来给清净的寺院添了份热闹。师兄们盛装准备,紧张地等着藏历十月二十五日的到来。

这是为了纪念佛教改革家、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的逝世而举行的活动。这天,凡属该教派的各大小寺庙、各村寨牧民,都要在寺院内外的神坛上、家中的经堂里点酥油灯,昼夜不灭。

穿上盛装的人们群聚在寺院前高诵着六字真言,向佛祈愿、磕头,为宗喀巴诵祈愿经。用松柏枝焚起的霭蔼烟雾缭绕在村旁的神塔前,祷词一遍一遍流连在人们口中。龙达在空中抛撒开来的是狮、虎、龙、鹏的风马。这是藏族祭天地诸神的煨桑仪式。

煨桑是藏民族的一种宗教祈愿礼俗。传说远古时候藏族男子狩猎或出征归来,部族首领、老年人带上妇女儿童聚在寨外郊野,燃上一堆柏枝或香草,孩子们会把水洒在出征者身上,用烟和水驱除各种污秽之气。这种民俗后来在战争中更为常见,战争中以“桑”祭祀神灵,祈祷族人平安胜利,成为高原先民同神灵沟通的主要方式。人们认为,飘渺的桑烟一路扶摇直上可以直达上天神住处,它可将人间的美味传递上去。得到了神的欢喜,可以更好地保佑世间凡人事事如愿、平安幸福。佛教传入青藏高原后,为了立足,糅合了本教和当地民族的一些习俗,煨桑就是其中之一。

按照习俗,男子要骑在马上为寺院僧人和全村人表演马术;“锅庄”是男女青年对村人的献礼,老人们坐在看台上边喝酒、聊天,歌手唱

祝愿歌,由能说善唱的艺人说唱藏族民间长诗、格萨尔王传,直至圆月升起,人们才扶老携幼,高唱诵念“六字真经”愉快地回家。

这天宗本也会携带家眷来寺院祈福。阿旺心底掠过一丝期盼:达瓦卓玛会来吗?

宗本到来的时候,寺院中有小小的轰动,阿旺跟着僧人的队伍一路走着,一路偷偷地张望。宗本家的巡逻在身边来来回回走动,让他高度紧张,他口中念着佛音,心中却期盼着在宗本家的群流中瞥见熟悉的身影。

人群很快消失在视野外,阿旺什么都没有看到。失落写在他的脸上,如寒霜打过的花蕊。阿旺垂着头,一步一步退回禅房。厚重笨拙的房门发出沉闷的声响,一声“吱呀”,关住了门外的清风,也把他关进无边的黑洞。他不知道,达瓦早已在禅房等候。

像是电影画面的切换,起初是惊讶,然后欢喜一下子溢出来饱满在脸上,蓬生了一地光泽。他看到了这个女孩子期盼的眼神,也似乎听到了她激烈的心跳声。这是他和她的第二次相见。这样的相见是短暂的,就像从海绵中挤水,紧紧一抓,水一股脑儿散漫开来。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交谈,达瓦就被家仆拉了去。

离开的时候,达瓦卓玛塞给阿旺一个酥油花。

这种藏族独具风格的塑品是年轻人传递情意最喜好的信物。它渊源于泥塑,和汉族的捏面人或捏糖人很相近。它用不同颜色的酥油做成,最初是神佛前的供品,后来相沿发展,成为塑造各种题材的艺术品。这种工艺品造型细腻,线条柔圆,色泽鲜艳,形象生动,是青年人极喜欢的一种工艺。

这是他们之间唯一的信物。

> 我同爱人相会的地方,
>
> 是在南方山峡黑林中。
>
> 除去会说话的鹦鹉,

谁也不会知道。

会说话的鹦鹉,

请不要在十字路上多说话。

情人的相会,是漆黑的夜间暗香的浮动。

茶道中有“一生一会”的说法,意思是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一次特别的相会,跟良友对坐饮茶,可能是一生之中仅有一次的机会,每次喝茶都是唯一的,这样的心情是唯一的,与过去未来的任何一次喝茶都是不相同的,所以每次喝茶结的是不同的缘。这样的一次心境,一旦过了,就再也不可得了。

其实,不仅仅是喝茶,人间的任何缘际都是错过了不可再得的。林清玄曾说:“有时,人的一生只为一个特别的相会。”

与喜欢的人相会,总觉得流光的短暂。可是,为了短暂的相会,人们愿意走过生命的风霜,经历风雨的洗礼,这样的甜蜜,回忆起来会更加悠长。

这深情的相会,在千古词帝李煜的词里。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郎恣意怜。

在飘着飞雾的夜里,月光是笼着轻纱的梦,疏疏落落地洒在白色的地面上,映着花的枝叶。那个年轻的女孩子生怕惊醒了沉睡夜的黑,脱下金缕鞋,轻轻巧巧踏上冰凉的台阶,在华丽的厅堂的南边是和情郎相会的地方。隐秘的爱情在寂静的夜里如落花般犹存芳香。这深沉的相会收入记忆的宝盒,将微笑、眼神、声音典藏起来,化作晶莹的泪点。

阿旺与达瓦的相会,不在华美的殿堂中,不在幽幽的花影中,不在盈盈的月光里。那个南方黑色的山林中,某个云深不知的地方,是他们的据点。

想来,这样神秘的相会在忧戚中带着神秘的美。阿旺穿过寺院灰色的砖墙,达瓦逃过仆人跟随的那双利眼,他的僧服粘了草原的露水,湿成

黑黑的一片,她的长辫纷飞在风中,有零碎的发丝在飘。这场相见,在黑色的岩崖间,两人呆站着,只是嘿嘿一笑。阿旺却觉得,这会心的一笑,是一切悲心的大草原上开出的最美的花。至深的无言是一切有意义或无意义的语言累积成的一朵洁白的浪。

草地绿得翠生生,暗得一片是墨绿色,远远看上去成了一团黑云。云、阳光、露水与一望无际的草地,有无穷无尽的变化。他们有一搭没一搭地互传情语,至于内容,已无从考起。

生命的这场遇见,胜过了世间无数缠绵的相逢。达瓦圆润的脸庞、明媚的眉眼、饱满的嘴唇、飞扬的发辫,她的一颦一笑,阿旺一遍一遍默记在心间,印在脑海影像里。

世间再美好不过那一瞥惊鸿的邂逅。这样的相逢,让阿旺嘉措平淡的日子有了流光的温润。情歌是生活的逗点,爱情是生命的枝叶,铺散开来,堆成幸福的轮廓。

多年以后,当阿旺嘉措入住布达拉宫,成为六世活佛,他在民间的故事在高原上流传。有人说,阿旺爱上一个普通人家的女儿,两情相悦,最后被迫分离。有人说,阿旺爱上的是富人家的女儿,因为他的离开,女孩远嫁他乡。传说一个接一个在人们口中交结着,没有人相信这会是假的,也没有人认可它的真实。

故事在清寂的流年中还在继续,她是他眼前的红尘万丈,他是她眼里的化外一方。也只有这样的纯净才能超越浑浊的世事,化作一株洁净的莲,远在高原之外。

问佛

自从见佳人，长夜不能寐，

相见不相亲，如何不憔悴。

一场阴谋的序曲

我问佛:世事本无常是什么意思?

佛说:无常便是有常,无知所以无畏。

有人说清初的词坛属于纳兰性德,他的愁、悲、情、苦在笔端化作一首首凄美的词。“情深不寿,慧极必伤”,这仿佛是纳兰容若一生最好的注解,字字血泪呕尽了纳兰年轻的生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纳兰殁,终年三十一岁。

纳兰容若死后的第十三年,远在西藏,布达拉宫举行盛大的坐床典礼,阿旺正式成为第六世达赖喇嘛。他是清初继纳兰之后的另一位伟大的诗人。

这一年,他十五岁。

巴桑寺中,阿旺在高僧们的教导下学问越来越精进。看着这位聪颖的学生学识大增,上师们心中欣慰不已。可是,不安依然潜伏着。按照惯例,转世灵童的坐床之礼大多在十岁左右已经举行。十五岁,对一个还未举行坐床之礼的活佛来讲,这个年纪太大了。这么重要的仪式,第巴却选择沉默不语。是五世达赖喇嘛对灵童坐床有另外安排?还是桑结嘉措随着权力的膨胀为一己之私不让灵童坐床?

质疑在巴桑寺高僧们心中种下不安的根系,盘根接错地纠结在心底。第巴的心思他们不敢揣测,只能默然等待命运的安排。

每一种生命都有自己特定的轮廓,无论它是强大的还是弱小的,无论它是波澜壮阔的还是平淡无奇的,生命都是沿着它应有的轨迹缓缓前行,在自己特定的空间里,完成生命的一次次壮举。

阿旺嘉措命途的转换源于千里之外的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像是一场急促的雨,把他推上政治的风口浪尖。

彼时的布达拉宫属于第巴桑结嘉措。

年轻时卓越的才能让桑结嘉措成为五世最为信赖、给予无尚荣耀和权力的人。紧握在五世手中的权杖,在罗桑嘉措圆寂后转入桑结嘉措。抱着尊敬和认同,西藏静默着这一结局。毕竟,桑结嘉措能做的,许多人不能及。这位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不但把西藏原本分散的政治、经济权力全部集于一人,他编写的医学、文学、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著作也让后来者为之景仰。臣服在这个年轻人的脚下磕头膜拜,僧俗官员虽然没有面对活佛的虔诚之心,心中却是满满的敬畏。

这么多年来,为了五世达赖喇嘛的遗愿,桑结嘉措努力操持大局。除了悉心培育灵童,让桑结嘉措费心的就是布达拉宫重建。

这个高贵神秘的宫殿是西藏的骄傲,是拉萨的灵魂。作为达赖喇嘛的冬宫,也是西藏政教合一的中心象征。红山之巅拉起一道道宫墙,一千多座华丽的殿宇在山脊上招摇。时光见证繁华,落寞见证沧桑。一千年以后,经历了火灾、雷击和岁月的腐蚀,布达拉宫众多宫殿成为废墟,直到罗桑嘉措执政时期,布达拉才开始了重建。浩大的工程一直持续到罗桑嘉措圆寂,最后成为桑结嘉措生命中的一项重托。

以白宫为主体的建筑群是历代达赖喇嘛居住和进行宗教政治活动的场所。桑结嘉措在白宫基础上主持修建了以五世达赖喇嘛灵塔殿为主的红宫配套建筑群,形成了布达拉宫完整的建筑规模。这颗“世界屋脊上的明珠”有着坚实敦厚的花岗石墙体,松茸平展的白玛草墙领,金色的殿顶镶嵌着巨大的鎏金宝瓶、幢和经幡,交相映辉,璀璨耀目。红、白、黄是布达拉宫鲜明的色彩。

康熙三十四年,布达拉宫的重建竣工。这项工程的完结,桑结嘉措终于松了一口气,却不想又陷进了另一个政治漩涡。

就在这一年,从蒙古传来消息,让镇定的桑结嘉措踩乱了脚步。

这是噶尔丹第三次大举内犯。

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九月,噶尔丹率三万骑兵自科布多东进,顺着克鲁伦河的方向一路东进,入犯大清帝国。这一场政治挑衅,作为中原的王中之王,康熙皇帝果断决绝,于第二年二月调集九万大军西征噶

尔丹。

这也是康熙朝少有的御驾亲征。

这次著名征讨被郑重地书写在清朝的史册,清晰地记录在康熙皇帝那一卷。这位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十六岁智擒大清第一勇士鳌拜,将旁落大权集于手中的皇帝,对帝王权术深谙于心。平三藩,收复台湾,击退沙俄,等等,他的伟绩在满清三百年的历史中是一颗璀璨明珠。西征噶尔丹是他政治生涯的精彩华章。

这次亲征,目标是远在蒙古的昭莫多。

“昭莫多”是蒙语,大树林之意。这片战场是明永乐帝大败鞑靼阿鲁台的地方。而今,这里即将多一笔战争的厮杀。昭莫多北有肯特山千仞壁立,南有土剌河蜿蜒静流,西有汉山横亘逶迤,其间平原数里,林木斑驳穿插其中。好一块天然的战场。

康熙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康熙帝的西路军在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带领下,出宁夏、归化,越过黄色的戈壁和沙漠,进抵土剌河上游昭莫多。距噶尔丹军十五公里扎营,以切断噶尔丹军西逃科布多之路。东路军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越兴安岭西进,出克鲁伦河实行牵制性侧击。久经沙场的费扬古以逸待劳、设伏截击,以一部人马依山列阵于东,一部人马沿土剌河布防于西,将骑兵主力隐蔽于树林之中,振武将军孙思克率步兵居中,扼守山顶。

昭莫多的大树林中,清军的黄账龙旗飘成天罗地网,只等噶尔丹这头猛兽落网。

战鼓雷雷,如沙漠鲜有的骤雨。盈盈翠色下覆盖的不知是灰色树木还是青灰色盔甲,鸟群混乱地拍打着孱弱的翅膀在林间呼呼啦啦,地平线上狼烟滚滚。风急促飞过,划过兵士的脸,却无人吱声。茂林绿叶下是康熙皇帝的六色铁骑大军。

大清营垒在昭莫多地平地上蜿蜒成一座黄色地城。清军整齐的阵势噶尔丹早在六年前就见到过。六年了,当初的惨败还触目心惊。作为

一个多年驰骋草原的骁勇战将,有的不仅仅是满腔热血,面对这样的战争形势,噶尔丹的理智远远大于冲动。大清地史册上记载着,这一战,噶尔丹不战而逃。

费扬古乘夜追击,俘歼数千人,收降三千人,噶尔丹之妻阿奴在战乱中身亡。噶尔丹仅率数十骑西逃。

这样的结局噶尔丹始料未及。他的仓皇狼狈一如六年前。

那是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聚集起数万大军,年轻气盛的他亲率三万大军东进伊犁,越过杭爱山,占领了整个喀尔喀地区。喀尔喀三部首领仓皇率众数十万分路东奔,逃往漠南乌珠穆沁(今内蒙古乌珠穆沁旗)一带,向清廷告急,请求保护。

这是噶尔丹金戈铁马的开篇。初期的接连胜利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兵马归其麾下,战争的欲望如一把火迅速燎原了广袤草原。面对康熙皇帝的告诫和责令,噶尔丹置若罔闻,反而乘势南下,深入乌珠穆沁境内,立马乌兰布通(今内蒙古翁牛特旗之西),此时,血腥马刀与沙俄的枪炮距北京仅七百里,京城告急。

康熙帝急命兄长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弟弟常宁为安北大将军,迅速调兵北上抗击,北京城里都摆满了防御工事。

康熙皇帝第一次决定亲征噶尔丹。

西北的乌兰布通,千万余骆驼缚蹄卧地,背负木箱,湿毡蒙在骆驼的身上,摆成一条如同城栅的防线,这里被称为“驼城”。八月初一中午,清军火铳火炮在草原上肆无忌惮,驼阵中发出阵阵悲鸣。自午后至日落,驼阵轰断为二,噶尔丹的防线一瞬间溃退。他仓皇率全部军队撤往北面的山上。

乌兰布通一役重伤了噶尔丹的元气,军队流失加剧。更可怕的是,军队中出现了瘟疫。传染源源自中土,噶尔丹部队数次与清军交锋,染上了某种疾病。塞外气候干燥,地广人稀,传染性疾病稀少,士兵对疾病的抵抗力差,这种疾病在噶尔丹败逃过程中爆发,进一步削弱了军队的

战斗力。更让噶尔丹头痛的是,两次雅克萨之战的交手,他的沙俄盟友对清政府十分忌惮,拒绝联合出兵南下的请求,所给予的财力、武器方面的支援也非常有限。

当年呈上康熙帝的奏折有这样的记录:“噶尔丹去年败走以来,日以北徙,人畜屡毙,劫掠无所获。近者噶尔丹亲率兵来劫喀尔喀,至阿尔哈赖地方,又无所得,皆徒步而返,困敝已极。”噶尔丹的困窘可见一斑。

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大捷。噶尔丹乘夜遁去,逃回科布多(今蒙古吉尔噶朗图)时只剩下数千人。

这场战争的结局宣示了一个草原英雄的穷途末路,康熙三十六年三月(1697年),噶尔丹死于科布多。关于死因众说纷纭,有人说其服毒自尽,有人说其不思饮食绝粒而死,还有人说其纵欲过度,假假真真都是无聊的花边。然而,噶尔丹的任何一种死法,都符合一个漠西猎食者狂诞不羁的性情。

另有民间传言,噶尔丹死讯传来时康熙帝正在黄河大堤巡察。听信使言罢,皇帝立刻跪于堤岸上叩谢天地。这匹凶悍的蒙古狼差一点踏翻紫禁城的龙塌,如今,这双觊觎的眼睛终于被老天收了去,残留的心悸还带着余温。

然而,吞在口中的食物尚存温热,抚远大将军费扬古的一封奏折冲淡了喜讯。费扬古这样写道:“据降人言,噶尔丹遁时,部众多出怨言。噶尔丹云:‘我初不欲来克鲁伦地方,为达赖喇嘛煽惑而来,是达赖喇嘛陷我,我又陷尔众人矣。’”

奏折在大清的朝堂上一片哗然。蛊惑煽动是战争的源头,肇事者可恶,幕后黑手却更让人后怕。西藏的煽惑让铁腕帝王震怒不已。朝堂上还在商议处理事宜;另一个消息更让康熙帝惊异,在俘虏的士兵口中,他得知五世达赖已圆寂十五年。

这讯息像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旋风,桑结嘉措就在这旋风端口。

噶尔丹的矛和桑结嘉措的盾

熟知噶尔丹的人都知道,噶尔丹的一生,与黄教有着扯不断的关系。像是冥冥中的安排,噶尔丹自出生就与黄教有着难以言述的奇妙渊源。深居布达拉宫的侍从回忆起五世达赖,总会念及五世最得意的两个弟子,一个是现在的第巴桑结嘉措,另一个就是远在蒙古的噶尔丹。

自三世达赖索南嘉措在蒙古推广佛教以来,内蒙古地区民众一直是佛家虔诚的信徒。作为蒙古准格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的第六子,年少的噶尔丹赴西藏修习佛法,追随五世达赖罗桑嘉措。

作为一个宗教的教主,五世达赖亟待有政治势力帮助他推广佛教,树立黄教威仪。多年来,五世达赖长期与蒙古固始汗周旋,一个强有力的外部支援是这场持久战取胜的一个希望。亲传弟子噶尔丹无疑将是未来决胜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所以,这个孩子即使“不甚学梵书,顾时时取短枪摸弄”,仍然得到了五世的宠爱。

同样的年少气盛、血气方刚,噶尔丹与五世所宠爱的另一位弟子桑结嘉措在朝夕相处的学习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交往密切,情感日益笃定。

按照常理,噶尔丹是幼子,是无法继承汗位的,这与康熙九年(1670年)发生在准格尔的一次内乱有关。噶尔丹的兄长僧格在准格尔贵族内讧中被杀,僧格的三个儿子年纪尚幼,无法撑起大局。远在拉萨的噶尔丹听说这一消息,遂向达赖佛请求回准格尔平乱。

五世达赖是一个熟谙政治权术的政治家,他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次难得的宝贵机会。噶尔丹虔信黄教,如果他此行成功,那么借着噶尔丹在准格尔地位的提升,准格尔部将是西藏强有力的支柱。

不负五世所望,噶尔丹潜回准格尔后迅速集结势力平乱。按照传统,僧格死后将由他的长儿子策旺阿拉布坦继位。可是,权力如同耀眼的珍宝,一旦拿到手中把玩,就迟迟不愿放下。噶尔丹天性喜好武力与

权势,唾手可得的汗位又怎可轻易拱手出让?就在这一年,噶尔丹废除了侄子的继承权,将大权紧紧握在手中,自己登上了汗位,做了准格尔部的珲台吉。

不久噶尔丹俘获其叔父楚琥布乌巴什,击败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随后又占据南疆,势力扩大到天山南北。

这个结局大大超出罗桑嘉措当初的期望。噶尔丹掌权后,黄教势力有如旌旗鲜明的王师,把内蒙古王室的御苑和民间的巷陌都控制在手中。贵族阶层和草根民众都成了活佛的信徒。噶尔丹本是活佛的弟子,自然更为虔诚。这是第一次黄教能直接影响一个强盛部落的汗王。

康熙十八年(1679年),噶尔丹正式统一了卫拉特诸部,五世达赖专门派使者赐予他“博硕克图汗”的称号,并赐给印敕。

那一年,噶尔丹三十四岁。

也就是在那一年,噶尔丹童年时代的伙伴桑结嘉措成为雪域之上权势仅次于达赖佛的第巴。

两个五世达赖钟爱的弟子,在五世的庇护下,如同雏鹰开始伸展自己的双翼,开始自己激扬的人生。他们不知道前方带给他们的是狂烈的暴风雨还是炽热的骄阳。或许,他们根本不在乎生命赐予的磨砺,仅仅是王座的华贵之光已炫了他们的眼,他们义无反顾地奔赴而去。

在五世达赖罗桑嘉措看来,噶尔丹性格奔放豪爽,是草原英雄的典范。但他更喜欢桑结嘉措的性情阴沉,这才是政治场最好的猎手。这个弟子虽然年轻,却是他圆寂后值得托付的最佳人选,年龄不是智慧的资本,深沉的个性让人更懂得隐藏自己,这是一个政治家必有的谋略和权术。噶尔丹天生神勇,宛如草原上不羁的狼。桑结嘉措是高原上锐利隐忍的苍鹰。这两个弟子,一个是西藏最好的辅助者,一个是西藏最有力的助手。桑结嘉措也这么认为,噶尔丹的身上承载的不仅是自己的抱负,肩负的还有来自西藏的希望。

战争突如其来,桑结嘉措起初有些手忙脚乱,占神祈祷。第巴为这

个少年时期的玩伴在佛前虔诚地祈福。多年的政治经验让桑结嘉措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战争的重大影响。从感情方面出发,作为同门师兄弟,桑结嘉措理应站在噶尔丹一边。从政治大局来讲,桑结嘉措还需要噶尔丹这个盟友,日后西藏政权还需要噶尔丹的协助。但是,清政府也是西藏将来的依附。

此时的桑结嘉措处在夹缝中左右两难。他辗转反侧,几经思量,决定把最后的橄榄枝抛向噶尔丹。桑结嘉措不知道,于西藏还是于自己,这都是一个致命的决定。

噶尔丹惨败后,桑结嘉措多番派人出面调停。这一行径于清王朝是一场公然挑衅。更让桑结嘉措失措的是噶尔丹的猝然死亡,这场变故让他压下的筹码变成一纸空谈。西藏想借助噶尔丹之力驱逐蒙古和硕特部势力的计划灰飞烟灭。

政治局面让桑结嘉措陷入一个无望的绝境。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一道加急密函正由紫禁城出发,疾奔西藏。

这是康熙帝深思熟虑之后的一道密旨。内文曰:

> “朕询之降番,皆言达赖脱缁久矣,尔至今匿不奏闻。且达赖存日,塞外无事者六十馀年,尔乃屡唆噶尔丹兴戎乐祸,道法安在?达赖、班禅分主教化,向来相代持世。达赖如果厌世,当告诸护法主,以班禅主宗喀巴之教。尔乃使众不尊班禅而尊己,又阻班禅进京,朕欲和解准噶尔部,尔乃使有亏行之济隆以往。乌阑布通之役,为贼军卜日诵经,张盖山上观战,胜则献哈达,不胜又代为讲款,以误我追师。……可令与达赖相见,令班禅来京,执济隆以畀我。如其不然,朕且檄云南、四川、陕西之师见汝城下!”。

这是斥责,更是威胁。

桑结嘉措的罪状一条条列在黄色的锦布上像是一根根索命的绳子,勒紧了他的喉咙。

达赖去世,隐匿不报,借机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塞外六十年无战火,偏挑唆噶尔丹兴兵;阻碍班禅进京;在乌兰布通战役中为噶尔丹军作法助阵,噶尔丹失势时又助其逃逸。

哪一条罪状拎出来,都罪大如山,非常人能承担得起。桑结嘉措更

没有想到的是,五世活佛圆寂的消息是以这样的形式透露出来的。他一向谨小慎微,做事情深藏不露。可是这个被谎言包裹得密密匝匝的事件被当权者层层剥离出来。康熙皇帝的敏锐震动了他的神经。

桑结嘉措的计划很简单,他只想等阿旺嘉措再长大一点,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将五世达赖圆寂的秘密昭告天下。隐瞒灵童本来就是一桩危险的事情,桑结嘉措在十五年中如履薄冰。可是,这场战争打碎了桑结嘉措的如意算盘,也摧毁了他的完美计划。

只是,接下圣旨的那一刻,桑结嘉措又有着一瞬间的如释负重。这个他隐瞒了十五年的秘密,终于要大白于天下了。这或许是桑结嘉措最不愿意出现的一个结果,但不管结果如何,这个担子,桑结嘉措如释重负地卸下了。

桑结嘉措下令厚待来使,然后召集心腹高僧商讨并拟定回信。《清史稿》中记录下了这段奏文:

"为众生不幸,第五世达赖於壬戌年示寂,转生静体,今十五岁矣。前恐唐古特民人生变,故未发丧。今当以丑年十月二十五日出定坐床,求大皇帝勿宣泄。至班禅,因未出痘,不敢至京。济隆,当竭力致之京师。乞全其身命戒体,并封达赖临终尸盐拌像。"

桑结嘉措语气谦卑,措辞委婉,句句都是不得已的诚恳。

或许,这样的回答不是最好的,却是最得体的。其中的奥妙,紫禁城龙殿上的康熙帝心知肚明。蒙古的噶尔丹刚刚平定,出兵西藏只是一个帝王的政治手腕,却不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康熙帝能做的是让西藏的政局往清王朝希冀的方向行走。藏族宗教政府与蒙古政府共治下的西藏稳固如初。其实,藏地对活佛的信仰让远在京城的皇帝像是置身事外的看客,远在东方的清政府也是鞭长莫及。康熙帝不是一个好战者,他只是把目光投向更远的远方。

清王朝给桑结嘉措的是一个警告,这只是一个严厉的警告而已。

深思熟虑后,康熙帝肯定了桑结嘉措的要求。

于是,阿旺嘉措被这场政治风波推在台前。

浪卡子受戒

佛曰: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长久,求不得,放不下。

佛曰:命由己造,相由心生,世间万物皆是化相,心不动,万物皆不动,心不变,万物皆不变。

佛曰:坐亦禅,行亦禅,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春来花自青,秋至叶飘零,无穷般若心自在,语默动静体自然。

生命的经卷上写满流离,佛说,这一切都是宿命的安排。

寂静的巴桑寺中,阿旺嘉措的心被爱情填得满满的,明年达瓦卓玛十五岁了,在西藏,女孩子在十五岁的时候举行戴敦礼,表示男孩子可以追求这个女孩子。阿旺想,等到达瓦十五岁了,他就娶这个女孩子为妻。每天,他静候着和达瓦相会的机会,却不曾想,黄金王座已危机四伏。

寺院大门紧闭着双眼,它默然静立。师父们每天聚集在隐秘的厢房中商讨着什么,他们时而凝重,时而焦躁,时而张惶,时而紧张。阿旺嘉措没想过,这一切都会和他紧密相连。

布达拉宫的宫殿飘逸着奇异的香味,在真正的主人到达之前,侍从们忙碌着,做着灵童入住前的准备工作。这座明亮仿若云端的宫殿灿如金屑,镶嵌着珍珠、宝石、琥珀、九眼珠的黄金宝座散着奇异光芒。时光漫长悠远,它空寂了十五年,静候了十五年,终于等来了它真正的主人。

活佛圆寂,迎请灵童。于拉萨,这是最紧张也会是最重要的时刻。桑结嘉措与格鲁派的高僧聚集在大灵塔宗喀巴的佛像面前虔诚祷告。最后,他们确定迎请灵童的时间为藏历火牛年,即1697年。在聂塘扎西岗,桑结嘉措决定举行与阿旺嘉措的首次会面礼。

这个决定对一个十五岁的少年来说,慌乱而仓促。

隔着青翠的草原和茫茫雪山,阿旺无数次眺望过那个遥远的城——拉萨,那无数次神往过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宫,那里有琉璃宝树、七宝莲

花,洁净的白房子常年飘着异香。他是要去往那个地方吗?

昨天还是巴桑寺中一个小喇嘛,今天摇身一变,却成了西藏伟大的活佛转世灵童。生活的落差像是命运的一个玩笑,阿旺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剧本里,命运角色迅速转换让他落寞而伤感。

阿旺知道,从入巴桑寺的那一刻起,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这个不同不仅是吃饭打坐与寺中其他的寺僧不同,就连学习藏文、佛经都会有特殊的老师来传授。来自拉萨的曲吉和多巴应该是职位特殊的高僧,可是在阿旺面前他们恭敬、谦卑,像一个信徒面对佛像的虔敬。更让阿旺疑惑的是远在拉萨的那个第巴,每个月都有书信询问他的健康和学习进程。是什么样的命运指使让他这样与众不同?阿旺茫然过、彷徨过,却不得其解。一直到第巴的使者站在他面前宣布他是五世活佛灵童的时候,阿旺心中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只是这样的答案太过唐突,太过蒙昧,让他无法抵触却又非常抗拒。

到拉萨去。这声音让阿旺错乱又彷徨。

离开,是不是又一次的永诀?和父母亲离别的伤痛在心底还存有余温,阿旺有些害怕这样的命途辗转,仿佛一次离别注定的是一生的失去。最让他担忧的,是六世活佛的身份。阿旺知道,一个黄教的宗教领袖恪守的是格鲁派戒律,格鲁派不能与凡俗世人相恋,不能享受情爱之美。阿旺想起他的父亲扎西丹增,虽然一生贫困,却拥有人间最简单的幸福。他的先祖信奉宁玛教,没有清规戒律的束缚,他们聆听自然的召唤,享受爱情的欢愉。

戒律宛如一根绵长的丝线,缠成一个巨大的茧。他试着挣脱,却发现命运早已不属于自己。早在那个美丽的门隅,他的命运已经交付给了整个西藏。

可是,曲吉说,阿旺是观世音的转世,是西藏至高无上的活佛。布达拉宫等了他十五年,西藏的信徒也虔诚地祈福了十五年,只为等待他的归来。

在这场政治角逐面前,阿旺不能退缩。

四月,春天的气息已经很浓了,站在青翠的草地中间,浓郁的青草味道携着一股清新窜进鼻孔,让阿旺嘉措有瞬间的清凉。四月,从错那宗启程,阿旺踏上了拉萨的路途。

来不及和达瓦说再见,他被推进了黄色鸾轿。

阿旺知道,这一去,就永远回不来了。他们的人生刚刚开始,可是他们的故事却再也没有续集。黄色鸾轿犹如一团火焰,滚烫着阿旺的心,他只觉得心乱如麻。抚摸着手中的檀木佛珠,阿旺几番念着经文,念叨一半却又停下来,他已经没有言语来说服自己。无数的佛经、诗歌,竟没有一句能够宣泄出他此刻的心境。

偶遇梦中情人,

如同拾到了白璁宝石。

情人的芬芳让我陶醉,

祈祷上天万万不要收回这段情缘。

天暗了。黑夜在耳边开始它的旁白,伏在静夜的黑幕下,林间掠过飞鸟的声音,阿旺的心战栗起来,这颤动让他觉得无比冰冷。月华满地,树影凌乱地卧坐在地上纹丝不动,更显得山崖清寂。阿旺嘉措躲在轿里饮泣,声音幽幽犹如啜吟悲歌一曲。这样的无助像是失足落在水中,他拼命挣扎却无济于事。

爱情的缱绻化作千丝万缕的纠缠,变成厚重的茧,让阿旺陷入如焚的心境里。师父常说,佛渡有缘人。他是佛的化身,却渡化不了自己斑驳的心。落寞爬上他的皮肤,伤感表在眼角若无其事。阿旺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中,没有听清外面的喧哗声。揉了揉双眼,忧伤宛然一场梦,只有把这些当做一场梦,痛才不至于那么悠长。

不觉间,已经走到羊卓雍湖了。

蓝宝石般的湖水静谧地嵌在绿色的群峰中,蓝天、白云、雪山映在丝滑如镜的湖面上,这美丽让人惊心。在虔诚的藏民眼中,羊卓雍湖盛满的不仅是湖水,蕴满的也是吉祥幸福。每年,大批信徒匍匐而来,只为睹一眼羊卓雍湖的风采。绕湖的藏民从不曾想,他们会有一天路遇活佛

的銮架。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俯首捂膝,他们埋下了诚恳的头,这是羊卓雍湖给予的最大福祉。

在往前行,就是浪卡子。浪卡子,藏语意为“白色鼻尖”,在羊卓雍湖的西岸,这里被称为“歌舞之乡”。五世达赖曾多次在这里的丹增持法殿内讲经,而且五世达赖喇嘛舅父的庄园依然耸立,这是一个可以停留的安全去处。于是,灵童的轿子被抬往了浪卡子。

更重要的是,这个承载西藏未来的孩子将在这里受戒。

在拉萨的扎什伦布寺,桑结嘉措派侍从迎请了五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益西,他们要赶往浪卡子,为灵童准备受戒的相关事宜。

这一年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洛桑益西三十四岁,他温和慈善,是一位成熟稳重的僧人。而当年那个年轻有为的青年僧人桑结嘉措已经四十四岁了,少了年少的意气风发,眉宇间沉淀出岁月的沧桑。

九月初七,在浪卡子丹增持法殿的金顶之上,法螺声响彻天寰,这种来自于海洋深处的悦耳妙音是生活在蓝色海水之下巨大的软体生物遗留在大地上的骨骼发出的声音,这低回的声音犹如千万年前海潮的啸咏,又如古代军队中飞扬的号角,它们暗郁地歌唱萦绕盘旋,如桑烟般袅娜而上,奔上天宇。

这是灵童受戒仪式的开场。

沙弥戒是转世灵童第一戒。“沙弥”是梵文的音译,藏语中有人称为“格慈”,汉人称为“求寂者”。沙弥戒后,受戒之人表示愿意接受寺院生活,接受佛法修行。受沙弥戒者大多是七八岁的儿童,但因为阿旺嘉措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生活经历,一直等到十五岁这一年才公开身份受戒。

那天的天空洁净深邃,深海一般的碧蓝挂在天幕,惹得人眼睛生痛。九月的浪卡子天地一片金黄,与它相得益彰的是这场盛大的受戒礼。精雕细琢的金塔、金曼扎、金瓶在阳光下晃着人们的眼,晶莹润洁的白玉碗,洁白如云的哈达,还有金绣的法衣、黄缎垫褥、黄缎靠背以

及凡尘稀有的念珠、典籍和佛像,这些是班禅额尔德尼送于阿旺嘉措的礼物。

佛境珍贵的宝物,阿旺很少见到,他看着这个和蔼的陌生人,觉得如此亲切。洛桑益西亲手为灵童受戒。以后,他就是老师。阿旺叩头行礼,向端坐于法座之上的班禅表示感谢,班禅慈祥地走下法座,庄重地向这位尊贵的弟子还礼。

沙弥戒后,洛桑益西为灵童取法名“洛桑仁钦仓央嘉措”意为“梵音大海”。从此,他就是“仓央嘉措”了。在各大寺院高僧的簇拥下,第巴宣布达赖佛回归。

秋风涌进大经堂,亲吻着活佛颈上的哈达。叩拜声冲淡了大殿中藏香浓郁的味道,人们虔诚地行礼,为这个十五岁的少年。僧衣红海将仓央嘉措淹没。他紧紧抓住身边的桑结嘉措,像是抱住了一颗救命稻草。没想到的是,这一抓就是一生的羁绊。

桑结嘉措握着他冰凉的手,小心翼翼地捧着,像是捧着一头刚出生的小狼。这双坚定有力的手是当年五世达赖罗桑嘉措赋予他的,现在他要回馈给五世转世的净体。

这华美的仪式是仓央嘉措活佛生涯的序曲。自此以后,仓央嘉措把自己的生命交与西藏。

清圣祖三十六年(1697年)十月,桑结嘉措与仓央嘉措一行人离开浪卡子,启程前往拉萨。沿途信徒们顶礼膜拜,煨桑、诵经、钟鼓齐鸣,幡旗林立,数不尽的哈达、绸缎、金器、银器是僧众献给活佛的敬礼。

五天后,布达拉宫的司西平措殿内,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坐床典礼隆重举行,经过消灾、辟邪、沐浴等仪式之后,仓央嘉措登上五彩黄金宝座。为着这一世的荣光,司西平措殿一时权贵云集,康熙帝特派代表章嘉呼图克图前往祝贺。为了表示对坐床一事的重视,康熙帝御赐了大量珍宝,其贵重与稀有让见者莫不赞叹。康熙授予仓央嘉措封文,正式认定他为“第六世达赖喇嘛”。

像是梦一样的一段旅行,带着魔法的神奇把仓央嘉措推入到一个仙境里,只是,那时他不知道,这个用赞美和鲜花垒成的城堡竟这么不堪一击。繁华宽大的布达拉宫,溢满着甜甜藏香,不曾想最后却变成一道冷冷的宫墙。

见与不见

拉萨多名花，有女最俊秀，

我爱即伊人，正欲来相就。

师从洛桑益西

端坐在布达拉宫的神殿上,仓央嘉措觉得自己像一只孤独的大鸟。

布达拉宫的繁华,仓央嘉措听说过,只是当置身其中的时候,却一瞬间失神,繁华淹没其中,仓央嘉措辨不清真假。在浪卡子,丹增持法殿的碉房是仓央嘉措见过的最奢华的地方,却不曾想,布达拉宫的壮阔更让他咋舌。这座宫殿宏伟壮丽,富丽堂皇,是人们梦想中的地方。然而,对他来说,这是一座华丽的坟墓。

哈达在大殿上恣意飘飞,第巴带着雪域各地僧俗、高级官员在殿下肃穆行礼,五彩的哈达堆成一个锦色的世界,这景象亦真亦幻,像是浮在空中的梦一样近,又那么遥远。

五彩哈达是佛教中最隆重的礼物,人们在献给菩萨时才能用,它只能出现在某一特定时候。藏传佛教教义中解释五彩哈达是菩萨的服装。《西藏风情》记载,13世纪时,哈达自元朝传入西藏。萨迦法王八思巴会见元世祖忽必烈,回西藏时,八思巴带了第一条哈达回来。元世祖赠与的那条哈达两边是万里长城的图案,吉祥的字样绘着“神的光辉,萦绕的祥云”。八思巴认为哈达是神灵化身,有神灵在身边将会幸福无边、吉祥如意。后来藏传佛教给哈达附上宗教的要义,说它是仙女的飘带。在活佛面前呈献哈达,是人们对活佛的尊崇。

司西平措大殿中,人们都说他是佛。鎏金的佛像浮影飘在仓央嘉措心头,他不想成为一尊了无生气的佛像。掠过大殿中匍匐的人群,仓央嘉措眼角瞟向窗外的那一方三角天空,蓝色天宇被金色的光包裹着,温暖了一片天地,他好想紧紧抓住那一丝暖。

日光殿的阳光像瀑布流泻下金色的光芒。仓央嘉措立在阳光里,贪婪地吸收着自然的赐予。这里没有草地,没有山峰,没有苍鹰的嘶鸣,没有泥土的清新,只有阳光和外面的世界是一样的。

班禅额尔德尼站在身后,他看着这个刚刚坐床入定的活佛,心里溢

满怜惜。

布达拉宫华美的宫殿高大宽阔,却装不下仓央嘉措的孤独。

仓央嘉措的生活在桑结嘉措的安排下井然紧凑。和其他的转世灵童从四五岁就坐床正式接受正式的佛教教育不同,仓央嘉措生于民间,虽然也是在寺院中接受佛学教育,但没有宫中正式的培养,灵童的心还是远在红尘之外。十五年来,仓央嘉措并不知道自己是活佛转世,突如其来的盛大荣耀,落差跌宕起伏。桑结嘉措思酌着,如何才能给仓央嘉措最好的教育,让仓央嘉措在十八岁亲政时可以执掌西藏大局。三年,桑结嘉措必须用三年的时间,将这个在民间放任了十五年的孩子培养成合格的六世活佛。

拜师授业是每一个贵族青年的必修课程。桑结嘉措指派了格隆嘉木央扎巴等多位宗教上师,严格督促仓央嘉措学习佛法经典,《根本咒》、《供咒经》、《生满戒》等佛学典籍是仓央嘉措每天必学的功课。

众老师中,仓央嘉措最喜欢五世班禅洛桑益西。

去听洛桑益西授法的路上,仓央嘉措的心里忐忑不安。自浪卡子受戒之后,这是他第一次正式拜揭五世班禅。一路上他揣摩着这位上师的脾气和性情,在心底一遍一遍地重复着拜师的开场白。因为紧张,手心中渗出细密汗丝。

仓央嘉措对五世班禅的敬仰与尊崇,大多来自宫内喇嘛的零星述说。

据藏文记载,五世班禅五岁被确认为四世班禅的转世灵童并迎往扎什伦布寺,在扎什伦布寺举行五世班禅坐床典礼,五世达赖喇嘛为他赐法名“洛桑益西贝桑布”,简称洛桑益西。在经师的指导下,他勤奋学习显密经论。自此,他把一生献给了宗教和信仰。

五世班禅学经、成长时期,正是西藏局势处于动荡不安的年代。洛桑益西喜欢钻研佛教论典,学习般若、中观、戒律、释量等五部经论,

皆达精熟程度。之后,洛桑益西又拜索南扎巴为经师,学习四世班禅著的《吉祥密集导释》、"菩提道次灯论"、修心论,以及纳塘巴著的"胜道根本"、"菩提道次第略论"、"菩提道次第广论"等许多显密经论,成为精通显密诸学的佛学家。

当然,这些显密经论也是仓央嘉措必学的课程。洛桑益西给仓央嘉措的不仅是这些汗牛充栋的佛学典籍,他让仓央嘉措认识到佛学的渊源流畅以及佛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说仓央嘉措是驰骋在高原上的一匹千里马,那么洛桑益西就是仓央嘉措路途上的伯乐。也正是这个伯乐为仓央嘉措指明了一条通往佛学的通途。

佛学思想博大精深,许多研习者一生难解其中奥秘。为了让仓央嘉措更易于接受佛学精要,洛桑益西为仓央嘉措讲说"随许法修行次第"的教言。这是佛说八万四千法蕴的心要,是凡夫到成佛的唯一途径。

为了方便西藏行者能循序渐进地修行,北宋太宗时期,阿底峡尊者写就《菩提道灯论》一书,让人们更深刻了解大小显密通贯一体的道理,"圣数次第"或"道次第"之名由此而始。噶当派的历代祖师延续传承道次第法,宗喀巴还在传承过程中著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又从《广论》中摄录实修部分,著为《略论》,并写下《道次第摄义》等偈颂体之论文。以后的格鲁派上师都因"道次第"或者"修行次第"而得成就。

"修行次第",仓央嘉措反复咀嚼着这四个字。佛经上说"修行"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方法。"次第"是努力的过程必须一步一步地循序渐进。从凡夫到成佛这一条路,努力实践,结果就会出现。仓央嘉措的一生遵从这四个字谨慎前行。

仓央嘉措那时以为,只要怀着这份对佛的敬畏和虔诚,随着佛的指引,自己会找到实现自己理想和抱负的路途。成为像五世达赖那样受人崇敬的活佛,是洛桑益西对仓央嘉措的期许。

布达拉宫的司西平措大殿中,鎏金的唐卡上记载着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的一生,仓央嘉措的灵魂随着上师的讲述融入这些唐卡和壁画,画中的罗桑嘉措神态慈祥、精神矍铄。姿容美如宝莲璎珞,光彩灿若星

辰日月。

洛桑益西说,这个伟大的法王是仓央嘉措的前世。摩挲着前生的记忆,仓央嘉措时而思索、时而神游、时而紧张、时而放松。犹如刚出生的幼小虎崽,他细细捕捉飘逸于青稞、乔松、驼绒藜之间的香气。

辩经

如果说五世班禅的谦和是慰藉仓央嘉措孤独中的一缕暖阳,第巴桑结嘉措的严词厉行就是仓央嘉措生活中的一把利剑。

第巴对仓央嘉措的功课极其上心,求请了学问广博的经师来为他授课,且要求严格,并时常过问学习进度。有第巴督促,学者们自然不敢掉以轻心,每日总以教授经书为要务,使活泼好动的仓央嘉措不厌其烦。

《六世达赖喇嘛秘传》中,仓央嘉措这样描述刚刚入住布达拉宫时的生涯,他说:

> 这段时期,那位权势显赫的第司,经常严谕格隆嘉木央扎巴,要他将一个活佛所应听习的随许等一切法,务必竭尽心力好好传授,否则,必将如何如何……戒饬甚严。那时我正年幼,少不更事,讲法时常常坐不住,走来走去,不合听经的规矩。每当这种时候,我那皤发皓首的经师总是站起来,手执经卷,随我在身后规劝道:"您圣明!劳驾!请别这样,请坐下来好好听。如果足下您不听的话,弟司就该责骂我了。"每当他这样双手合十,规劝我的时候,我也就乖乖地坐了下来。师父重又坐到我的面前,继续讲解未完的功课。后来为了自己这种心慌不安的学经行为,我流下了凄然之泪。

桑结嘉措的一番苦心,仓央嘉措自然明白,这么繁杂的政治环境,想要坐稳禅床,仓央嘉措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成长为一株可以避风雨的大树。

为了这些可敬的上师不受责骂,仓央嘉措在枯燥的念经声中,努力学习佛法。加上他天资聪颖,领悟力远远大于同龄的少年,在各位上师的苦心教导下学业日益精进。

十八岁那年,仓央嘉措迎来他生命中一次重大的考验——辩经。

远在大洋彼岸的古希腊人相信:"辩论能产生更多学术成果。"

人们都说,古希腊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一道奇葩。古文明的火焰在爱琴海畔点燃,智慧火花源自雅典公民的辩论活动。大型的公民辩论大会每年都会有几十次,更不用说那些小规模的争论和辩论活动。

这是一场全民参与的辩论赛,法律规定所有公民不论水平高低,都有参加辩论活动的权利。因为争论的频繁,辩论一度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多方面、多角度的辩论引发着人们不断思考,思想在思考中成形并且成为一个系统的体系,这就是哲学。

积极辩论是知识和智慧汇集的源泉。藏传佛教的喇嘛们也这样认为。

布达拉宫的议事大殿深闳阔大,人们融入其中似乎格外渺小。格鲁派的各大寺僧从藏南藏北奔赴而来,为着一场盛大的辩经。

辩经,藏语称“村尼作巴”,意为“法相”,是藏传佛教喇嘛辩论佛教教义的一个学习过程。这是藏传佛教一个非常珍贵的传统。据说,辩经开始于佛陀时期。来自印度的莲花生,一入西藏就受到了藏地汉僧的反对。于是,他们摆开了一场关于佛法的论战擂台。这次论战,史称“拉萨论争”,它开创了藏传佛教辩经的先河。

辩经主要分为对辩和立宗辩两种形式。对辩在藏语中称为“作朗”,采用一问一答形式,参加辩经的是两个人。立宗辩在藏语中意为“当贾狭”,辩论的参加者没有人数限制,可以一问几答或者几问一答。问难者可以不断提出问题,与对辩相同的是,被提问者没有机会反问。这是西藏佛学的一大特色。

辩经场上,辩论者不仅可以引用佛经知识,还会大量地引用当地的谚语、短句,把个人的幽默发挥得淋漓尽致。自入住布达拉宫以来,仓央嘉措接受了大大小小的辩经。起初,仓央嘉措也是一个落败者,面对寺僧精妙且充满智慧的问题,仓央嘉措经常茫然不知所措。有时,他目瞪口呆地看着问难者令人眼花缭乱的手势以及口若悬河的表演,心里涌起满满的怅然和落寞。

辩经场上,仓央嘉措看到了自己学识的浅薄,一次次落败更坚定了他努力研习佛法的信心。仓央嘉措如饥似渴地徜徉在梵文、因明学、医学、佛学、西藏艺术和文化中,吸收着人世间的文化精髓。

洛桑益西曾说,辩经场不仅是一个决断佛学高度的擂台,也是一个

开启智慧的地方。在辩经场,仓央嘉措看到了智慧与智慧的碰撞。布达拉宫的这场辩会,是智慧和学识的最好证明。

辩经的起势是拍手,提问者把念珠套在左臂上,后退几步,跟着甩动念珠,向前跨步,右手高高举起,用力一拍左手,一个炸雷般的拍手声响在仓央嘉措的头顶。这是提问者向仓央嘉措致敬的一种方式,也是在提示他赶快作答。仓央嘉措端坐着,提问者的一字一句落在耳边,答案立刻浮在心中。这些来自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的问难者,面对仓央嘉措的镇定、机智、口才和学识惊讶不已,他们不相信,一个十八岁的青年竟然有这样的胸襟和魄力。仓央嘉措淡定从容的作答不断引起围观喇嘛的喝彩,他们鼓掌助威,为这个年轻优秀的佛爷。也只有仓央嘉措,可以在短短的三年,在脑海中集藏几百年的学识。

坐在喇嘛群中的洛桑益西,看着这个年轻的弟子。那个柔弱的稚鹰,抱回来时还在他的怀中瑟瑟发抖,现在他的翅膀已经坚硬,羽毛开始丰盛。多年来的辛苦培养让当年的一个顽童成为理想中的活佛。

理想是好,只是现实中的考验不仅仅只是辩经。接下来,仓央嘉措要面对更多的挑战。

神箭与神舞

一箭射中目的,
箭头钻入地里。
一见当年情人,
心就跟了她去。

喜欢清初诗词的人,总会拿仓央嘉措与纳兰性德作比较。作为同一时期的两个少数民族诗人,仓央嘉措和纳兰性德有许多相同之处。如果说爱情是文学的主题,在文字的长廊里,这两位诗人不失为爱情最好的诠释者。世人都说纳兰深情,他笔下的爱情,别有一种幽咽哀断、凄婉绝伦的美,却不知作为满洲八旗贵族的后代,除了文艺,纳兰最擅长的一个是骑术,一个是箭术。这两样重要的功夫,仓央嘉措绝不输于纳兰。

《周礼》中记载:“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作为儒家思想的传承者,六艺一直是古代学生的基本才能。主要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其中的射就是射箭技术。孔子曾在《论语》中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这是儒家培养君子风度的一种方法。文化的奇妙正在于此,即使天涯两隔的地方,礼和义永远是人们的传承。西南的雪域高原,没有儒家思想的熏陶,依然有礼法厉行。

桑结嘉措认为,一个未来的活佛,非凡的谈吐、广博的知识固然重要,高贵的态度和坚毅的意志也是不可缺少的。政治的丛林中,血腥的肉搏和意志的挑战同样重要。于是,仓央嘉措在布达拉宫的功课还多了一门骑射。

和枯燥的佛学功课比起来,骑射对仓央嘉措来说,不算苛刻。仓央嘉措喜欢骑着马在草原肆无忌惮地奔跑,只有这时候,他才觉得自己是一阵自由的风。箭搭在弓上,锐利的箭头穿过风,穿过云翳,穿过坚硬的木石,穿透红色的靶心。这个少年法王掩饰不住内心的欣喜,他激动振奋,一张稚嫩的脸掩不住满腔的霸气。

汉人射箭主要指五射: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称为白矢;一人先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追逐而去,矢矢相属、相衔称为参连;剡注,是指矢行之疾;襄尺和汉族的礼法相连,它是指臣子与君主同射时,臣子与君主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井仪指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仓央嘉措的箭术虽不及古时候的神射手,在雪域的贵族弟子中,勤学苦练让他成为箭术魁首。

每个人生活中都会有些小小的愿望,这些愿望或大或小,都只是命途中的一些点缀。一个漂亮的玩具,一口鲜美的食物,一句用心的称赞,都足以让那些纯真的孩童欢愉。仓央嘉措刻苦努力,只想让第巴看到他在一步步走向优秀。只是,活佛,不是那么容易就养成的。

透过仓央嘉措的寝宫噶当基朝南的落地窗,一眼可以望见这片雪域的全貌,每年六七月份,城中方方正正的土坯房顶上打阿嘎的队伍在屋顶齐声唱歌,这是一种清脆短促有着节拍的撞击声,也是劳作讯息的传递。宫墙树立了生命的界限,声音却没有戒律的束缚。乌拉的歌声使神圣的布达拉宫瞬间焕发出世俗的欢愉,这群欢乐的人仿佛不是来这里做工,而是参加某次愉快的飨宴,他们有时唱

> "'阿嘎'不是石头,
>
> '阿嘎'不是泥,
>
> '阿嘎'来自深山,
>
> 是莲花大地的精华。"

有时唱

> "江头的水与江尾的水,
>
> 距离遥远不得聚,
>
> 如今它们重相逢,
>
> 相逢在佛前的净水碗。"

木棒夯土的声音是节奏,一轮又一轮的合唱传得寂静宫殿里的尘埃都抖然起舞。从繁重的经文功课中抬起眼,仓央嘉措觉得,伟大和平凡原本融为一体,正因为平凡的质朴才造就了伟大。站起身,望着阳光下

仿若翩然歌舞的人们,他们相互观望、顶礼。那些乌拉根本看不到仓央嘉措,面向活佛的殿宇,民众只能低头膜拜。

清澈如河水的歌声撞击着活佛的耳膜,仓央嘉措的目光随着乌拉们的歌声在拉萨的湛蓝天空中游离。布达拉粉白色的宫墙像是吉祥的哈达,又像乳白色的奶液在红山上流泻。红山之下,是混杂着藏香的红尘;红山之巅,是神的府邸,它离红尘很远。仓央嘉措觉得,自己也离红尘很远。也只有到冬天,仓央嘉措才能嗅到红尘的气息。

冬天的拉萨是一片雪的世界。

仓央嘉措喜欢这片银装素裹的雪域。盈盈的雪张开白色羽翼,落在睫毛上,眉骨间,瞬间化成清冷的水珠,在仓央嘉措的心底,幻化成丝丝清凉。

大雪降落,新的一年又到了。在这座奢华的宫殿里,侍从们紧张地准备着佛爷的金刚舞面具。这是仓央嘉措每年都要参加的舞蹈表演。

金刚神舞,藏话叫“羌姆”,俗称“跳神”,这是藏传佛教僧人表演的一种宗教舞蹈。这种密宗艺术,即使在西藏也不轻易见到,作为藏传佛教仪轨的一部分,只有在某个特别的时间,由经过密宗灌顶的僧人才能表演。仓央嘉措极喜欢金刚舞表演,每年两次的金刚神舞,对仓央嘉措来说,都是一次乐事。

神的面具带在头顶,隐藏在面具下的脸看不清表情,仓央嘉措完全进入神的境界,口中念诵着本尊护法的经咒。大法号、腿骨号、金唢呐、羊皮鼓、大饿、小拨在喇嘛们的手中静立着,只等法坛中的神僧手摇铃柞,号音大作,神舞开始。周围一片静谧,人们把目光投射在法坛中央的仓央嘉措。

在沉缓的乐曲中,仓央嘉措动作缓慢优雅,随着音乐的节拍,他脚步轻缓,用身体姿态演绎佛教经典中的形象。下转指、狮子头、双飞燕、双摆手、双绕推手等手势在仓央嘉措的指间变换,轻盈,灵动,仿佛神灵落在凡尘里。这样的表演肃穆威严,在各大寺僧的眼中,这不是藏戏,不是舞蹈,这是神的仪式,是神与灵的魂魄交结。

三年,仅仅是三年,仓央嘉措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完美的青年。他神采俊逸,温润如玉,佛理的熏陶让他的眉宇间多了清冷的风骨。

按照藏传佛教章程规定,转世灵童年满十八岁就可以亲自主持政事。这么多年,是该把政权交还与仓央嘉措了。

仓央嘉措对十八岁的亲政带着热烈的期盼。这几年来,他强捺着好玩的性子,让自己沉定下来读书、念经、打坐、日日思省自查。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值得人们信赖的活佛,舞蹈、射箭、武术、诗歌和历算,仓央嘉措样样精通,只盼有一天能把自己修成一个能主持政事的睿智青年,在这个威严的大殿上成为一个真正的活佛。

仓央嘉措想象着未来的自己,威严庄重,在活佛的大殿上,用自己这些年的学识解决民间的疾苦。可是,年轻的他不懂得,政治漩涡是一片绚丽的沼泽地,仓央嘉措双脚轻轻踏上,却飞速陷入一片黑暗。

远嫁,别人的新娘

仓央嘉措很多年来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所有活佛中最特殊的一个。像所有的喇嘛一样,仓央嘉措以为自己的一生会是这样度过的,伴着青灯木鱼,在佛前不厌其烦地诵读典经,日子一天一天在恬淡中复习,这样简约的生活,平静中没有一丝的波纹。然而,一片静谧的心湖,被风吹皱了,一波一浪汹涌激荡。仓央嘉措伏在臂弯里静静地想,马上许多的忧愁集在眉峰。诗歌净化着他繁杂的灵魂,心中的那片荒芜之地,因为有了爱情的想念,仓央嘉措觉得自己的灵魂鲜活起来。

名门望族的女儿姿态翩翩,

只有我最合她的眼缘。

枝头的果子红润美丽,

也比不过她娇艳甜美的容颜。

海誓山盟的情人,

嫁给了别人为妻。

我愁肠百结相思成灾,

为她憔悴得几乎委地成尘。

写下这首情歌的时候,仓央嘉措不知道,达瓦卓玛已经读不到了。

少年人的心中,情人如影随形。站在布达拉宫的殿顶,仓央嘉措向西南方向眺望,似有若无的风微微吹拂在脸上,已经是春天了,错那宗的现在一定是一片碧绿的海洋。桃花开在青黑色的枝头,绯红的,粉红的,宛如达瓦卓玛微笑的容颜。

达瓦卓玛,仓央嘉措想起这个女孩子,心头漫起无边的愁思,暗淡的,将眼前的景色染成一片阴暗的浓郁。烟雾里的绿草,在阳光中飘摇,像是他失序的心情。

相思,是因为人间有离别,魂消肉骨是无数伤心人相思的模样。“衣

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一句就道尽了多情人的苦楚。一个念想是情人心中的一记闷响。纳兰曾写道:

“谢家庭院残更立,燕宿雕梁。月度银墙,不辨花丛那辨香?此情已自成追忆,零落鸳鸯。雨歇微凉,十一年前梦一场。”

这首《采桑子》写的亦是相思。穿过雕栏玉柱,穿过月度银墙,穿过花枝绿丛,纳兰的相思满满的全是回忆。风景依旧,人面却不知何处?纳兰的相思是画者手中的工笔画,细腻精妙于毫厘间,仓央嘉措的相思是泼墨的山水,大起大落间全是相思血泪。命运如此巧合地将两人拉扯到一起,一个是相国公子,一个是雪域之王,一个为情痴,一个是情圣。这两个神情的男子,一生为情所苦、所累,最后伤痕累累却不得而终。相思心散尽,生命永不止息。或许,最铭心的爱只会镶嵌在最刻骨的痛中。

端坐在卡垫上,仓央嘉措的思绪早已随着眼前的风飞向绿草茵茵的草原。书里的每一颗文字化作达瓦卓玛的眼睛,明明灭灭;佛经中每一声念都是她的姓名。这回忆有甜蜜,有凄苦,陪伴这深宫少年。

仓央嘉措很想写信,镶金点翠的檀木扁头笔在金东纸上划出漂亮的笔道,划来划去,却写不出完整的句子,他只怕一句一伤。

思恋成疾,仓央嘉措很想知道关于达瓦卓玛的消息,哪怕只是只言片语。可是,等待和焦躁灼烧着心,他赌气地发着牢骚:

姑娘一定不是胎生肉长,

恐怕是桃树枝上长成。

枝上桃花易落已是无情,

即使这样的花朵都比姑娘有情。

古人喜欢用桃花形容女子的美貌,这花不一定有牡丹的华贵,莲的清雅,兰的空灵,但它是最暖人心的。暖风吹散冬的萧瑟,桃花是春最强烈的讯号。

将人面比作桃花,要追溯到唐朝的崔护。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一个风流倜傥的才子,在进京赶考的路上,遇到一户人家。那时桃花开得正欢,零零散散的几枝桃花斜出门扉。这位才子抬眼间,却见一位清丽的女子倚门而立,粲然而笑。这一幕给才子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过去了,才子赶考过来,故地重游,桃花依然璀璨,而那位女子却不知何处。才子怅然,落寞地写下这首诗。

多年之后,“人面桃花”似乎成为一种象征。桃花的温润让人获得视觉的安谧和心灵的抚慰。一抹花影,一缕幽香,一段离情,绵延了一场相思。在春天的记忆中,仓央嘉措将影影绰绰的记忆放大成一片离愁。

仓央嘉措的这首情歌,思恋中携着怨恨,想念中含着抱怨。这个女孩子怎么这么无情?爱情谢得比枝头的桃花还快?她是不是已经忘记这段感情?

仓央嘉措不知道,布达拉宫的宫墙雄伟高大,将错那宗吹来的风严严实实地挡在宫墙外面。

红色婚服躺在肃穆的大厅里,寂静得不言不语。这婚服很美,红色的底上映着玲珑剔透的金色绣花,玛瑙、珍珠镶嵌在黄金薄片间,像是黄色海洋中飘着的岛屿。这是一块水獭皮做成的袍子,柔软的皮毛包裹着衣服的周边,宛如枯枝上点缀的团团花蕊。

这是从拉萨那座白宫送来的嫁衣。

达瓦卓玛的嫁衣,却不是仓央嘉措送来的。

那天或许不是一个吉祥的日子,错那宗宗本家迎来了布达拉的使者,使者向宗本恭敬地献上吉祥的哈达,然后,使者传达了桑结嘉措的谕旨:宗本家达瓦卓玛出身高贵,德行高尚,容姿曼妙,特指与蒙古和硕特部联姻,择日出嫁。

第巴钦定的婚事,于宗本来说,理应是一件喜事。作为一个优秀的政治者,宗本明白其中深谙的道理。女儿只是西藏与蒙古两大政治集团

斗争的一个筹码。第巴选择达瓦卓玛远嫁,最重要的是让仓央嘉措死心。可是,达瓦卓玛该怎么办呢?

她是哭呢,笑呢,悲呢,喜呢?

脸颊伏在臂弯里,身上很迅速地感到清冷。这清冷,由皮肤直浸入达瓦卓玛的心。达瓦卓玛好想给自己一个温暖的怀抱。幸福像是一首小诗,一口气读下来,诗的余韵还在口中,诗却已经溜走了。闭上眼睛,她不敢想那些和仓央嘉措一起的欢乐喜悲,远嫁蒙古,这几个字眼像锋利的刀片划着她的心,她痛得睁不开眼。这婚姻像是一场急促的暴雨,沉重的雨点砸在她的头上,让她恍惚。

出嫁,这本是女孩子一生最美好的期盼。于达瓦卓玛,却成为她以后的人生中最漫长的哀愁。

一个令她绻恋的梦醒了。她爱梦,她喜欢梦,它是浓雾里阑珊的花枝,是雪纱轻笼了苹果脸的少女,它如沧海飞溅的浪花,如归鸿云天里一闪的翅影。因为它既不可捉摸,又不容凝视,那轻渺渺游丝般的梦痕,比一切都使人醺醉而迷惘。可是,这梦太过美好,以至于醒时还在咯咯地笑,却已经跌落在红尘的深渊中。

《楞严经》中说:“汝负我命,我还汝债,以是因缘,经百千劫常在生死。汝爱我心,我爱汝色,以是因缘,经百千劫需在缠缚。”寂灭的世界里,无大地山河,无恋爱生死,她想把过去埋了,埋在那苍茫的海心,埋在那崇峻的山峰;在人间永不波荡,永不飘飞。

原来爱情如此脆弱。

清风朗月的夜晚,达瓦卓玛一遍一遍抚摸着金色嫁衣。她不知自己应该笑还是哭。坐在铜镜面前,达瓦卓玛默默摘下发间的钗饰,发辫一个一个拆开,零碎的发丝扑在脸上,让她的脸更加灵动。镜面光洁,清醒地显着她黑色的眸和嘴角浅浅的泪滴。酥油灯与清风纠缠着,明明灭灭地跃动。屋内的一切都是快活的,唯独她不是。那个可以让她快乐的人,早已关在高墙之内。

但是,这梦太过美好,以至于醒时还在咯咯的严严实实的“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这首诗明白如话,却又一语道破天机。它是唐代诗人崔郊的传世之作。唐宪宗时,崔郊在姑母家邂逅一婢女,这个女孩子生得姿容秀丽,端庄文雅,与崔郊互相爱恋。后来女婢被卖给显贵人家,崔郊念念不忘,思慕不已。有一年寒食节,婢女外出与崔郊邂逅,崔郊百感交集,写下了这首《赠婢》。念念不忘的那个人远在高墙之内,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见面。

对达瓦卓玛而言,最伤痛的不是再也见不到那个遥想了千遍万遍的人,而是,即使再见面,他们亦毫无关联。

不容反抗的不仅是第巴的法旨,还有命运。未知的本是不可捉摸的,他们只能沿着自己的生命线将生活继续延伸,渐行渐远,最后成为陌路人。

那些幸福的过往,都是假的吧?只是一场绚烂的梦吧?可是那些安详地躺在锦盒里的诗,不是他们爱情最好的证明吗?

杜鹃来自门地,

带来春的气息。

我和情人相会,

身心无限欢喜。

这是他欢愉时的情歌。

印章黑色的印记,

不会倾诉衷肠。

但我依然要在信上盖个,

当是把我的相思印在你的心上。

这是他刻骨的相思。

自己的意中人儿,

若能成终身的伴侣,

犹如从大海底中,

得到一件珍宝。

这是他对婚姻的向往。

达瓦卓玛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泪水。有一种别离不能用时间来计算,生与死还有见面的那一天,而他们的重逢却无法预知。情歌,是他们情感的一种升华状态。但最后,一首首情歌也成为他们生命最后的交集。

每一个女孩子对自己的婚姻都有美好的期盼。只是,官宦人家的子女在政治的夹缝中,婚姻往往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整个家族,甚至整个国家。

其实,如若没有和仓央嘉措的这段情感,达瓦卓玛或许能和其他普通的女孩子一样,守在父母的身边,与一个普通的男子相依终老。但感情岂是人能左右的?虽说爱情是人类精神自由的一剂良药,但是只是追求真爱,而弃其他于不顾,在道德理念上亦是不可取的。每一个人自出生就有了责任和包袱。没有责任的爱情是没有根的浮萍,没有包袱的生活是一个空壳。神圣的爱情可遇不可求,但是她和仓央嘉措的爱情,在仓央嘉措入住布达拉宫的那天起已经戛然而止。

哀莫大于心死。笼一盆火,那些白纸黑字迅速化成蓝色火焰,然后成为灰色粉末飞在头顶。化为灰烬的,不只是那些缱绻的诗歌,还有她苍白的心。

魂灵骑着灰色的马和日月齐驰,经过荒野,经过闹市,经过古庙,经过小溪,达瓦卓玛听着哭声、笑声、歌声、琴声,看着老的、少的、俊的、丑的,都感到了疲倦。悄悄地退出这灰色幕帏的人间,她仿佛回到了凄枯冷寂的另一个世界。

把相思印在心上

夜色笼罩下的布达拉宫,有种冷艳的美。仓央嘉措的寝宫噶当基空旷而冷寂。梦回的枕上,他常闻到一种飘浮的清香,不是冷艳的梅香,不是清馨的兰香,不是金炉里的檀香,更不是野外雨后的草香。仓央嘉措不知道这香味来自何处,去至何方?它们伴着皎月游云而来,随着冷风凄雨而来,凄迷辗转之中,这香味宛如一缕愁丝,带着几束恋感,是这般悲壮而缠绵。

孤独像是冷风,贯入偌大的宫殿,席卷活佛的禅床。这时候,仓央嘉措总会用宽大的被褥包裹身体,当一丝暖意从心口生出,他会觉得自己还活着。

曲吉从错那宗带来消息说,达瓦卓玛要出嫁了。

曲吉说,这是桑结嘉措的旨意。给蒙古王子做王妃是卓玛最好的归宿。

仓央嘉措一时错愕,停住了前行的脚步。布达拉宫的长廊空空荡荡,脚步踏过,有悠远的寂寞声在心底回响,像是撕裂一样的疼痛,他不得不停下来,舒缓疼痛的经络。

曲吉伸出袖子轻轻为佛爷擦脸,仓央嘉措这才觉察,原来,泪水留满了他的脸。

夜里下了很大的雪。

后半夜雪停了,皎洁的月光照亮了德丹吉殿。仓央嘉措披衣来到窗前,看到白雪覆盖下的拉萨城,在月光的映照下洁净得如同人间仙境。

多夜未眠让佛爷看起来十分疲惫。

> 昔日热恋的情人,
>
> 成了别人的新娘。
>
> 相思折磨我哀愁的心,

让我容颜枯瘦。

血泪和着黑色的墨在笔端和纸上流淌,字字句句全是伤痛。

刻骨的思念可以让人狂热,可是这股狂热却冲不破那堵高墙。“昔日热恋的情人,成了别人的新娘。”诗句的直白也写出了仓央嘉措的无能为力。桑结嘉措说,西藏的一切都属于活佛。可是,仓央嘉措觉得,这一切都不是自己的。权力、荣誉、膜拜仓央嘉措都不想要,他只想和达瓦卓玛过单纯的日子,在某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幸福终老。

是命运的捉弄,抑或是轮回的驱使?一个至高无上的活佛,拥有整个西藏,却不能拥有一个女孩子的普通爱情。

这一段尘缘隔着千山万水,把有情人分在天涯的两端。仓央嘉措是西域高原至高的活佛,达瓦卓玛成为蒙古草原美丽的王妃。

如果说,相爱不是一种世俗的相守;如果说,真爱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心与心的交流;如果说,灵魂的拥抱本不会被外力干扰,自然也会跨越生死。可是,在心间,不在眼前,怎舍得让对方也咀嚼无尽的相思苦。

其实,很多时候,仓央嘉措真的很想超越一切为爱活一次,可是他也真的害怕爱情被时间和外力阻隔,因为,没有谁真的知道另一世界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在那里是否就能无所顾忌地相爱,那些无法实现的情缘是否就能被成全。不是说在佛前苦苦求的五百年才换来一次擦肩吗?仓央嘉措真的很害怕错过了今生,就再无法把握来世。

芨芨草上的白霜,

还有深秋的风,

就是它们两个,

拆散了蜂儿和花朵。

仓央嘉措心中堆积了大片的愁绪,最后惆怅成了凄凉。那些美好的过去飘忽而去,好像只是做了一场梦,醒来梦里的事情却不曾发生一样。而那个鲜活的爱情留在生命中的印迹除了回忆,剩下的只有那些句句呕血的情歌。

仓央嘉措面对爱情时总是纯真的,就连面对被拆散也是如此,也没有过激的言辞的指责,也没有对所谓不公的指正,他只是含着埋怨独自品尝悲伤,不过是在某个时候秋风再起,花瓣飘落时借他物来表一下心绪,也是适可而止。

外面总是寒风再起,风霜历历,毫无商量的余地。对被拆散的境况,仓央嘉措不想指责,他的心也不过是渴望成全,哪怕仅仅是催逼的脚步再慢些,让他有时间记住相爱的人的味道,记住爱的味道。

佛说:一切自知,一切心知,月有盈缺,潮有涨落浮浮沉沉方为太平。

佛说:执著如渊,是渐入死亡的沿线。

佛说:执著如尘,是徒劳的无功而返。

佛说:执著如泪,是滴入心中的破碎,破碎而飞散。

佛说:不要再求五百年,入我空门,早已超脱涅槃。

执著是苦,仓央嘉措觉得自己掉进了苦涩的记忆中。

纪念,也是爱情存在的一种形式。即使这爱情再也回不来了……

授课的老师们都说,佛爷在上课的时候用功了。不同于过去几个月的神游物外,现在的活佛把自己投入到经卷中,废寝忘食。仓央嘉措的刻苦和努力看在洛桑益西的眼中是苍凉和孤绝。这个倔强的孩子,辛苦地忘记红尘悲苦。

去年种下的青苗,

今年已经接穗。

少年忽然衰老,

身子比弯弓还弯。

阳光透过布达拉宫房顶的透明窗,在廊柱与垂挂的唐卡间形成不动的光影,仓央嘉措的法座沐浴在条纹一样的光影中。三年如一日的打坐,让生性活泼的仓央嘉措变成一个隐忍沉默的年轻人。每天眼睛看着

的是大殿的廊柱,耳中听到的是喇嘛的诵经,手中触摸的是发黄的经卷和檀木的念珠,鼻中闻到的是缭绕的神香。

上课之余,仓央嘉措最喜欢静坐在自己的寝宫噶当基。作为第一位入住红宫的活佛,他选择了最宽敞采光最好的一间宫殿作为他的寝宫。透过南窗的落地窗,每天可以望到第一缕阳光在拉萨河上面泛起的光亮,在清晨或黄昏,当仓央嘉措站在南窗前凝望拉萨河时,光正好打在他的下颌。如果光有知觉,应该能感觉到这张脸所隐藏的情绪。

黄金大殿里,仓央嘉措觉得自己在民间的十五年好似一场前世的红尘梦。那片蓝得让人想落泪的天空,那片翠得让人眼睛生疼的草地,那声声悦耳的驼铃,嘹亮青翠的歌声,恍如昨日安好。还有达瓦卓玛,那个有着乌云一样的发髻,桃花一样绚丽面容的女孩子,是他触不到的一个梦。

是梦,就有醒的一天。清净的佛法可以剔除一切苦悲。仓央嘉措打坐、调息、高声诵经,拨动念珠。他要把自己摒弃在记忆之外。

迷失菩提

我念喇嘛容，百思不能记，

我不念情人，分明入梦寐。

神坛的叛逆者

藏香青灰色的纹理在布达拉大殿中恣意地伸着懒腰,缠绕在人的鼻尖,浓郁的香味熏得人脑袋昏沉沉,仓央嘉措狠狠地挥手,想将烦恼和着藏香一并挥去。他坐立不安。

江巴扎巴在耳边讲经,声音郑重严谨。仓央嘉措却听得漫不经心。他眯着眼睛,嘴里开始哼起歌曲。

这是活佛第一次在佛堂上公然挑衅,他的恣意妄为让江巴扎巴上师焦急无奈。上师紧张地双手合十,虔诚地请求六世好好听讲。

仓央嘉措拿佛经盖住眼睛,他想起五世班禅洛桑益西在给他的第一堂课上,讲述了五世达赖喇嘛荣耀的一生,洛桑益西说,五世达赖喇嘛在十六岁的时候,已经参与政教事务。

然而,现在没有人告诉仓央嘉措,十八岁的他到了亲政的年龄为什么还没有参与政务的权利。学习、打坐、念佛、修行,这么多年来成为生活的全部,仓央嘉措努力做一个刻苦认真的人。可是,换来的却是一场空欢喜。

布达拉宫,这座少年时代梦萦了无数次的城堡,最后却化成一个金色的囚笼。刚刚住进布达拉宫,仓央嘉措被震撼过,也想过潜心修行,不愧于命运的安排,但等华贵的新鲜外衣被时间剥落的时候,仓央嘉措才发现,原来这是命运的一次作弄。在这个王座身后并不是一条潜心向佛便能修成正果的金光大道,而是一个无法企及、无法掌握的漩涡。几年了,权杖不曾触摸,政治大事也从不曾参与。仓央嘉措明白,自己在这场政治角逐中只是一张牌,这座金碧辉煌的宫殿亦只是海市蜃楼。是的,海市蜃楼,仓央嘉措连这个幻象何时消失都无法掌控,它来时只管欣赏,去时只管承受。

潜心修行佛法,到底有什么价值呢?

仓央嘉措不曾为任何人解释心中的疑惑和忧虑,也不曾为信徒带来

善因和祝福。他能做到的只是在这个金光四壁的宫殿里,面对着东西南北四堵宫墙在心灵深处筑起一座城堡,用来安放他遮不住的无奈和忧伤。

晕黄的蜡油灯明明灭灭,桑结嘉措匍匐在卡垫上沉思,布达拉宫悠长的诵经声一如既往浑厚、低沉。这么多年,桑结嘉措一直坚毅地站在布达拉宫顶端,握着原本属于活佛的权杖,这一握,就是十八年。

世人都觉得,桑结嘉措贪恋权位,紧握在手中的权势,不肯放手。仓央嘉措对第巴也有这样的误解。从小活佛的眼神中,桑结嘉措可以看出他对禅床的渴求。

桑结嘉措不是不愿意归政于仓央嘉措。站在威严的王座面前,他常常觉得一股冷气从脊梁直窜入心间,午夜从睡梦中惊醒,他大汗淋漓。

桑结嘉措明白,六世活佛的教育、蒙古政权的巩固都是心底的隐忧,这些五世达赖临终前的嘱托一个一个垒成强大的城堡,立在心中坚不可摧。背囊伏在第巴的身上,他觉得很累。

还在五世达赖喇嘛年轻的时候,格鲁派危机四伏。当时,蒙古喀尔喀部的却图汗、噶举派政权的藏巴汗、康区的白利土司结成同盟,立誓要消灭格鲁派。五世达赖请来蒙古和硕特部的固始汗帮他取得了王座。可是,固始汗却是个请得来送不走的主,硬生生地插在西藏政治统治中,像一枚钉子,更像一柄钢刀,明火执仗地掠取五世达赖来之不易的权力。五世达赖喇嘛用半生的时间与之周旋,试图从这头蒙古虎的爪下博取自己更多的利益。

这是一场筵席,终会有散场的一天。政治的战场上只有利益厮杀,彼此受益是合作的前提。如果格鲁派与蒙古和硕特部失和,年轻的仓央嘉措很难应付这样的局势。

眼前的形势纷乱,在草原上潜猎多年的老豺们虎视眈眈地寻找西藏的缺口,危机感像一张张开的大口,随时可以将人吞没。桑结嘉措的铁腕以及对权势出神入化的驾驭,使他成为掠食者们忌惮的人物。而第巴的威名,也如秋天原野的种子般随着刚猛的风吹向雪域各个角落。人们

知道额巴钦波,也知道桑结嘉措。

这世上最可靠的是人,最不可靠的也是人。桑结嘉措时常会在市场出现,在酒肆流连,不图热闹,不为散心,只为了解民生疾苦,他时刻被危机感压榨着,没有那个闲心。桑结嘉措只想要一个真相——关于西藏政权的走势。这是第巴的心病。

匆匆的时光忙着奔走,顾不上走在后面的人,望着纤尘不染的铜镜,镜中的桑结嘉措头顶光秃,法令伸延,双眼如神佛宝髻上的明珠蒙尘,两腮如佛像前遮蔽的布幔垂挂。这张脸,有岁月磨砺出的庄严,也有成熟过分的衰残。生命有限终不可避免,每个人的肉体要化为腐肉,成为尘埃,天人如此,活佛如此。

桑结嘉措明白,时间,真的不多了。可是政权不稳成为他最大的隐忧。

这个任务,付出了两代人的心血。作为五世达赖信赖的爱徒,即使举步维艰,桑结嘉措也要大踏步走下这段未完成的路。他不能让五世活佛的心血付诸东流。

桑结嘉措亦不忍心让一个单纯的孩子卷入其中。他也不相信一个孩子能独立挑起宗教和政务两大重担。让西藏的政治长治久安,这是五世达赖的遗愿,也是桑结嘉措要送与仓央嘉措的亲政厚礼。

野鹤恋上芦苇

佛说,在生灭变化的流转中,以须弥山为中心,将众生所居之处分为欲界、色界、无色界。欲界是具有情欲、色欲、食欲等有情所居住的世界。欲望强烈的人,得到的苦难与欲望是同等的,无尽的渴求也承受这无边的苦难,佛说,欲界中的人承受着三界中最深重的苦难。色界是具有清净色质等有情所居住的世界。佛教把物质现象叫做"色",无色就是没有质碍。此界在欲界之上,没有欲染,也没有女形,众生皆由化生,一切殊妙精好。无色界是没有物质生活的有情所居住的世界。"无色界"生活的人超脱了物质的束缚,只有心识,住在深妙的禅定之中。这是一个真正逍遥的境界。

《法华经譬喻品》说:"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三界的迷苦犹如大海的无边无际。陷入迷界的人,亦难逃生死轮回之苦,圣者洁身自好,不愿将自己放逐到这一世界。这个迷界,深藏着仓央嘉措的苦乐与喜悲。

噶当基金色的大殿里,仓央嘉措摆弄着藏桌上的一堆衣物。

这是一个普通的贵族日常穿的袍子、靴子,翡翠耳坠、玛瑙戒指堆在一起,看得他眼花缭乱。最让仓央嘉措惊异的莫过于那一顶黑油油的假发,长的发辫卷在鬓边,像是一团墨色的云团。衣物是仓央嘉措央求曲吉在拉萨的市集上买来的。曲吉不知道年轻的佛爷备这些贵族公子的服饰有何用意,神的心思,他不敢妄自揣测。

这位侍从想不到的是,这些华贵的衣物是仓央嘉措为自己准备的。

人们都说,他是佛。

大昭寺金色的唐卡上的佛陀,有的脚踏祥云,有的端坐莲花台。仓央嘉措的双脚没有踏在柔软的云朵之上,活佛脚下无云,却也触不到红尘灰色的泥土。他没有莲花台,却有一张五彩斑斓的王座。这个至高无上的活佛,头顶神的光环,脚下踏着精美的藏毯。贪恋的却是尘世那一

团泥香。

人间烟火,仓央嘉措常常听,却不常触摸。自在地走在八廓街上,仓央嘉措觉得新奇又有趣。多年前错那宗的一次放逐,使生命多了陈杂五味。在脑海的记忆深处,那份热闹是一阵喧哗的风,吵闹一阵,又呼啸而去。从第一天入住巴达拉宫开始,三年来,这是仓央嘉措第一次走进拉萨的怀里。

八廓街热闹非凡,人来人往的街道犹如一条条河流,顺着一个方向缓缓流淌。街两侧被生意人繁杂的货品装饰得花花绿绿,空气中弥散着尘土、桑烟、食物与人和牲畜的体味。街道两旁,日喀则地毯、拉孜的藏刀、贡嘎氆氇、香料、药材、珠宝……琳琅满目呈现在人们面前。还有西域特有的甜美多汁“水尼玛”、深紫色的“葛龙”被年轻姑娘抓在手里品尝,染得嘴唇变成浓郁的紫色。这里是西域最繁华的城。

久拘深宫的灵魂突然得到释放,仓央嘉措自在得似脱笼鸟雀,冲出混沌的清风,在碧青的天空、静谧布达拉宫俯瞰的城区中游曳。

街头有艺人戴着奇特的帽子说唱,是仓央嘉措最喜欢的《格萨尔王》:

用青稞煮酒满心欢喜,
要先搭起煮酒的汉灶。
铜锅旋成吉祥的样子,
锅被白色的毛巾擦干净。
倒上清水开始煮青稞,
灶中的火烧得红又急。
把煮好的青稞摊在毡上,
拌上最好的酒曲。
酿一年的称作年酒,
这种酒叫做甘露甜。
酿一月的称作月酒,
这种酒叫做甘露寒。

酿一天的称作日酒,
这种酒叫做甘露旋。

这是格萨尔王中最著名的酒赞歌。

如果春天的三个月不播种,
到了秋天,就很难收六谷;
如果冬季的三个月不喂牛,
到了春天很难挤到牛奶;
如果不好好饲养骏马,
到了打仗的时候就很难驰骋。

即使很饿也不要吃烂糠,
这是野马的本性;
虽然很渴也不要喝沟水,
这是野牛的本性;
即使很苦也不要洒眼泪,
这是英雄男儿的本性。

这是格萨尔王中最具有民间文学的一段诗。

说唱者闭着眼睛说唱得津津有味,听者也听得格外入神。仓央嘉措沉浸在这个英雄雄壮的志向中,忽而喜,忽而悲,忽而乐,忽而伤感。同样都是西藏的王,身处布达拉宫的仓央嘉措地位看似高贵却深陷矛盾的泥沼不可自拔,本想成为一个英雄,有所作为,却得不到;而想做一个普通人,追求青春、追求爱情却也屡次因为这没有实际意义的身份而不得。这个身份越高贵,他失去的就越多。

日光下的八廓街,有着沸水的蒸腾。仓央嘉措觉得自己的唇齿间有火苗在跳跃,他好想在一家店中,叫上一碗青稞酒解渴。

在一家热闹的黄房子酒馆门口,扑面而来的青稞酒醇香让仓央嘉措停住了脚步。柔情的歌声飘荡在酒馆上空,犹如一面在迎风的旗,呼啦

啦响却极其悦耳。酒馆的老板娘是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她看起来经历过许多风霜,岁月在她的脸上刻下了沧桑的痕迹,却也添了风韵。仓央嘉措想,她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漂亮女子。

佛爷走进黄房子酒馆,好像走入了一块天人世界,这里有凡人的喜乐,生命的惬意。仓央嘉措要了一碗青稞酒,在一个角落里,细细品尝。

酒,一向是诗人的自我拯救。刘伶爱酒,嵇康爱酒,李青莲爱酒,丢掉了理想的人爱酒,失意的诗人爱酒,人生的悲欢离合酝酿在酒中,酒坊顺理成章成为人们歇脚的驿站。“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李白的酒香缠绕在大唐诗歌中,一醉便是千年。酒神颂歌中也有:

“你的酒杯高高举起,你欢乐欲狂,万岁啊!你,狄俄尼索斯,你来到,爱留西斯万紫千红的山谷。”

古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是神坛清爽的使者,传说他常常头戴葡萄藤,手持葡萄藤缠绕的酒神杖,带领快乐的迈那得斯疯狂的女人和萨蒂洛斯醉汉在希腊到处游荡,男人女人围着他快乐地高歌,骑驴的西勒洛斯跟在队伍的后面醉得颠三倒四。狄奥尼索斯欢乐地在大地上到处游走,接受人们的敬仰,他教人们种植葡萄,并用成熟的葡萄酿酒。酒神所到之处,召唤所有的姑娘和妇女到森林和山里去参加敬奉酒神的快乐的祭典。这是一种神圣的宗教仪式,充满了神话的神秘色彩,酒神崇拜也从这里开始流向人间。

在布达拉宫的神殿里,仓央嘉措喝过上等的青稞酒,那是各地的信徒带着自己最虔诚的敬意奔波而来,献上自己最深刻的祝福。这个小酒馆的酒不比布达拉宫的酒清冽,却让仓央嘉措有熏熏然的快感。这是在布达拉宫少有的放纵和快乐。清凉酸甜的酒水顺着喉咙流入身体的每一处经络,天地一片清灵。旁侧的桌子上,一个大汉摇晃着站起来,端起一碗青稞酒一饮而尽,放开喉咙,情歌似口中的丝线拉扯着人们的神经。

我和你真挚相爱,

感情纯洁得宛如白纸,

纸上写满了金色的字,

谁也不能把它撕烂。

我和你真挚相爱,
感情就像坚韧的绳子,
绳子是马尾编成的,
谁也不能把它扯断。

我和你真挚相爱,
感情像是饱满的种子,
种子长出了粗壮的芽,
谁也不能把它送回仓。

这样直白的情歌从一副粗砾的喉咙中发出,别有一种苍凉。店里的人们被这种气氛感染,大家打着拍子,有人会附和着哼唱几句。如此深情感动着仓央嘉措那颗年轻的心。他开始明白,懂得让自己快乐的人,才能真的快乐。经得起谎言、受得住敷衍、忍得住欺骗、忘得了承诺的人才能放得下生命中的一切悲,一切愁。

看着这欢乐的人群,听着这幸福的歌声,还有什么愁、什么忧是放不下、想不开的?即使是他日的烦忧,放在青稞酒中一浸,也变得单纯、透彻。心底升起的,不过是几分茫然若失岁月的味道。

在这里,可以自由地爱,自由地恨,和权位无关。

仓央嘉措在酒香中沉溺。禁不住翕动嘴唇,他吟唱出心头流淌出的诗句:

在那东边的山顶上,
升起皎洁的月亮。
一个美丽姑娘的脸庞,
浮现在我的心上。

又是一首思念的情歌。

后人猜测,这首情歌是仓央嘉措写给初恋的爱人。他得到过情人的爱情,却很快失去,仓央嘉措一直念念不忘。那个有着月亮一样皎洁的女孩子,在活佛的心中种下了爱情的种子,生长出缠绵的相思。

仓央嘉措的歌声缠绵伤感,宛如水滴敲打着人们柔软的心,奇妙的音符落在心田,如梵音在生命中灌入一股清凉。在一片空静高远的世界中,咀嚼着某些久远的回忆。酒馆的喧哗在歌声中隐退在角落里,心纳入音乐笼罩下的日子。

仓央嘉措觉得自己醉了,醉在醇香的青稞酒中,醉在柔软的情歌里。这歌儿唱了一遍又一遍,没有人打断他,唱到后来大家一齐用手跟打着拍子,一起哼唱。或许,在每个人的心底,都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情感,这些感伤深藏在心底的某一个角落,他们只是不知道,某一个时刻,情感像瀑布一样宣泄而来,他们有多难过。

龙王潭的爱情沙龙

布达拉宫山后有一片水潭,水潭四处植满珍奇花木,翠色满园。这潭水碧绿可爱,如翡翠嵌于绿树红花间,微风过处,清波徐起,粼粼一片。

这个水潭本是不属于红山,五世在世时修建布达拉宫红宫以及经房僧舍,从山脚大量取土建房,遗留了这个大水潭。仓央嘉措极喜欢这个去处,时而在此处念经诵书,温习功课。某一日六世活佛突然兴起,有了在水潭上修建园林的念想。此想法得到了桑结嘉措的认可,第巴亲自督促工匠对水潭修葺改造。

这是仓央嘉措三年来第一次发号施令,工匠们不敢怠慢,使出了浑身解数将园林修建得美轮美奂。潭水间本有一座小岛,按照活佛旨意,工匠们在岛上建了一座三层八角琉璃亭,这三层楼阁完全按照佛教仪轨中坛城的楼式建造。顶层为六角形圆木结构建筑,顶四檐端伸入长木上各套有一个铜龙,龙头、象鼻、双角、张口伸舌脖下悬吊铜铃一只,风一吹叮咚作响,铃声顺着水面飘入耳中,别有意趣。传说仓央嘉措从墨竹工卡迎请墨竹赛钦和八龙供奉于北潭水中,所以这个水潭被人们称为“龙王潭”,藏名鲁康。这是仓央嘉措聚会、宴请宾客的地方。

野色湖光两不分,碧云万顷变黄云。分明一幅江村画,着个闲亭挂夕曛。

流水澹泊,碧云映天,夕阳微醺,这是纳兰性德的渌水亭的风情。以水为友、以水为伴,疗养,休闲,作诗填词,研读经史,著书立说,并邀客燕集,雅会诗书,这是纳兰的一个文学沙龙会。

一个相国公子,金莼玉粒噎满喉咽不下,只能在这块桃花源中排遣眉间心头浓浓的闲愁。在他之后的二十年,一个圣域最大的法王,也会在红山边缘的龙王潭邀请拉萨城中的青年男女,唱歌跳舞,饮酒狂欢。这里,是一个神坛叛逆者的皈依。

与此同时,西藏的政局也在风云变幻。噶尔丹的侄子策旺阿拉布坦掌握准格尔部的大权。策旺阿拉布坦是噶尔丹的兄长僧格的长子,1670年,噶尔丹在僧格死后废除了侄子的继承权,自己登上了汗位做

了准格尔部的珲台吉。事实上,他不仅抢了侄子的汗位,还抢了侄子的女人。他的可敦是卫拉特第一美女阿海,本就是策旺阿拉布坦未过门的妻子。后来,策旺阿拉布坦在南征中被清廷策反,在清廷与噶尔丹的多年战争中与清廷保持着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在噶尔丹死后对西藏教廷造成了巨大的隐患。

在官场待久了,嗅觉就会变得灵敏。桑结嘉措像草原上敏捷的豹子紧盯着猎物的一举一动。整个拉萨也在这场政治角逐中变得紧张而严肃。而唯一对这件事情索然无味的是仓央嘉措。

信徒都相信仓央嘉措是一个优秀的活佛。他博学、勇敢、善良、多情……任何一个贵族青年都无法与之媲美。然而,即使处在一个万万人之上的位置,没有实权的仓央嘉措总有一些落落寡欢。

碧色的龙王潭,受一个叫做“宕桑旺波”的邀请,许多青年男女聚集在龙王潭,唱歌、饮酒、跳舞,达旦畅饮。

有人说,说话是理智的表现,唱歌是感情的表现,至于舞蹈,它是胜于一切的酒神式狂喜的表现。碧色蜿蜒的龙王潭,仓央嘉措用诗、舞蹈、音乐编制成一个人间乐园。融进鼎沸地宴飨,置身于繁花春景之中,仓央嘉措觉得自己的生活增添了生活的气息。或许,风流是他的风骨。

天色已晚,暮色浓厚,龙王潭的热闹却刚刚开始。青年男男女女聚集在宕桑旺波的周围,口中唱着宕桑旺波写的情歌。

热闹太明显,仓央嘉措又觉得累。他回转身,躲在大殿柱角的阴影里。夜色在酥油灯的装点里愈加温柔,借着乳白色的月影,可以看到庭边的走廊里散落的花瓣。残留的香味伴着藏香绕在鼻尖,浓得化不开。

脚步定定地追随着香味源头,仓央嘉措想看清这花的色泽,却蓦然止住脚步,一阵银子样的歌声从这花香、藏香里沁出来,溢满了仓央嘉措的心。

仓央嘉措嘉措循着这声音望去,一个穿着绯红色藏服的女孩子在一群盛装打扮的女孩子中央正热烈地唱着情歌。这个女孩子二十岁左右,

生就一副活泼欢快的模样。她的面孔没有什么独特之处,甚至在那些花团锦簇的女孩子映衬下,显得更加平凡而单薄。只是她的笑带着温度,落在心间让人觉得暖暖的。

扎念琴打起来,仓央嘉措闻得一声悠扬,细听,是那个红衣女子在歌唱:

> 压根儿没见最好,
>
> 也省得情思萦绕。
>
> 原来不熟也好,
>
> 就不会这般颠倒。

她的声音清脆婉转,夹杂着各种绵绵的情意使人痴痴缠缠。微醺的眼神望去,绯红衣女孩子脸上带着灿烂的笑容,这歌声、笑意缱绻像一个温柔的梦笼罩着仓央嘉措,轻轻拂过心灵的某一个隐秘角落,一阵悸动。

邂逅,一个琼结的传说

藏历的六七月是藏族的一个传统的节日——雪顿节。在藏语中,“雪”有酸奶之意,“顿”是“吃”、“宴”的意思。按照藏族传统,雪顿节是吃酸奶的节日,有人又称为“酸奶节”。据记载,雪顿节期间会有隆重的藏戏演出和规模盛大的晒佛仪式,所以,也有人称为“藏戏节”、“晒佛节”。这是藏传佛教一个热闹的盛会。

相传在佛陀时期有这样一种说法,夏天天气变暖,草木茂盛,正是万物复苏、百虫惊蛰时期,僧人外出,难免踩伤生命,这就有违佛教中杀生害命的戒律。格鲁派在戒律中规定在藏历四月至六月期间,喇嘛们只能在寺院关门静修,这种修炼在藏地被称为“雅勒”,意为“坐夏”。夏日安居一直到六月底方可开禁,解禁时节,僧人纷纷出寺下山,人们为僧人的善良感动,在僧人下山之际,为了犒劳僧人,备酿酸奶,为他们举行郊游野宴,还有一些盛大的藏戏演出。这是雪顿节的由来。

信众们认为,雪顿节是他们与达赖喇嘛交流的一个重大时机。最重要的是,在雪顿节之际,信众们才有机会一睹法王的风采。藏历六月底,成千上万的信众涌进寺院,给活佛和僧人们献上自己酿造的酸奶,请求喇嘛们摸顶祝福给予寿命常青、农田丰收以及死后不下地狱的加持。附近的藏戏队伍、野牦牛舞演出队伍也会赶来寺院为寺僧们演出。六月三十这一天,活佛要出来观看藏戏,一年一度的铁棒喇嘛也会在这一天办理交接手续。

这是个吉祥的节日,仓央嘉措是新归来的活佛,理应有机会参加。可是,当时蒙古的噶尔丹事件还没有稳定,仓央嘉措年纪尚小又来自民间,桑结嘉措不放心仓央嘉措的一言一行。如今,仓央嘉措已长成一个玉树临风的青年,佛学修养也日益精进,应该利用雪顿节之际,让信众一睹西域最大的教主的神采,巩固信徒对活佛的虔诚。

仓央嘉措是活佛,这个神一样的人物理应接受人们的膜拜。然而,仓央嘉措只想剥落下佛的外衣,做一个普通的人。桑结嘉措的苦心安

排,仓央嘉措不拒绝,但也不欢喜。第巴面前,他早已失去了反驳的权利。

藏历六月三十号,是雪顿节的开始,这一日也是哲蚌寺的浴佛节。

节日的帷幕缓缓拉开,展佛仪式在哲蚌寺北面陡峭的山崖上缓缓展开。伴着第一缕曙光,一张几十丈锦缎绣绘佛像大唐卡铺开在山崖上,释迦牟尼在众人的瞩目中徐徐展露出祥和的容颜,虔诚的信徒双手合十,在佛像前瞻仰礼拜。

号角在山谷中低沉地响起,喇嘛响亮的诵经声犹如平地上隆隆的雷声,排山倒海,气势磅礴。唐卡上的佛像面容慈悲,目光安详,看着匍匐在脚下的众生。

仓央嘉措看着这个佛像,心中却全是落寞。作为众人膜拜的活佛,却不能带给人信任和依赖。作为西域最大的活佛,却不如一个木塑的雕像。

这场晒佛仪式,信众一如既往地表达了他们对活佛的虔诚和信仰。桑结嘉措很满意这个结果。只是,第巴看到陪在各大高僧身边的仓央嘉措,这个俊逸的青年眉头紧蹙,神情凝重,看起来非常不开心。

桑结嘉措沉思着,活佛长大了,可到底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孩子。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把政权还给这个孩子,如果交还政权,第巴害怕这么多年来的心血会毁于一旦。

一阵急促的鼓声把桑结嘉措从沉思中震醒,桑结嘉措眼光投向鼓声的源头,是藏戏开始了。

藏戏,藏语又叫"阿吉拉姆",意思是"仙女姐妹"。藏戏最早由七姐妹演出,它的由来是关于西藏高僧东杰布的一段传奇故事。

古时候的雅鲁藏布江上没有桥梁,数不清的牛皮船被掀翻进入急湍的激流中,许多试图过江的百姓被咆哮的江水吞噬。于是,年轻的僧人唐东杰布许下宏愿,发誓为人们架一座桥梁。可是,一无所有的唐东杰

布招来的是富人们的嘲笑。在山南琼结,唐东杰布认识了能歌善舞的七位姑娘,她们组成西藏的第一个藏戏班子,用歌舞说唱的形式,表演宗教故事、历史传说,劝人行善积德、出钱出力、共同修桥。所到之处,人们为姑娘们俊俏的容貌、婀娜的舞姿、优美清新的唱腔赞叹不已,舞台上的七个女孩子犹如阿吉拉姆在凡间舞蹈。以后人们就将藏戏演出称为“阿吉拉姆”。

随着雄浑的歌声响彻雪山旷野,有人献出钱财,有人布施铁块,有人送来粮食,更有大批的农民、工匠跟着他们,从一个架桥工地,走到另一个架桥工地。唐东杰布用筹来的钱在雅鲁藏布江上留下了五十八座铁索桥,同时,藏戏的种子随之洒遍了雪域高原,唐东杰布成为藏戏的鼻祖。

后来,藏戏剧目多是一些佛经中的神话故事,这是藏族的一种宗教艺术。据记载,参加雪顿节演出活动的藏戏团体有扎西雪巴、迥巴、降嘎尔、香巴、觉木隆、塔仲、伦珠岗、郎则娃、宾顿巴、若捏嘎、希荣仲孜、贡布卓巴共十二个藏戏团体。这么繁多的藏戏剧种呈现眼前,一片繁杂。

厚重的面具,华丽的藏服,舞者踏着悠悠的脚步出场。他们表演的舞蹈是《格萨尔王》中霍领大战,霍尔国白帐王派乌鸦去为他遍寻天下美女,乌鸦为霍尔国白帐王带回了美女的讯息。西藏的民歌中有关于这一段的描述:

有位美丽的姑娘,
美丽尊贵得世间很难见到。
一百匹马才能请动她前行,
一群羊才能换她后退。
她宛如冬日的太阳温暖,
她宛如夏夜的月亮清凉。
她好比娇艳的花朵芬芳,
蜂蝶围着她起舞轻唱。
她胜过天下一切花朵,

也只有她才能陪伴大王。

格萨尔王现在远在北方,

她正孤寂悲伤。

……

仓央嘉措很喜欢这些词藻华美的诗句,诗中的美丽姑娘让他想起了达瓦卓玛。

突然,一瞬间的熟悉传遍仓央嘉措的全身。舞台上的那个王妃,舞姿、手势、说唱让仓央嘉措仿佛看到达瓦卓玛就在眼前。

不会是达瓦卓玛的,三年前,达瓦卓玛已经被第巴远嫁蒙古。或许,是因为太思念才会有这样的幻觉吧。第巴说,这是来自山南琼结的一个藏戏班子。仓央嘉措很想知道,面具下面的那张脸是什么样子。

仓央嘉措焦急地等待着这场舞蹈的谢幕,这场等待让他觉得时光很漫长,因为紧张,紧紧抓住王座的手汗津津的。演员一个一个伏跪在宝座下面,终于,他们抬起头,虔诚地仰望着这个年轻的法王。

仓央嘉措看到的是一张明媚的脸庞。她的眼睛在阳光下着了火,燃在仓央嘉措的眼睛里,灼得眼睛生痛,他的眼睛一下子涌满了泪。

原来是她。在龙王潭唱歌的那个女孩子是这场藏戏的主角。

她不是达瓦卓玛。

有人说,心灵受过伤的人,心就会变冷、变硬,他们对周围的感动,没有知觉,没有热情。直到今天仓央嘉措才明白,无论自己变得如何强大,达瓦卓玛仍然是他的弱点。

路上遇见的意中人,

身上飘溢着醉人的芳香。

担心拾到的珍宝,

会再丢失远方。

这个来自琼结的女孩子,名唤玛吉阿米。“玛吉阿米”意为圣洁母

亲、纯洁少女或美丽的遗梦。她是仓央嘉措的一个华丽的梦。

从司西平措的窗前向外眺望,雪域的繁华尽收眼底,炊烟与桑烟混杂着盘亘于方正的土坯房顶,闭着眼睛的仓央嘉措能想象出城中的热闹与繁华。那里,须臾的快乐让他为之流连。今夜,当月亮升起之后,仓央嘉措会踏着米色的月光,会见城中的情人。

藏历元月十五日是藏族人民一场绚丽缤纷的酥油花灯会。白天,仓央嘉措跟随第巴桑结嘉措在大昭寺参加了盛大的酥油花展,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的各大喇嘛寺都展出了他们的供奉,用五色酥油塑造的各种任务、花卉、动物个个形象逼真,活灵活现,这些是寺院僧侣的作品。寺院周围的藏民亦会到寺院中观看僧侣们的杰作。这是格鲁派传承的一种宗教仪式。可是,仓央嘉措一直魂不在焉,心中默默期盼着这场盛会快快结束,夜幕降临,他等着与玛吉阿米在拉萨小酒馆的一场邂逅。

黑幕笼罩下的拉萨轻柔得朦胧,繁华的八廓街举行酥油花灯会,青绿色的花架搭在街道两边,花架上面摆满了五颜六色的各种神仙、人物鸟兽和花木。点燃的花灯宛若群星临城,仓央嘉措看着身边的这个女孩子,她脸庞红润,眼睛明亮,宛如黑夜中的明珠,像是开在阳光下的梨花,玛吉阿米明亮、洁净。

街道的转弯处,许多青年男女载歌载舞,进行对歌比赛。仓央嘉措拉着玛吉阿米挤进人群,这么热闹的聚会,他们不能错过。

一抹红色的身影散过人群,是玛吉阿米在跳舞。德莱顿说,舞蹈是用脚书写的诗句。其中的诗意只有懂得的人才能深切地体味其中的韵味。说起舞蹈,《霓裳羽衣歌》是白居易给杨妃舞姿的最好的注脚:“虹裳霞帔步摇冠,钿璎累累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罗绮,顾听乐悬行复止。磬箫筝笛递相搀,击擫弹吹声迤逦。散序六奏未动衣,阳台宿云慵不飞。”这样的舞蹈场面,白居易是否亲眼目睹过未曾可知,迤逦的诗句只是这场舞蹈的丹青图,其中的神韵只有当事者才得以清明。

这是一个暖心的女孩子,只是一眼,温柔在眉眼间氤氲开来,在心中

化作暖暖的雾气。仓央嘉措相信,今生的这场邂逅是难得的机缘。

最美的情郎

薄暮出寻艳，清晨飞雪花，

情僧原是我，小住布达拉。

世间安得双全法

住进布达拉宫,

我是西域最大的法王。

流浪在拉萨街头,

我是人间最美的情郎。

黑夜白天按着固有的程序交替进行,黑白未必是色彩上的差别,在仓央嘉措眼中黑夜和白天是两重天的转换,他掉进了两个不同的世界。这是一个怎样的天地?

信仰是融入每一个藏人血液的精髓。佛陀面前,仓央嘉措本该守着自己的心,只爱佛。是命运的捉弄?抑或是灵魂的一场放逐?神坛之上,仓央嘉措是大逆不道的叛逆者;爱情的国度,他是最执著的追求者。

金碧辉煌的布达拉宫是仓央嘉措白天的居所,身穿五彩锦服,七宝莲座上是他华丽的舞台。黑夜之后的自己才是最真实的吧?那个在拉萨街头吟诗唱歌的浪子,是一个真实的生命。或许每个人都有一个双生的自己,就像植物界中的双生树木——双生花。据说双生花每年会在两个不同的时节开出两朵神奇的花朵,一朵是在深秋十月的夜晚月光最明亮的时候盛开,也叫十月花;而另一朵则在初夏太阳最柔和的时候绽放,又称六月花。两朵不同月令的花朵是一株生命的不同的灵魂。仓央嘉措相信,每个生命个体都有双重的灵魂。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点的相貌出现。只是,有很多人用绚丽的表象淹没了真实的自己。

爱情是仓央嘉措的翅膀,佛法是仓央嘉措前行的脚步,就像是两匹并驾齐驱奔跑着的马,它们都是仓央嘉措生活的重心。站在苍凉的年华里的那个年轻人,是仓央嘉措,也是宕桑旺波。

西藏的星星如此明亮,世上还有何地能有圣洁的雪域高原上这样耀眼的星?它们的光芒洁净澄澈,即使是格萨尔王宝冠上最绚美的金刚石,也不能散射出这般让人迷恋的光辉。它们灿烂,璀璨,纯净,又温柔。只是脆弱的美,使天空更寂寥。

青稞酒的清冽点燃仓央嘉措失落的热情,奔放的歌舞让仓央嘉措找回自己。拉萨的夜晚躲藏在一张黑纱下诡异地看着人间的一切。结束了一天的劳作,年轻的男男女女在街头对歌跳舞,最引人注目的是美丽的玛吉阿米和俊逸的宕桑旺波。

长长的头发打挽成结,仓央嘉措穿着漂亮的绸缎衣服在酒肆流连歌唱,拉萨人都钦慕他华贵的装束,艳羡他俊美的容颜。仓央嘉措洒脱豪爽,小伙子都爱与他饮酒;他温柔多情,姑娘们都期盼得到他的爱恋。而仓央嘉措所有的爱,只给了玛吉阿米。

请看我消瘦的面容,
是相思致我生病,
已经瘦骨嶙峋,
请一百个医生也无用。

能与情人邂逅,
全靠酒家娘撮合,
若因此欠下孽债,
可得劳你养活。

常去的那家黄房子酒馆,热情的女主人给仓央嘉措和玛吉阿米安排了住处。这里,是他们每天相会的地方。落日带着云霞隐没在厚厚的云层,月亮爬上来,仓央嘉措准时出现在酒肆中。这场相会甜蜜温馨,有时仓央嘉措会看玛吉阿米在酒肆中跳舞,兴致来了,仓央嘉措会放声高唱着自己的情歌。有时,仓央嘉措会和玛吉阿米述说苦恼,玛吉阿米默默地听着,紧握着仓央嘉措的手,这时候,玛吉阿米好想自己可以变得强大一些,强大到可以抚平这个心爱的男子眉间的感伤。

然而,这段爱恋并不全是美好的,它夹杂着更多的局促和不安。

玛吉阿米全心全意地爱慕着这个俊逸的男子,仓央嘉措宛如一轮皎洁的月,不耀眼,却有着温柔的光芒。可玛吉阿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他们的相会只能在无人的深夜里?黎明之前,整个拉萨还在沉睡,宕桑旺波

像月亮一样隐退在阳光后面。他的身份无人知晓。

街头的流言,她听得见,却不愿意相信。

人们口舌相传着,宕桑旺波是西域最大的法王——六世活佛仓央嘉措。

高高的黄金法座上那个年轻的活佛,在雪顿节的藏戏舞台上,玛吉阿米远远看到过。那个年轻的活佛冷傲孤绝,眉间紧锁着忧伤,这是宕桑旺波身上没有的冷傲。她不相信那个高坐在王座的神会走下神座,走到她的身边来。

印度诗人泰戈尔说,爱是充实了的生命,正如盛满了酒的酒杯。生命中有了爱情的盛放,才能嗅到芬芳。宛如品味一首诗,爱情里的每一个字眼都那样独特,每一个场景都让人流连,每次怦然心动的瞬间都是唯一的。然而,诗的美好怎么写也写不尽爱情的滋味,它描绘不全爱情的相貌。

雪城的天空开始泛白,微光穿透云的羽翼,在东方绽出一点红。红山之巅的布达拉宫在温暖中慢慢苏醒,雕花长廊里回响着护卫僧人轻微的脚步声,噶当基软绵绵的藏毯上,仓央嘉措沉沉地睡着。床头的藏桌上,是他的新诗:

> 姑娘露着皓齿儿微笑,
>
> 把少年魂灵勾去了。
>
> 你是不是真心爱慕?
>
> 一定要发个誓儿才好。

爱情的修辞学里,只能用象征来描绘这段情感的样貌。这些单薄的字句,当然说不尽爱情。仓央嘉措是有心珍惜玛吉阿米的,这个女孩子,或许没有惊人的容貌,或许没有傲人的才华,然而她身上的那股柔和和温厚温暖了仓央嘉措那颗寂寥的心。仓央嘉措记得她喜爱的颜色,记得她爱吃的菜。她生病了,仓央嘉措亲自挑拣上好的药材遣人送到她面前,煎药、熬药,他都要亲自下手,喂药也要亲自来做。她喜欢诗歌,仓央嘉措念给她听;她想听人唱歌,仓央嘉措唱与她听。他愿意给予玛吉阿

米所有的一切,这是仓央嘉措对爱情的承诺。

也会有漂亮的女孩子不服气,为什么这个才华横溢的贵族公子爱上的不是我?玛吉阿米有什么好?玛吉阿米不是最好的,却是最懂仓央嘉措的。仓央嘉措是一个最浪漫的梦想家,同时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桀骜不驯和强烈的不安全感杂糅成奇异的深沉。

高兴的时候,仓央嘉措常常将自己写的诗念与玛吉阿米听。在夜深人静的夜里,下过雨的屋檐,有雨滴细细碎碎地砸落在青石板上,像被风吹过的风铃。仓央嘉措翻开诗集,念一首诗给她听,那动作很轻很轻。

玛吉阿米说,仓央嘉措的诗歌是一个偌大的花园。“在那东山顶上,升起皎洁的月亮。美丽姑娘的脸庞,浮现在我的心上。”

是乳白色的栀子花,清新明丽。“自己的意中人,若能成终身的伴侣,犹如从大海底中,得到一件珍宝。”

是开在阳光下金黄的向日葵,明媚艳丽。“我和市上的女子,用三个字做的同心结,没有用锥子去解开,它自己在地上解开了。”

是绯红色的格桑花,坚挺亮丽。“嵌着的黑色印章,是不会说话的,将承诺盖在上面,嵌在情人的心上。”

是风中的竹子,坚定深沉……

仓央嘉措静静地听她说着,她话语轻轻,像猫的灵巧。

亲爱的姑娘啊,

你如果离开我修法去,

少年我也一定,

跟你去到山里。

玛吉阿米说,这是一种愁。仓央嘉措住进了喇嘛的宫殿,玛吉阿米却是他佛心的去处。“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仓央嘉措的不俗正是他不受名利所累,在众多的名利纷扰中,追逐着心灵的宁静之道。多情、才情练就了活佛的佛心。在诗里,他才能完全放逐自己。

哗然哲蚌寺

有些话语,原本只是茶余饭后的笑谈,传的人多了,就便成了海里汹涌的浪。“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白居易的《放言无言》止不住流言的散播,无论是皇室的御土还是民间的巷陌,流言恣意纷飞,在传颂着的口中络绎不绝。

布达拉宫的高墙挡不住民间的风,高僧和侍从都免不了流言的诱惑,有人质疑,有人不解,有人惶恐,关于年轻活佛的流言,桑结嘉措不是不知道。

此时桑结嘉措没心思为活佛的浪荡事纠缠,他的心被另一件事情捉住了。

1701年,藏历金蛇年,蒙古和硕特部珲台吉达赖汗去世了,这位蒙古汗王是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迫不得已埋下的一颗雷,一尊请得来送不走的佛。罗桑嘉措怎能容许他人在自己睡榻之畔安睡?只是苦于没有兵权,不能与兵强马壮的固始汗进行直接抗衡,便引而不发,表现出令蒙古人满意的合作态度,不动声色地一步一步谋划权力的回收。

这也是罗桑嘉措留给桑结嘉措最重的一个担子。多年来,桑结嘉措像一只豹子,敏捷地注视着蒙古政权的一举一动,静待时机,期望能一举取胜。格鲁派这两代领导人都是杰出的政治家,最大化地强调了教派权利,逐步压缩和硕特部贵族的权力。桑结嘉措内有五世达赖打下的良好政治基础,军事力量日渐强大,外有师兄蒙古准噶尔部珲台吉噶尔丹撑腰,他不仅满足于拢权,还开始对蒙古贵族进行驱逐。这造成了双方矛盾迅速恶化。

贡却达赖汗的去世,形成了一个蒙藏实力对抗的拐点。现在权势的天平确实是向桑结一方倾斜。或许对于西藏政权的回归,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多少年来,因为达赖汗的不作为,桑结嘉措在格鲁派的政务能顺利推行。如果继任者如贡却达赖汗般庸碌,桑结嘉措自认能在短时期内将蒙古人驱逐出藏地;但是,万一继位的是才华与抱负兼具的政治家,

那么桑结也无法预测这出二虎争食的政治大戏究竟何时才能落幕。

漫长二十年的政治拉锯战,第巴厌倦了。他也急着看到一个最终的答案。

新汗王很快登上蒙古王座,继位的是贡却达赖汗长子旺札勒。从桑结嘉措的角度来看,这是最适合的一个人选。继承人旺札勒善良而软弱,也许这是盛世君王的一种美德,但在这激流暗涌阴险诡诈的政治环境中,美德唯一的意义就是加速和硕特部的溃败。相反,旺札勒的弟弟拉藏汗却是遗憾傲慢狡猾的人,拉藏汗桀骜不驯,心狠手辣,是桑结嘉措最忌讳的一个继承者。

蒙古王室的政治变动舒缓了桑结嘉措一直绷紧的神经。他想,或许应该让仓央嘉措接手政治事务了。

佛说,苦海无边,诲人的经卷是泅渡苦海的一叶扁舟。坐在干净的卡垫上,仓央嘉措摩挲着泛黄的经卷,把一字一句读透嚼碎,在佛的宽大无边里,品尝着拯救心灵灵药的甘泽。

修行佛法要放下,

心中偏偏放不下。

若能忘却情人的脸,

即刻成佛也不难。

高僧大德为我引路,

引向大彻大悟的佛法正途。

可我那颗迷乱的心,

偏偏将我引到情人身边。

人们都说,为了爱情和生命的自由,仓央嘉措抛却了多年来精神的信仰。流言蜚语,他愿意见,却不愿听。凡尘的喧闹是入喉的青稞酒,燃烧着仓央嘉措单薄的生命。

授课的经师们惊异地发现,活佛虽比之前懒散了许多,学经却越发用心。近来,仓央嘉措常在哲蚌寺、甘丹寺等寺院走动,听讲佛法,参加辩经,所言所思,常有过人之处。仓央嘉措的转变让格鲁派的高僧欣慰

不已。可是,唯独面对桑结嘉措时,仓央嘉措身上的刺宛如沙漠中的沙棘,一根根刺张扬在日光里。

站在仓央嘉措身边,桑结嘉措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抗拒力。这么多年来,桑结嘉措一直在等待着仓央嘉措能够在成年之后迅速成长为一个稳重的青年。他坚信这个睿智、机敏、博学的小活佛能明白自己的一番苦心,自从在浪卡子见到仓央嘉措的那一刻起,仓央嘉措就成为他最疼爱的孩子,一个父亲能给予儿子的,桑结嘉措都给了仓央嘉措。可是仓央嘉措却要拒绝这一切。

桑结嘉措不明白,为什么仓央嘉措这么抗拒他给的安排。为了让仓央嘉措的王座坐得更稳,桑结嘉措愿意付出一切代价。活佛放浪形骸,第巴理应做出警告。

然而,桑结嘉措不知道,正是那些他认为最稳妥的方式,把仓央嘉措推到了一个最绝望的境地。

这一天,仓央嘉措的贴身侍从刚祖像往常一样去黄房子看望玛吉阿米。那天清晨,噶当基大殿的晨曦一如既往的美好,刚祖披上一身霞光,谦恭地打马离开。

跟随刚祖一起离开的还有四个侍从。仓央嘉措站在布达拉宫最宽阔的那扇窗前目送着刚祖离开。自仓央嘉措入宫第一天起,刚祖就陪伴在活佛身边,对仓央嘉措来说,刚祖不仅仅是侍从,还是朋友。

从刚祖离开,仓央嘉措一直等着刚祖归来。等到后来,年轻的活佛有点焦躁不安,他踱步走出宫殿。

殿前的雪地里突然冲出来一匹马直奔仓央嘉措寝宫。

是一匹马,还有一个人。

刚祖被捆绑在马背上。

刚祖被人割掉了头颅。

仓央嘉措有些恍惚,早上离开的时候,他还记得刚祖还扬着马鞭向他示意。马大而温润的眼睛里滚落下大滴的泪珠。仓央嘉措在殿前轰然倒下。在倒下的一刹那,仓央嘉措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一定要报仇。一定要给桑结嘉措最有力的回击。

这场回击,在拉萨著名的哲蚌寺。

二十岁的仓央嘉措到了受戒冠礼的年纪。第巴致信五世班禅洛桑益西,请求班禅为仓央嘉措授予比丘戒。

比丘戒,亲近涅槃之意,又称近圆戒、近具戒、大戒。是比丘、比丘尼所应受持的戒律。与沙弥、沙弥尼所受十戒相比,比丘戒戒品具足,故称具足戒。依戒法规定,受持具足戒即正式取得比丘、比丘尼之资格。比丘戒规定,受戒者必须是受过沙弥戒的出家人,受戒者剃除须发,身披袈裟,大多是年满二十岁的年轻僧人。依戒律规定,受过比丘戒,僧人应遵守更加严格的戒律制度。于一切境界中精勤修持,择善离恶。

藏历水马年六月(1702年),五世班禅额尔德尼洛桑益西致信仓央嘉措,邀请他去日喀则,洛桑益西要亲自在扎什伦布寺为六世活佛主持受比丘戒的仪式。六世达赖喇嘛的黄龙轿子在众仆从的簇拥下浩浩荡荡地抬进了日喀则扎什伦布寺的山门。扎什伦布寺的金顶在日光里闪着金光,梵呗之声响彻天宇,仓央嘉措身着袈裟头戴五佛冠缓步走下轿子,沿着地毯走向等待在强巴佛殿前的五世班禅洛桑益西。

佛历中记载,这一天是佛祖释迦牟尼在印度为他的五位亲传弟子传授“四谛”法轮的吉祥日子,二十岁的仓央嘉措迎来了一个佛门弟子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这不仅是活佛个人修行的一件大事,这也是整个黄教,乃至整个雪域的一次盛典。

五世班禅微笑着看着仓央嘉措,这个高高、略显清瘦的活佛是自己最得意的弟子。强巴佛殿前,第巴桑结嘉措、三大寺的堪布满心欢喜。他们都希望,受戒之后,严格的戒律下,或许六世活佛会放下红尘凡事。

仓央嘉措望着这些满怀期待的寺僧,一丝苦涩的笑容浮上嘴角。不知下了多大的勇气,仓央嘉措同意五世班禅的邀请,在这个重要的时刻,

他要在全西藏面前做一个重要的决定。

按照五世班禅的安排,六世活佛要在大经堂为众僧讲经,寺僧严整地坐在卡垫上准备聆听活佛的妙语梵音,不想,他们听到的是仓央嘉措的断然拒绝。

班禅无奈。略过讲经仪式,洛桑益西要亲自为仓央嘉措受戒。这一请求又遭到了仓央嘉措的拒绝。更让人意料不到的是,仓央嘉措还请求五世班禅收回之前受过的沙弥戒,他郑重地告诉世人:他要还俗。

这消息震惊了强巴佛殿神殿,惊起了梁上的一群飞鸟。仓央嘉措端坐在大殿中央,不顾众僧的苦苦哀求,只是低眉敛目,沉默不语。

五世班禅洛桑益西在其自传中有这样的记载:仓央嘉措"皆不首肯,决然站起身来出去,从日光殿外向我三叩首,说:'违背上师之命,实在惭愧。'把两句话交替说着而去。当时弄得我束手无策。以后又多次呈书,恳切陈词,仍无效验。反而说:'若是不能交回以前所受出家戒及沙弥戒,我将面向扎什伦布寺而自杀。二者当中,请择其一,清楚示知。'休说比丘戒,就连原先受的出家戒也无法阻挡地抛弃了。最后,以我为首的众人皆请求其不要换穿俗人服装,以近事男戒而受比丘戒,终无效应。只得将经过情形详细呈报第悉。仓央嘉措在扎什伦布寺居17日后返回拉萨。"

高尔基说:智慧是做事用的,对于灵魂来说,靠的是信仰。仓央嘉措抛却的不是一个信仰,抛却的是另一半的灵魂。"朱弦断,明镜缺,朝露晞,芳时歇,白头吟,伤离别,努力加餐勿念妾,锦水汤汤,与君长诀!"这是一个汉朝的女子对爱情的决绝。爱情的毁灭让柔弱的女子心生苍凉,她毅然写下《白首吟》,斥责那个薄情的男子。这样的决绝,内心一定是跋山涉水,经受住烈火和寒冰的淬炼,才能这般苍凉。仓央嘉措经历过这样的煎熬,才能做出在别人眼里离经叛道的决定,才能狠心将深入骨髓的佛教信仰打碎,揉成难以释怀的隐忧。

裴多菲有诗曰:"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自由的信仰是融入生命中的精髓,它是自我放逐的一首序曲。这

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以仓央嘉措的无声回应画上句点。

白拉姆歌之谜

康熙四十年(1701年),蒙古和硕特部拉藏汗杀掉了软弱无能的哥哥旺札勒夺取了大权。和哥哥相比,拉藏汗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他清冷孤傲,做事果断,并且心肠歹毒。拉藏汗一心想取代格鲁派在西藏的统治地位,一上台就与桑结嘉措开始了明刀明枪的较量。拉藏汗提议拥戴新的达赖喇嘛,遭到了桑结嘉措的严厉拒绝,蒙藏两位宗主的关系就此僵化。格鲁派上层和蒙古贵族曾多次试图调停,两人的关系最终没有得到和解。

布达拉宫的神殿上,拉藏汗即位之后朝拜活佛,仓央嘉措第一次见到拉藏汗。这个身材壮硕的蒙古男子,眉宇之间掩饰不住乖戾之气。野心清楚地刻在脸上,霸气让他在布达拉宫金光四射。拉藏汗的身旁,桑结嘉措的脸上看不清喜悲,第巴一向善于掩饰自己的情绪,尤其在这样重要的场合。可是,仓央嘉措觉得司西平措的大殿上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

桑结嘉措和拉藏汗之间盘根交错的怨恨,剔除政治的争端,最早的战争要从一个女子说起。

有人说,桑结嘉措在成为第巴之前,和一个贵族之家的女子有婚嫁之约,桑结嘉措与其约定,待成为第巴之时,正是娶她之日。

桑结嘉措二十三岁,上一任第巴索朗饶登辞职,罗桑嘉措直接指认桑结嘉措成为下一任第巴。桑结嘉措那时觉得自己还年轻,还需要一些时日的历练。他委婉地拒绝了五世达赖的要求。

可是,那个女孩子以为桑结嘉措不愿意与她结婚,才会拒绝了五世活佛的指定。女子一时羞愤,嫁与一直爱慕她的拉藏王子。自此,桑结嘉措与拉藏汗之间结下了一段仇怨。

新仇旧怨夹杂在一起,桑结嘉措和拉藏汗成为两团糅合不到一起的泥。这场会见的表象犹如水平的镜面,镇定安详。没有人知道,一转身,

他们的背后是怎样的云谲波诡。

布达拉宫的人都说,“白拉姆歌”是一个音乐层层包裹的谜。

在西域高原这座神秘而壮丽的城,“莫朗青波”传召大会把拉萨的神秘推上了顶峰。藏历正月初四到正月二十五是格鲁派一年一度的传召大会。这次大会是格鲁派的创始人宗喀巴在拉萨发起的一次祈祷大会延续而来,这也是一场大祈祷和大布施活动。数万名喇嘛云集大昭寺,高原古城一夜之间成了赭红色的袈裟世界。这个时节,大昭寺的伙房像开水一样沸腾。熬茶的大铜锅,架在巨型炉灶上,咒语召来火神,炉灶燃起来,发出巨大的热能和呼响,菜粥翻腾,如大海里汹涌的波涛。在这片男人的世界里,最引人注目的是那二十一个背水女奴。

根据习俗,参加传召法会的喇嘛们在传召大会期间只饮用“丁果曲米”神井里的水。这口神井是7世纪吐蕃英主、大昭寺倡建者松赞干布的饮水井。为了保障喇嘛们饮水,城郊朗若、扎吉、折布林等贵族庄园派来背水女奴,专门给参加传召法会的喇嘛们背水。“丁果曲米”神井离大昭寺约莫一公里,女奴们背着很粗很高的桶,来回都要经过弯弯曲曲的八廓街。从天明到天黑,她们往返于水井和伙房之间。

大昭寺内回荡着经文的梵音,寺外背水女奴的歌声悠扬。按照法例,“莫朗青波”是禁止唱歌的,要想唱歌跳舞需要花很多银子向铁棒喇嘛购买“歌舞许可证”,唯有这群女奴例外,她们背着高大笨重的水桶在曲蜿的八廓街一边行路一边歌唱。她们声称自己所唱的歌是拉萨的保护女神白拉姆女神所授,这些歌曲被称为“白拉姆歌”。

“白拉姆歌”是拉萨流行的一种调子,歌词也不复杂,大多是四句六言或者八句六言,只是这些歌每年的内容各不相同,大多是揭示某些大人物的隐私或者是某些政治交易的内幕。每到这时,拉萨僧俗都会非常关心背水女奴唱出的歌,许多人专门等在八廓街头侧耳细听。听歌人的心情和目的各种各样,有的出于好奇,有的想进行研究,有的是某些大人物打听歌词是否和自己有关。据说达赖喇嘛也很注重这些歌,专门责成“拉萨涅仓”——拉萨管理处的官员收集打听,并不断向他们汇报。

这些神秘的“白拉姆歌”利用藏语谐音、隐语的形式,三言两语巧妙地点出政治官场的真相。“白拉姆歌”让心有诡奸的政客僧侣痛恨不已,却无可奈何,唱歌的女奴都是不识字的妇女,见到贵族高阶只会胆战心惊地避于路旁,这些秘闻她们更是无从得知。许多人试图追索白拉姆歌的来源,最后却是不了了之。有人说,白拉姆女神化身为女奴行走于背水的队伍中间,唱出了那些让贵胄忧心、百姓眼亮的歌曲。

传召大会的程序不紧不慢地进行,背水女奴背着沉重的木桶走过八廓街,人们支起耳朵聆听着新的“白拉姆歌”。

> 诸神把世界托付给了他,
>
> 他却只想要做回他自己。

“拉萨涅仓”的官员把整理好的歌词呈现给仓央嘉措时,他看到这一句,滚烫的眼泪溢出眼眶。

他想要的,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

结尽同心缔尽缘

《妙色王求法偈》中讲:一切恩爱会、无常难得久、生世多畏惧、生命危于晨露,由爱故生忧、由爱故生怖、若离于爱者,无忧亦无怖。一切恐惧,一切狰狞,一切纠缠,一切纷争,在仓央嘉措的眼中化作风烟。他早已对生命没有了忧惧。

从日喀则回到拉萨,出现在噶当基大殿上的是风流倜傥的美男子宕桑旺波。仓央嘉措不再剃发,穿着俗人的装束在华美的宫殿饮酒取乐。龙王潭里,活佛射箭、饮酒、唱歌,恣意嬉戏。晚上就到小酒馆中与玛吉阿米相会,放弃了修行多年的戒行。

热恋的时候,

情话不要说完。

口渴的时候,

池水不要喝干。

一旦事情有变,

那时后悔已晚。

真正的情感容不下半点的矫饰,它纯真的存在就是对自身的确认,无需张扬的言辞和无稽的行为来诠释。就像需要提醒才能轻松的心情,是无法诠释轻松的人生一样,需要经过包装才会显得漂亮的梦境,是梦醒后的自我欺骗,那是内心无法坦荡的人才会做的事。这一次仓央嘉措懂得,这个时间唯一可以永恒的东西,不是时间,不是生命,不是伤口,不是回忆,可以永恒的,是一个人无私的爱。

这么多年来,没有人问过他的梦在哪里,他的生命被别人给拼接,参照的是宗教的清规。仓央嘉措曾执著地相信,信仰是人们心灵得以安放的地方,最后却成了刑具。仓央嘉措的信仰不再鎏金的宫殿里,不在耀眼的珠玉中,它在路边的小草和小溪里,在巍峨的山和蓝天的云朵里。以孩童的纯真,他为自己的王国判定是非标准。仓央嘉措的梦,只有那个酒泸中的女孩子懂得。

司西平措的大殿上,仓央嘉措不再重提还俗,只是一遍遍重复着浪子和活佛昼夜交替的生活。

为你写下的情信,
雨水淋过就洇黑一片。
我对你的思念,
即使涂抹也不能损伤一点。

爱的箴言,仓央嘉措愿意认真去膜拜,去信仰。现在,到了有能力支配自己命运的年纪,仓央嘉措决意把爱刻在骨髓里,融入生命的精魂。政治的血雨腥风,他只能远观,生命的欢愉,他要用手牢牢把握。

这一年,仓央嘉措和玛吉阿米约定,要去参加今年望果节的盛会。

这是一个真正属于农民的节日,“望果”意为“转庄稼地的节日”,有的地方又称为“舒服的夏日”、“吉祥的草地”,指在庄稼黄熟之时,藏族农人为了表达丰收的欢愉而举行的祭神和娱神活动。

藏族学者赤列曲扎在《西藏风土志》上认定,望果节形成于非常古远的年代。两千多年前,雅隆部落首领布岱功杰按照苯教教义,规定庄稼黄熟之时,属民们要围着庄稼地转圈祈祷,以求得诸神的护佑,使农作物获得丰收。这就是“望果节”最早的缘起。

仓央嘉措为自己能参加这场农人的盛宴感到非常骄傲。男巫女巫高举五色彩绸包裹的彩箭走在前面,男男女女跟在后面一起转庄稼地。喇嘛们跟在人们的后面背着大藏经《甘珠尔》和《丹珠》,吹唢呐和长号的农村乐队和举着唐卡佛画的骑马男子走在最后,他们一边走,一边齐声高声合唱“谐青”。这是一种古老的祈神的歌曲,声调悠长而庄严。松烟弥漫于夏日的晴空,歌声喊声回荡在村庄田野,气氛非常热烈而庄严。仓央嘉措和玛吉阿米夹在人群中欢笑,跟着人们祈福颂歌,请求神灵禳灾息祸,带来福气和丰收。

入夜,村民在旷野上燃起了熊熊篝火,青年男女在篝火旁跳起了一种叫“果谐”的舞蹈。男男女女分成两半,相互对歌。这是仓央嘉措最喜欢的野宴。人群中的仓央嘉措把辫子高高扎起,敞开嘹亮的喉咙,歌声

随着舞曲荡漾开来。几个年轻女子拿起酒瓢,轮流给跳舞的人敬酒,端着酒瓢的玛吉阿米站在人群中,犹如黑夜中一颗明珠。她歌声甜美而热烈,轻盈的舞步犹如旋转在空中的雪花,舞袖翩飞,繁富华丽。一曲舞罢,她如飞翔的鸾凤收起翅膀。

人群中爆发出欢呼声和热烈的掌声,她微笑着谢幕。人群熙攘,仓央嘉措紧紧握住她的手。他觉得玛吉阿米一定来自月亮的方向,踏着光与影走来。发上的珍珠、耳边的绿松石远不及她夺目。

爱情在某些时候像是人的脉搏,它存活在人们的身上,是人们生命中重要的支撑。心脏上的伤口,每跳一次,就是揪心的疼痛。相识、相知、相爱,所有的美好氤氲开来,美好在爱情中放大,放开,最后眼花缭乱炫了人们的眼睛。只是相爱的人不知道,人世间的美好总是那么短暂单薄。明明只是简单的一场爱恋,因着世事的飘零,最后却纷乱成一江风烟。

相见争如不见

最好不相见，免我常相恋，

最好不相知，免我常相思。

请慢坐,请慢走

第巴桑结嘉措的到来让仓央嘉措有些吃惊。从日喀则回到拉萨都,桑结嘉措再也没有来过仓央嘉措的寝宫。仓央嘉措的放浪形骸和恣意妄为,第巴不闻不问。这样的放纵让仓央嘉措又了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流连在外。可是,这一次,桑结嘉措决定不能再任由仓央嘉措任意出行,日光大殿成为活佛的软禁之地。

这个黄金牢笼是人间最贵重的枷锁,珍宝在布达拉宫的金顶闪着柔和的光。仓央嘉措眼中全是清冷,他羡慕头顶自由的飞鸟、天空流动的纤云、穿过身体的那一阵风,羡慕走在拉萨街头的每一个普通人。月亮高高地挂在头顶,仓央嘉措想起玛吉阿米月光般皎洁的脸,仓央嘉措好想和她说说话,哪怕只有只言片语。

情到深处探问情人的誓言:

我们今生能否永远相伴?

心爱的人儿坚定:

只有死亡才能将我们分离。

这是仓央嘉措的爱情宣言。

汉乐府中有诗云:“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坚贞不屈的爱情与五种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物联系起来,这是爱情伟大的创造。从心底喷薄而出的情话,浓烈得犹如辛辣的酒一入喉呛,让人抑制不住自己的眼泪。敦煌曲子词里也有一首《菩萨蛮》可以与此相媲美:“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忠贞的爱情让爱人之间血脉相连。

寝宫的侧门,有一个通往宫外的世界。仓央嘉措趁看守的门卫不备,偷偷溜出了这座高大的宫墙。

隆冬季节,仓央嘉措的脸冻成一片楠红。温开的青稞酒入肚,暖化了心霾。躺在她的怀里,仓央嘉措才觉得最安全。从未有一刻让他觉得天地是那么安和,爱恋在时光中流淌,寒夜也因这温柔的爱变得柔媚。天即将破晓,仓央嘉措穿戴整齐,推开房门,被一片银装素裹的世界惊呆。

躺在雪白的天地中,拉萨变得柔和和静溢。没有人群的喧嚣,这一刻,它轻轻地睡着像个懒睡的孩子。无垠的旷野中,玛吉阿米送仓央嘉措远行。

这场冬天赐予最美的雪花,却落得这么不合时宜。

> 离别的时刻多么落寞,
>
> 你为我戴正帽子,带着淡淡的愁。
>
> 我为你整好发辫,怀着淡淡的忧。
>
> 彼此叮咛,一路小心慢走。
>
> 彼此关照,不要难过悲伤。
>
> 离别日段相思长,
>
> 我们很快会再聚首。

世人都说渡口是无情的,它承载着离人的哀感伤愁。人们都说柳枝是没有心肠的,折一枝柳就能送人远行。这场告别,没有渡口,没有柳枝,没有哀愁,只有素雪相送。说好了要笑着离开的,可是,在转身离开的那一霎那,却像是一场永诀。赤脚踏在冰冷的雪上,仓央嘉措觉得自己的心被掏空了,空荡荡的街道上,像是没有根的浮萍。

天亮了,仓央嘉措回到他的海市蜃楼。

躺在噶当基暖和的佛床,心中带着一丝恐慌。白色锦缎一样的雪地上,袒露在布达拉宫面前的是一串清晰的脚印。它一路延伸到活佛的寝宫。

守门的老者震惊地看着噶当基华美的藏毯上散落的雪,那些柔弱的花落在温暖的藏毯里马上化作离人泪,它忧愁着不说话。老人惊恐万分,是有人夜闯布达拉?还是?老人不敢往下揣测,只能叫来守宫的侍卫

一探究竟。

沿着走廊里星星点点的雪水,铁棒喇嘛带着守宫的侍卫追踪到噶当基的大殿前。守卫活佛地安全是他们最大的职责,推开活佛的寝宫,雪水一路延伸到仓央嘉措的佛床前。佛床上,六世活佛睡得正香。轻手轻脚的侍卫高举着酥油灯细细查看,没有看到刺客的任何痕迹,在佛床下面,那双镶嵌着金色丝线的靴子沾满雪水。

雪地上足印的尺寸,正合仓央嘉措鞋子的大小。

这场大雪,清晰地印证了外面的流言。

守门的老黄狗请听我言,

不要把我的秘密说与人听。

不要说我趁夜走出宫殿,

也不要说我天明才重又出现。

夜里与情人相会,

天明落了纷飞大雪。

雪地清晰的脚印,

让我的秘密暴露人前。

震撼从地下传来,这一消息让格鲁派上下一阵心悸。本应在深宫修行的活佛趁夜化名出游,沉迷酒色,这是佛教的一个耻辱。活佛的行径让格鲁派的高僧羞愧不已。

事情的变故远远大于人们的揣测,不知哪里的风走漏了消息,拉藏汗赶在第巴之前,将相应的证人扑捉起来,这是诋毁西藏的最好筹码。

除非死别,绝不生离

噶当基的大殿中,第巴桑结嘉措与仓央嘉措面对面坐着,这么多年来,这是桑结嘉措与仓央嘉措最贴近的一次谈话。这场谈话却更像是一场对决。

在桑结嘉措眼中,仓央嘉措是个政治上的弱者。柔弱和无能让西藏的政局陷入深渊。

在仓央嘉措眼中,桑结嘉措是个政治上的独裁者,他不仅控制了西藏,还驾驭了自己的命运。

黄边黑心的云彩,
是霜雹的成因。
非僧非俗的沙弥,
是佛教的敌人。

坐在桑结嘉措的面前,仓央嘉措难以与他说些什么,批评、责骂、威胁、辱骂……这些精神的折磨通通接受,话语变作一句句敷衍。

这场座谈以月亮为经纬,月生而始,月消而终。静室中的谈话内容,无从知晓。有人说,第巴桑结嘉措以佛法相劝,却越说越僵。有人说,桑结嘉措以政治家的立场说其利害,仓央嘉措只是静默,不愿意在政治场承诺只言片语。

眼前端坐在卡垫上的仓央嘉措,表情木然,没有一丝神情。桑结嘉措看着眼前的活佛,心中的某一部分抽搐疼痛,对仓央嘉措,他亏欠太多。他能给予仓央嘉措一切贵重华美的物质,却给予不了仓央嘉措心中最渴求的。这个年轻人那颗渴望自由不羁的心,被遏制,被压抑,并用牢笼层层包围。

无论如何,自由他也不能给。

六年前,为了仓央嘉措能顺利登上王座,桑结嘉措亲手送走了小活

佛最单纯的爱恋。据说,那个远嫁蒙古的女孩子,不到一年郁郁而终。

桑结嘉措熄灭了他们的爱情火焰,却不曾想也断送了一个女孩子如花的生命。残忍的事情,桑结嘉措不想重蹈覆辙,只是为了西藏大局的稳定,他必须赶在拉藏汗诋毁仓央嘉措之前,把那个唤作玛吉阿米的女孩送走。

心爱的意超拉姆,
是我猎人捕获的,
却被显赫的君主,
诺桑王抢去。

佛说,心之所至,情之所系,在劫难逃。宿命中安排好的,仓央嘉措逃不掉。走过最华丽的藏毯,路过最美好的信仰,享有至高无上的赞誉,拥有世上最华丽的王冠。只是世界兜兜转转,轮回转换,又回到最初的开始,仓央嘉措不明白他们之间只是一场匆匆的相识加上匆匆的别离。

分别的那天早晨,玛吉阿米的眼中噙着泪水。那清泪是一滴琥珀,反锁住所有的回忆。布达拉宫宽大的房宇,死一样的沉闷。黄金佛床,像是一座喷火的山,禁不住火热的烫。

仓央嘉措好想再见一眼玛吉阿米。

那是一个风轻人静的晚上,布达拉宫的侧门空无一人,仓央嘉措偷偷溜出了这座华美的宫殿。和往常一样,拉萨的街头被喧闹声和喧哗声充斥,氆氇店人来人往,店老板躲在氆氇的后面,成为一个灰色的原点。兜售藏香的姑娘面带笑容,藏香的味道弥漫整个街道,卖绣花头巾的老妇人接着月白的光亮,眯着眼睛穿针引线,瑰丽的图案在她枯干的掌纹中一点点绽露出水色。一切都与往常一样,仓央嘉措走进街头的小酒馆。这里有玛吉阿米。

酒肆的门帘掀起,仓央嘉措看到酒肆的女主人一张饱满泪水的脸。仓央嘉措的心紧缩了一下,觉得心脏跳到了喉咙口。

女主人说,几天前,玛吉阿米被宫中来的侍卫带走了。

大雪冰封的拉萨,仓央嘉措掉进了冰河。所有的酥油灯一起泯灭,他陷入一片巨大的黑暗里。最担心的往往最容易发生,跌跌撞撞陷入一个万劫不复的绝境。

他的爱情,是由外力和时间带来分离的痛苦。就像蜂儿恋着花朵,热恋的味道还没有散去,就要面对季节的更替。芨芨草上的白霜宣布了他们相爱的时间界限,寒风是无情的杀手,只管按部就班地履行自己的事,面对着时间的催逼和外力的压迫,除了从此香魂两地离分,仓央嘉措不知道,他们还能选择什么。

狼狈地跑回布达拉宫,在第巴面前,仓央嘉措第一次流下了痛苦的眼泪。伏在卡垫上,活佛央求第巴去寻找这个女孩子。佛陀面前,仓央嘉措承诺,今生将不再见她。

桑结嘉措的脸色冰一样地凝重,他匍匐在仓央嘉措面前,却不应允任何要求。桑结嘉措说,宗教的信仰比任何情感都要伟大。

英国诗人丁尼生说:

> 真理就像一床总让你双脚冰凉的毯子,
>
> 你怎么扯,怎么拽,总也不够。
>
> 踢也好,打也好,它总也盖不住我们。
>
> 从我们哭着降生,
>
> 到我们奄奄一息,
>
> 它只会盖住你的脸。
>
> 不管你如何痛苦,
>
> 如何叫喊。

仓央嘉措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整个世界黑暗到极致,他不想再看一眼。

他是雪域高原最大的法王,他是西藏最大的教主,他是六世活佛仓央嘉措。作为一个时代的君主却没有能力给自己心爱的女人一个未来。爱情在眼前痴痴盛开,却把握不住生命的境遇。仓央嘉措承诺过,他的手永远在她的手中,不离不弃。只是,这承诺终成了一句漂浮着的

空话。

噶当基藏蓝色的藏毯上,仓央嘉措的亲信匍匐在地,从琼结带回来的消息说,玛吉阿米落水身亡。

深蓝色的琼结河上,白色的雪花堆积清色的冰层。这是冬天人们最喜爱的交通要道。大雪冰封河面,更方便了人们与外界的往来,山南的人们踏着厚厚的冰层,跨到雅鲁藏布江的另一边。这支押送玛吉阿米的队伍,在琼结河上踏着溜滑的冰层艰难行走。

河水中央的薄冰区,是玛吉阿米落水之处。

回宫的侍卫们说,琼结河上,玛吉阿米笑容绚烂,她口中一直唱诵着一首情歌。

情到深处探问情人的誓言:

我们今生能否永远相伴?

心爱的人儿坚定:

只有死亡才能将我们分离。

美国哲学家梭罗有诗说:我步入丛林,因为我希望活得有意义,我希望活得深刻。吸取生命中所有的精华,把非生命的一切都击溃,以免当我生命终结,发现自己从没有活过。玛吉阿米生命中最大的意义是红尘中的这场绝恋。

世间值得拥有的东西万千,却没有一样是属于他的。长夜漫漫,仓央嘉措转侧呜咽之中,幻想着那云烟一般的往事。

我心头的姑娘难道是被人拐走了?

我求签问卜求寻她的去处。

姑娘天真烂漫的笑容,

如今只依稀浮现在梦中。

相思蚀骨的痛,仿佛只有在梦中才能填补这累累伤痕。也只有在梦中,阴阳两隔的两个人才能化满腔愁绪为柔情万种。“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睡里消魂无说处,觉来惆怅消魂误。欲尽此情

书尺素,浮雁沉鱼,终了无凭据。却倚缓弦歌别绪,断肠移破秦筝柱。”这是小晏的江南梦。秀丽婉转的江南萦绕的是缕缕相思,心心念念的情人,纵使在梦中亦难以相见,思念化作一腔悲苦,惊醒了恍惚的梦境,小晏满目惆怅。这梦无法给一颗苦楚的心以慰藉,他只能以诗自慰。

仓央嘉措不是缠绵悱恻的婉约派,他只是一个失去了爱人的情郎。失去情人的痛楚排山倒海,仓央嘉措抑制不住自己的伤痛。直白是仓央嘉措情歌的主色调,将一个活佛世俗的心袒露在世人面前,他不遮掩,不避讳。相思是人间至情的产物,它何罪之有?

钗光衣影的广庭上,风驰电掣的鸾车里,宝钻辉眩,绫罗绚烂,披绛纱,戴花冠,温馨醉人,骄贵自矜的是站在华丽的舞台上演绎藏戏的玛吉阿米,清新的草地上有她,旋转着的舞台上有她,庙宇的钟声里有她,经文里的每一声念有她,回旋闹市,流盼含笑。

他是被人戏弄的玩偶,操纵不了自己的命运,甚至连身边的爱人一一累及。他心里是有仇恨的。可是,仓央嘉措又不知是恨命运的无情还是恨世事的无常?曾经,他以为自己拥有了全世界,却不曾想他从来没有拥有过自己。

玻钻之争

拉萨的降凡大法会一如既往的热闹,千千万万淳朴的信徒风尘仆仆地从遥远的家乡赶来,绕着转经路一步步叩首,他们祈祷着今生与来世的幸福。

释迦牟尼降凡大法会在藏历九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举行,藏语称“拉洗堆钦”,是纪念释迦牟尼在三十三天为生母说法后重返人间的法会,三大寺僧众齐聚寺院中诵经祈祷,各个殿堂、库房珍藏的文物陈列在佛殿,供僧俗瞻仰,佛教中称之为“晾宝”。大法会中跳马头金刚舞的活动更让寺院热闹非凡。许多信徒涌向寺院中,向佛、菩萨献哈达、供品,点百灯、千灯,放布施、礼佛,匍匐在金色的佛像面前,他们也为自己的宗教领袖仓央嘉措、桑结嘉措、拉藏汗祈福。只是,虔诚的信徒们不知道政治场上的纷争,拉萨的上空弥漫着乌云,一场政治腥风即将涌来。

1703年,降凡大法会刚刚结束,关于仓央嘉措的流言像是一张血口吞噬着人们的神经。仓央嘉措在雪地上留下的脚印通往拉萨城内女主人的小酒馆,这是拉藏汗拿到的关于仓央嘉措最确凿的证据。还没有离开拉萨,拉藏汗果断地决定,要上书康熙皇帝,毁誉六世达赖喇嘛。

在上书康熙皇帝的奏折中,仓央嘉措的这场单纯的恋爱在这个野心家面前成为一次政治较量的证据,拉藏汗在奏折中说:“六世活佛耽于酒色,不守清规,是假达赖,请予废黜。”爱情是浪漫者眼中的诗歌,是野心家心中的毒药。拉藏汗一眼不眨,直接扼制住政治的咽喉。

几乎在同一时间,五世班禅上书清圣祖:“六世活佛的行为举止一如凡人,完全不像一个喇嘛。”这位仓央嘉措最尊崇的上师,眼看仓央嘉措放荡不羁,我行我素,龙王潭中,这个年轻人骑马、射箭、跳舞、唱歌……在这个高僧眼中,一个纨绔子弟所有的恶习被这个年轻佛爷表现得淋漓尽致。五世班禅为这个弟子的放荡痛心,也为西藏的明天哀戚。上书康熙帝,对活佛严加管束或许是一个好的办法。这只是一个单纯的

政治举动,却不想这封信成为仓央嘉措政治命途悲剧的火线。

拉藏汗的这场政治阴谋,仓央嘉措是棋子。他要撼动的是仓央嘉措后面的那座强大的庇护伞。那个死守这场政局的第巴是拉藏汗最后的矛头。

这场锁链与锁链的纠结,远在中原的康熙皇帝看不清楚其中的内幕。可是,这个八岁便深入政治漩涡并游刃有余的统治者,深谙政治场中的道理,他立刻派使者去西藏验明活佛真身。

验明活佛真身只是一个口头的承诺,康熙帝不想在西藏这个是非之地惹来血光之灾,调和是解决拉藏汗与桑结嘉措最好的方法。或许,这也是安抚黄教上层高僧的一个最好的契机。依照皇帝旨意,使者在拉萨观望数十天后,呈到北京的奏折是:"不知是否是五世达赖喇嘛的化身,但却有圆满圣体之法相。"一个模糊的回答,是这个皇帝给西藏的这两大政权最好的答复。

《殊异圣行妙音天界琵琶》一书这样记载当时的情境:

"拉藏向内地寄去一信,对尊者是活佛与否表示怀疑。皇上便派了一位精于相术的人进藏。此人来后,请尊者赤身坐于座位上,他围绕圣体前后左右,从各个方面细察体相。然后说道:'这位大德是否为五世佛祖的转世,我固然不知,但作为圣者的体征则完备无缺。'"

这一场政治争端无声地落下帷幕,桑结嘉措与拉藏汗在这个满族皇帝的面前握手言和,其中的暗涌潜流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桑结嘉措与拉藏汗的争斗,最初只是一场家臣之间的角逐。

拉萨的街头,有身着蒙古服饰的家臣蛮横无理。自固始汗入住西藏以来,蒙古汉子聚集在拉萨街头,已经不是什么稀奇事。暴力是街头喋血的最好证明,八廓街的闹市中,拉藏汗的家臣动手杀死了桑结嘉措的亲信。政治挑衅是双方交战的最好借口,面对这个外来者咄咄逼人的攻势,桑结嘉措隐忍着静候时机。多年政治生涯早已养成桑结嘉措隐忍的性格。他是高原上锐利的雄鹰,不会被草原上的野狼吓倒。

清圣祖四十四年,即1705年,拉藏汗与桑结嘉措发生了一次巨大的

军事冲突,大昭寺前,拉藏汗的蒙古八旗兵一步步紧逼着桑结嘉措的兵马,一时间,寺院圣地伤亡无数,三大寺的堪布和拉藏汗的经师不忍看到生灵涂炭,他们出面调停,暂时止息了一场战火。迫于压力,桑结嘉措辞去了第巴一职,西藏的政务暂时由桑结嘉措之子阿旺仁钦和拉藏汗共同管理。

英国的张伯伦说:战争中只有输家,没有赢家,尽管双方不论哪一方均可能自称为胜利者。桑结嘉措和拉藏汗这场带着个人意识的战争硝烟灼伤的是民众的筋骨。只是,被权欲控制了的野心家不明其中的道理。短暂的安定之后,烽烟再起。

按照调停之后的约定,拉藏汗退回青海,桑结嘉措带着人马撤退到雅鲁藏布江南岸的贡嘎。约定和承诺只是战争的韵脚,它只是一个美丽的符号。藏北地区的那曲卡,被夏天的风包围成一片绿色。寒冬时节,这里还是一片苦寒之地,拉藏汗的蒙古军队忍耐着冬季的寒冷,为着享受这个翠色的夏季。在那曲卡,拉藏汗集结了蒙古八旗兵丁,回首向拉萨进军。那天夜里,一对蒙古骑兵迅速跨过藏北草原,直入拉萨城中,他们赶在桑结嘉措之前占领了城中要塞。

丢失了拉萨的桑结嘉措像是失去了壳的蜗牛。他紧张错乱,听信亲信的一招下策,桑结嘉措决定铤而走险。买通了拉藏汗的一个侍从,暗中在拉藏汗的酒菜中下毒。中毒的症状很像是遭了传说中的一种密术,这种密术只有活佛才懂,有人怀疑是仓央嘉措所为。然而,此时的仓央嘉措只是龙王潭中一个耽于酒色的“浪荡公子”,拉藏汗把怀疑的矛头指向了桑结嘉措。

肇事者东窗事发,桑结嘉措的这一举动将拉藏汗激怒到极点。拉藏汗发誓,有生之年,一定要除去桑结嘉措。

这个蒙古的权谋家两眼放光,像狼一样窥视着桑结嘉措的一举一动。不久,拉藏汗发兵藏南,蒙古铁蹄踏过的地方,狼烟四起。这一次全力袭击,拉藏汗吞没了桑结嘉措的领地。

传说中,桑结嘉措最爱的才旺家茂的女子在远嫁蒙古的那一刻,她

曾发誓,今生要让那个绝情的男子付出代价。那场蒙古与西藏的战争,最后以桑结嘉措的被俘谢幕。俘虏桑结嘉措的是当年他最爱的那个女子才旺家茂。

才旺家茂手中拿的那把金色藏刀是桑结嘉措当年送她的定情信物。这刀镶嵌着光润的玛瑙,金色丝线缠绕在刀柄发着幽幽光泽。才旺家茂曾无数次地抚摸着这把刀,一段失落爱情鉴证了桑结嘉措的冷漠和决绝;如今,它要成为才旺家茂报仇的利器。

作为信物,它没能成就爱情;作为利器,它执行着自己的使命。

锐利的刀刃插破层层华美的锦缎,插破脆弱的肌肤,划过骨骼,向着血与肉深处的心脏奔去。刺进桑结嘉措胸口的那一刻,才旺家茂哭了,大颗的泪水从美丽的眼睛里飞扬而出,混合着如春风里红杜鹃红的血在她雪白的藏袍上盛放,锦色遮天蔽日开到荼靡,她心中是铺天盖地的忧伤。

求之不得的爱情,让一个柔情似水的女子心中注满仇恨的种子。二十多年来,仇恨和着泪水伴着她走过蒙古苦寒的岁岁年年。这个冷傲孤绝的女子,在苍凉的西风里,一定一遍一遍复习着桑结嘉措曾给予她的伤痛和泪水。

情人分手后,面对变心的人,愤恨之心似刀子撕裂着伤心人的心,汉乐府中有一篇《有所思》说:

> 闻君有他心,
>
> 拉杂摧烧之。
>
> 摧烧之,当风扬其灰。
>
> 从此以往,勿复相思。
>
> 相思与君绝。

这应该是一个烈性女子,直率地将自己的愤恨表现得淋漓尽致。听闻自己的爱人变心,孤绝地把过去焚烧只剩下飞尘,愁苦无法与外人诉说,她将满满的怨恨压制,不可宣泄的忧伤,像草原的青草疯狂生长,很快蔓延成大片的草原。如果爽快一些,何不像这位恨不得将负心人的心辗

碎扬灰的女子一样痛快地恨一场,然后我们在江湖中两两相忘,拿不走的回忆,就还给过去。沿着仇恨的路一直往前,只是忘记怎么样退后。爱情里没有对错,只是不断地错过。

死在自己爱人的怀抱中,这也是一个圆满生命的轮回。这次离去,桑结嘉措不会再回来了,走入轮回的道场,他只愿化作一阵风在红山之巅,在这片净土之上重沐布达拉的阳光,倾听云天下清远的梵唱。

复仇的欢愉没有一丝快感,伤痛排山倒海涌来。这么多年,才旺家茂一直强迫自己恨着桑结嘉措,现在她才明白,原来她恨的人只是自己。爱人的血划过她的手臂还带着些许温热,好像多年前桑结嘉措这样握着她的手。多情总被无情恼,爱别离的苦即使受了再多也无怨,守着誓言的人总是傻,守着仇恨的人总会先输,她输了爱情,也输了自己。

别了,第巴

有力的葵花,

你如果去做佛前的供品,

也将我这个年幼的珍宝,

带到佛堂中去。

桑结嘉措死讯传来,仓央嘉措在红山脚下的龙王潭醉得一塌糊涂。“酒不醉人人自醉”,仓央嘉措只能用酒耗尽生命中的悲伤。

桑结嘉措的寂灭,仓促得宛如夜间盛放的烟花,花火燃亮的一刹那,随之而来的是青灰色的烟幕。这个西域最大的执政王,告别的话都来不及叮嘱,就被推上了断头台,最后身首异处。

如果死是生命消亡的一种形式,仓央嘉措更愿意葬在秃鹰的口中。“天葬”亦称“鸟葬”,是藏族较为普遍的一种葬俗。天葬台附近的秃鹰是尸体的猎食者。释迦牟尼曾“舍身饲虎”,作为藏传佛教忠诚的信徒,高原的人们愿意将死亡了的肉身交与神鸟。

在一个清明的早晨,细雨蒙蒙里,桑结嘉措的尸体被送上天葬台。在这里,仓央嘉措为桑结嘉措送行。雨珠也解人意,只像沙霰一般落着,湿了的是崎岖不平的青石路。半山岭的桃花正开着,一堆一堆远望去像青空中叠浮的桃色云;又像一个翠玉的篮儿里,满盛着红白的花。烟雾迷漫中,似一幅粉纱,轻轻地笼罩了青翠的山峰和卧崖。

白色的氆氇包裹着桑结嘉措的躯体,人们看不到第巴最后的模样。在天葬台后侧的土台上,喇嘛为桑结嘉措诵超度经。“巫师”点燃了桑烟,灰色的鹰鹫在天葬台上空盘旋,它们焦急地等着着一场生命的盛宴。

天葬寄托着一种升天的幻想。据说神鸟啄食身体,如果全部吃净,表明死者生前没有罪恶,灵魂可以升入极乐世界。天葬台前,仓央嘉措默默祈祷,为这个主宰了自己一生的第巴。

在这种情形下,仓央嘉措不知心头感到的是欣慰还是凄酸?挣开了一个无形的枷锁,却觉得自己轻渺得像晴空中的一缕烟线,不知是飘浮在天上还是人间?耳朵不能再听什么了,隆隆的鼓声在耳膜间回旋。这里只有风涛絮云和一颗空茫茫的心。

俄国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曾说:“死,是将我们所有的秘密、阴谋的面纱揭开的东西。”玛吉阿米的死让仓央嘉措看到了爱情的脆弱,它像空中飘浮的花。恶风汹涌而来,花瓣零落满地,残存的只是花的香气。诗是可以写在纸上的,画是可以绘在纸上的,刻骨的爱人,逝去了终是回不来的。

这场爱情的缺席,仓央嘉措最不可原谅的,是第巴桑结嘉措。

除了睁视默默外,既不会笑也不会哭,仓央嘉措更觉着生的不幸和绝望;世界不归他统治,臣民不听他支配,仓央嘉措只好叹息着颤悸着,看那些猎食者无穷的肉搏和冲杀。

多年来交织的爱与恨杂糅在仓央嘉措的情感中,对桑结嘉措,仓央嘉措辨不清自己的情感。懵懂年纪里,桑结嘉措是严厉的父亲。那时桑结嘉措经常督促学业,关心仓央嘉措的身心健康。入住布达拉宫后,仓央嘉措一直把桑结嘉措视为唯一的依靠。只是桑结嘉措忙着应付来自蒙古的压力,应付西藏各个阶层的贵族,远在北方的准格尔部、中原大地的清政府,桑结嘉措都在费力左右逢源。繁忙的政务让桑结嘉措目不暇接,他从来没有舒缓过一口气。

这么多年,仓央嘉措一步一步顽强走来,变得越来越好。他不是为了赢得人群所给予的赞美言辞和敬仰目光,不是为了自己光芒四射卓尔不群。仓央嘉措不过是为了赢得第巴的赞许,赢得第巴更多的关注,帮助第巴分担政治的重担。那个耀眼的五彩权杖,仓央嘉措曾经渴慕过,也怨恨甚至无数次激怒过第巴,那只是一个年轻孩子对父亲权威的挑衅。只此而已。

只是,幸福的到来,远远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人们觉得幸福在接近,其实那只是困顿和苦痛的短暂离席。这是苦难给予的错觉。

公元前6世纪,印度的那位得道的王子说:“我将在此世间的黑暗之中,打击永生之鼓。”死亡,并不是人生的终点。对于已经证得涅槃的人来说,死亡是生命的又一个轮回。是啊!轮回,这个美丽的词曾眩晕了多少世俗人的眼。人生如果可以选择,仓央嘉措更愿意来生如一池净水,清澈透明。

不负如来不负卿

我欲顺伊心，佛法难兼顾，

我欲断情丝，对伊空辜负。

淡然囚徒

《死亡诗社》中,有一位反传统教育的老师,在全美国最负盛名的一所学校,上演了一场倡导自由的斗争。这个名唤基廷的老师,用一种独特的教育方式,唤醒了一群学生沉睡的理想。在基廷的课堂上,没有学校教规的束缚,用自由和不羁呼唤孩子们挣脱思想的枷锁,教会学生在诗的王国中自由驰骋。

基廷说:“我们读诗写诗非为它的灵巧。我们读诗写诗因为我们是人类的一员,而人类充满了热情。医药、法律、商业、工程,这些都是高贵的理想,并且是维生的必需条件。但是诗、美、浪漫、爱,这些才是我们生存的原因。”

和仓央嘉措一样,基廷不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思想家,拥有至高无上的纯洁魂灵,只是特立独行的人注定要走一条异常艰难的路。

十地法界的具誓护法金刚,

神通广大法力非凡。

请大展神通威仪显现,

把邪魔外道统统驱赶。

英国的威廉·威斯特莫兰德说:战争是勇气掩盖下的懦弱。胜利的那一个人,未必是真正的胜利者。踩在司西平措的大殿上,拉藏汗的得意像是注满水的容器,飞扬跋扈四处泼散。这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看着端坐在王座上的仓央嘉措,年轻的活佛在拉藏汗眼中是一面透明的琉璃,只要轻轻一捏,就会粉身碎骨。

第巴桑结嘉措这个心腹大患已经消除,拉藏汗实现独揽西藏政教霸业的路上唯一的绊脚石就是仓央嘉措。这个羽翼单薄的佛爷,失去了桑结嘉措那个盘根交错的大树,王座岌岌可危。街头上传唱的情歌和关于仓央嘉措的流言,是最“丑陋”的罪证。

红山之巅,乌黑的云翳压制着布达拉宫的金顶,凛冽的朔风穿过寺

僧们猩红的僧袍,一股寒气从脚底传到身体的每一处经脉。光影森然的日光殿,拉萨各寺院的活佛、三大寺的高僧云集一堂,拉藏汗在这里进行对仓央嘉措执行宗教会审。那个贪婪的野心家,磨刀霍霍指向那个手无寸铁、单纯稚嫩的年轻人。

审判刚开始,拉藏汗迫不及待地罗列着仓央嘉措的“罪证”。和当年在康熙皇帝面前诋毁仓央嘉措的名誉相同,拉藏汗列出的罪状是:耽于酒色,不守清规,非真达赖。拉藏汗知道,要痛快地除掉仓央嘉措这个绊脚石,首先要取得各位上师的认可。不守清规的仓央嘉措是佛门最深的忌讳。

日光殿的各大高僧犹如陈列在馆中的蜡像,他们静穆在佛像面前,没有只言片语。不守清规的佛爷,在西藏的宗教史上史无前例。只是,传说中关于活佛的放荡形迹,不是不可宽恕。仓央嘉措的多情更添了一个活佛的本真。木制的佛祖面带微笑,只是少了世俗柔情,人们信仰的是一个至情至性的佛爷。

再三斟酌,各位上师最终慎重地给这场会审一个严谨的答复:迷失菩提。

这头骄傲的草原狼,低估了西藏民众深沉的信仰。原以为只是轻轻一拨,这个佛爷就会如烟尘一样轻轻飞散,拉藏汗没有想到,最初选择的一个最直接的路径却成为一条死胡同。

信仰不是知识,可是信仰是精神上的能力。一个迂腐的政治者当然不懂得生命中信仰的意义。那诗一样美好的爱情是流淌在仓央嘉措心中的一股甘霖。对爱情的追求不能降低人们对活佛的爱戴与尊敬。活佛的伤情和深情是宗教给予的最大的冠冕。

白拉姆女神教人们一遍一遍地传唱:

别怪活佛仓央嘉措,
风流倜傥。
他想要的,
和凡人没什么两样。

带着黄边的黑云,

这是天气寒冷严霜要来。

非僧非俗的班第,

是我佛教法的仇敌。

佛陀慈悲,佛法的真意从来不是惩戒。政治的风云却是置人于死地。

迷失菩提。这个结论是西藏宗教界和民众对活佛的共同态度。或许他们不认可仓央嘉措的形迹,但他们笃定自己的信仰。

政治上的失策,拉藏汗始料未及。原以为拿捏在手的僧人不曾想成了自己的反叛者。或许,是拉藏汗的嚣张和张狂惹出了三大寺高僧的反感。在信仰和真理面前,各大高僧愿意与名利场做一次公正的对决。

1706年,拉藏汗的奏折又一次送进了太和殿的暖阁。拉藏汗宣称自己除掉了协助准格尔部噶尔丹谋反叛乱的桑结嘉措,密折中历数仓央嘉措不守清规、大肆挥霍修建园林、酗酒好色、放浪形骸的行为,并请求康熙皇帝废黜桑结嘉措所立的假活佛,主张另寻真正的转世灵童。

政治的角逐中,一个单纯的活佛构不成对清王朝的威胁。更何况,这个年轻的佛爷是人们敬仰的活佛。有如佛学中只有对错,政治场上只有利害。坐镇中原的康熙,正是从利害关系出发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制度,坐稳了原本属于汉人的王座。拉藏汗的意图和吞噬西藏的野心,康熙帝远在千里看不到,可是在奏折密密麻麻的字眼里,他看得明白。这头在草原上横行无碍的狼,野心昭然若见。废黜仓央嘉措,拉藏汗会拥立一个新的宗教政权,以扩大自己的政治范围。黄教政权亦不会同意这样轻易废黜自己的宗教教主,这不是清王朝愿意看到的局面。不废黜活佛,仓央嘉措公然挑衅政治权威、无视清规戒律、过度放纵无论对仓央嘉措还是对整个西藏政权都会酿成大祸。

利害清楚地摆在这个英主面前,抉择却是左右两难。政治,注定会有流血牺牲。天真无畏的人,注定不适合做一个君主。

清圣祖四十五年,康熙皇帝派护军统领席柱和学士舒兰入藏。为了安抚拉藏汗,康熙帝册封其为“翊法恭顺汗”,并赐予拉藏汗金印一颗。关于仓央嘉措,康熙帝的回复是:押解进京。这里有对拉藏汗的安抚,也是对仓央嘉措的庇护。

就在仓央嘉措被押解进京的那一年冬天出奇的冷,怪事在西藏频频发生。拉萨的北郊,是仓央嘉措远赴北京的必经之地。初春的天气,高原上下起了拉萨罕见的冰雹。人们说,这是失传多年的黑咒术重现西藏,它用天气的力量向喧嚣的蒙古人示警。更不可思议的是坐落在唐古拉山的纳木错湖。

纳木错,藏语的意思是“天湖”,历史文献上记载,纳木错像蓝天一样降到人间,故称为“天湖”,湖滨的人们认为,这湖波是神的赐予。仓央嘉措进京的那段日子,纳木错湖湖水翻腾,犹如沸腾的开水。湖水平静之后,原来的淡水湖变成咸水,犹如离人的眼泪苦涩。人们说,湖中女神不忍西藏活佛进京,终夜哭泣,她的眼泪淹没了原来的淡水,湖泊溢满了女神的眼泪,淡水湖变成了咸水湖。

还有人说,驻扎在蒙古的兵营突然爆发了一场怪病,一时死伤无数。军中的医者翻遍医书却找不到病的症结。拉藏汗怀疑将士中了一种古老的密术。他迫不及待地送走这位年轻的宗教教主。

1706年,还是初春时节,却是一片肃杀天气。飘了一夜的春雪,天亮时中止了飘逸的脚步。仓央嘉措踏出宫门,原本平静的脸木在原地,密密麻麻的人群匍匐在布达拉宫的脚下,白色的哈达虔诚地托在手中像落在空中雨的丝线。飘了一夜的雪花,累了就伏在人们的藏袍上、头发上、眼睛上,在温热的皮肤上变幻成水汽。

虔诚在人们的心中,永远不离不弃。无论他有多少次的离经叛道,无论拉藏汗强加给他多少肮脏的罪名,无论他多么叛逆和任性,这些善良的人们从来没有离弃过他。活佛用一场放逐要抛却的宗教信仰,最后却成为归宿。

从拉萨启程,仓央嘉措开始一个囚徒的生涯。

押解仓央嘉措的队伍缓缓前行,骑在马背上,穿着彩色锦服的是六世活佛仓央嘉措。他是第一个成为囚徒的活佛,也是唯一一个不带镣铐、不穿囚服的囚徒。汹涌的人潮推着护卫队前进,信徒们匍匐在队伍的两侧蜿蜒成一条长长的河流。这条河从布达拉宫流向拉萨城外的哲蚌寺。

哲蚌寺措钦大殿中,空气冰冷。身着猩红色僧服的寺僧齐聚在大殿前,他们双手合十,低诵法号,梵音沉重伤痛。人们的脸上凝结着寒霜,凝重而肃穆。寺僧们为六世活佛默哀,也在为西藏的未来沉痛。

根据历史记载,护卫队路过哲蚌寺,仓央嘉措被二十多位强悍的寺僧涌进了哲蚌寺的大门,这些寺僧迅速敏捷,像高原上奔跑的羚羊,只是一瞬间他们带着仓央嘉措将皇家护卫队挡在森严的寺院门外。

政治与宗教的对峙,在哲蚌寺门口剑拔弩张地进行。寺外的人虎视眈眈,寺内的人肃立在大门两侧枕戈达旦。信众像洪流越过整齐的护卫队,像海里迅猛的浪,灌满了卫队和寺门的空隙不肯离去。

三天三夜,拉藏汗的人马把哲蚌寺围得水泄不通。拉藏汗杀气腾腾。两军对峙,死伤无数。杀戮是一场残忍的屠刑,仓央嘉措不忍看到。不顾寺僧的百般阻挠和劝阻,活佛淡然走进凶悍的蒙古军队。

仓央嘉措不愿红色的血弄脏佛门圣地。淡然走出寺门,仓央嘉措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生命的价值。这么多年,他辜负了西藏信众的虔诚、寺院上师的教诲、第巴桑结嘉措的殷切期望,辜负了一个活佛的嘱托。若肉体可以换取西藏的宁静,仓央嘉措愿意割舍。

让我住进你的心里

曾虑多情损梵行,入山又恐误倾城,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

藏族的老人常说,梦里常常回去的地方,叫做故乡。

青海是世界屋脊上一片荒凉而寂寞的土地。穿行在荒原中,那里有五彩的经幡随风而动。祭海台边,太阳白晃晃的一团,炙烤这灰白色的礁岩。石头和石块一堆堆的砌成玛尼堆,石头上刻着藏经文,石堆上束着五色的哈达。这里是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的祭海台。

据说,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进京觐见顺治皇帝,受封归返西藏时,宿营沙陀地区。按照藏传佛教宗教仪式,为祈祷海神保佑,在青海湖畔罗桑嘉措与随行僧众和地方官员绕湖传经。由于长途跋涉,人困马乏,转湖的人们口干舌燥。正在束手无策之际,达赖喇嘛指示随从在南坡丛草乱石之间,寻得一涓涓流泉。后来,人们为纪念达赖佛恩,青海湖畔垒起了高高的祭海台。这是一支大地和水的歌谣。

仓央嘉措无数次梦到过那片青色的海。“不要说死亡的烛光何须倾倒,生命依然生长在忧愁的河上。”踩着湖泊清冷的水,一直走向湖水的深处。那里是仓央嘉措魂归之处。

那跑得最蓝的,抑郁最深;

那跑得最快的,最绝望;

那跑得最美的,最先毁灭。

那突然开始和结束的,要突然碎裂和忧伤。

这是诗人人邻的《风中玻璃》。蓝色的湖波辉映着蓝色的心情,白色的浪花碎在湖面上。深秋苍茫的荒原上,寂寥的天空听不到飞鸟的振翅和撕裂的鸣叫,青海湖的一汪清潭,每滴水都是深情。最惨烈的总是最凄美的,毁灭的亦让人最绝望。

每一个信徒都在怀念他们的活佛。仓央嘉措离开之后,拉萨城里所

有爱慕他的女孩子将自己的房子涂成黄色,那个黄房子的酒馆是仓央嘉措自由和爱的见证。

那一天,
我闭目在经殿香雾中,
蓦然听见你诵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
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为修来生,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历史没有给爱情留下只言片语,爱情是仓央嘉措单薄而短暂的生命中绚丽的点缀。穷其一生,他追逐灵魂的自由和尘世间真挚的情感,却为其所累。美丽的故事不会完结。

犹如希腊神话中的悲剧英雄西西弗斯,英雄触犯了众神,诸神为了惩罚他,便要求西西弗斯把一块巨石推上陡峭的山顶,然而那巨石太重了,每次快到山顶,石块会自动滚下山去,西西弗斯前功尽弃,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命运的枷锁困锁着西西弗斯,无法抗拒,西

西弗斯被众神永无止休地惩罚着。仓央嘉措亦是被诸神惩罚的一个活佛。在高高的王座前,接受着芸芸众生的顶礼膜拜,他却更想佛陀能抛给他一把揭开囚笼的钥匙,做回真正的自己。

一个受人尊崇的活佛,一个至高无上的法王,却单纯得像个孩子。热情、真诚、痴情、耀眼的才华让仓央嘉措走下璀璨的王座,走下金碧辉煌的王殿,走下红山,走进了诗的国度。无声的快乐是属于他的,只有在诗歌和爱情的国度里,仓央嘉措才真正属于自己。

想来,高原上那些虔诚的信众,一定是极怜惜仓央嘉措的,无论他怎样的叛逆和桀骜不驯,无论他怎样的离经叛道,信众们都以一个高原广袤的胸怀供养他,信赖他。无论是在仓央嘉措生前,还是在他逝后,人们虔诚地为他祷告,为他祈福。仓央嘉措是深夜中森林里的野火,寂寂无言地燃烧着,是英雄胸中刺出的鲜血,直喷洒在枯萎的花瓣上,默默地射放着醉人心魂的娇艳。生命和着一切的光荣逝去了,但是人们愿意将活佛的热情永远埋在心头,把他为爱情和自由而殉身的精神永远记忆。

青海湖埋葬过一切的光荣。无论幸与不幸,波涛汹涌的青海湖,仓央嘉措正享受着一生中难得的宁静。

仓央嘉措诗歌赏析选

其一

那一刻,

我升起风马,

不为祈福,

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天,

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

蓦然听见你诵经中的真言;

那一日,

垒起玛尼堆,

不为修德,

只为投下心湖的石子;

那一夜,

我听了一宿梵唱,

不为参悟,

只为寻你的一丝气息;

那一月,

我摇动所有的经筒,

不为超度,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
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不为觐见,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
转山转水转佛塔,
不为修来生,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那一瞬,
我飞升成仙,
不为长生,
只为佑你平安喜乐。

我相信用一生一世暗恋你,总好过一个美好的开始配上一个糟糕的结局。我知道你每天在经殿诵经,那一日听你的真言,到底是偶然还是命中注定?我怕我难以掩饰的在意被聪颖的你察觉,我怕我炙热的目光灼热你白皙的脸颊,所以我只能在每一个你曾经出现的地方,悄悄地追寻你的影子,贪婪地呼吸你的空气,仔细地摩挲你的掌纹,慢慢地享受你的温度。

在烟雾缭绕的经殿,我躲藏在红色的帘幕后,你温柔地诵经,好像在对我耳语,你轻轻地摇晃经桶,木竹相碰,好像弦乐在为我独奏,我分不清这是梦境还是现实,我固执地不肯撕下那一页日历,以为时间就会永远停留在那一日。

然而,即使时间为我停留在那一日又怎样?我不敢上前,哪怕只是问候一声,我没有勇气,我怕这场好梦会因为任何轻言低语而惊醒,何方佛

祖神明能够保佑我闭上眼睛还会做同样一个梦?于是那一月,我学着你的动作,轻轻地摇晃经殿里所有的经桶,旁人以为我在虔诚超度,殊不知,所有抚摩只为通过轻摇的节奏向佛祈祷,愿我能有幸与你同握一只经桶,静静感受它缓缓传来你指尖的温度。

你指尖的温暖慢慢氤氲,弥散,像朦胧的月的光晕,而我就是月光下的影子,我只能跟着你,一步一步,亦如朝圣,匍匐、叩首,紧贴你的心窝,你的温暖。远处的金光宝塔在夕阳中逐渐模糊,朝圣的终极入口在我炙热的胸口上慢慢融化。

朝圣的终点在我眼中模糊,是明晰或是消散已经不重要。我只愿“转山转水转佛塔”用一世的时间来祈求一个“来世”。然而我怎能贪恋长久的生命?今生与你相遇,这缘分,这一世足矣!我怎敢贪求来世?只希求修世旅途中瞥见你的倩影!

我不知道何时才能再见你的倩影,风马在我手中徐徐升起,随风摇曳,我不奢望佛的关照,直到日薄西山那一刻,若你还没来,福星高照又有什么用?我这颗爱你的心留有何用?

一颗你爱我,两颗你不爱我,三颗你是爱我的……不知不觉玛尼堆也已高筑,修德再高却已于我无意,我手中的每一颗石子啊,哪怕有一颗,就那么一颗能够投进你心房,在你少女纯净的心湖荡起一阵涟漪也好,好让你知道我一直默默爱着你,不管你是否也一样爱我!甚至不管你是否知道我,我在默默爱着你。

是的,我只能默默爱着你,不见你的无眠深夜,我聆听梵曲,一首,一首,你的笑脸浮现在梵婀铃之上。参悟还是迷途我早已不在乎,想到远方的你也曾在某个夜里聆听过这同一首梵曲,顿觉这一夜,夜色如此令人沉醉,温柔的夜风缓缓吹开了你的心门。

我的执著感动了佛,幻化成轻盈羽翼,飞升向永生之殿那一瞬间,我不知身在何方?也不知能否再一次见到你?只愿你平安、欢愉。

你的耳边已然没有我的低吟,你的气息为何还在夜风中弥漫,紧紧将我包围。那一世,一分一秒,这一生,我将所有执著与不安默默收藏,我

不顾一切期盼与幻想暗暗饮泣只为与你相见。信仰在你的面前轰然倒塌,没有你的那个轮回也只不过是再一次的煎熬。只是到最后见与不见都已不重要,只是到最后,往昔的我已经失去了旧日的光华!

仓央嘉措的这首诗像一首歌,婉转低唱,潜入人心。简单的旋律、浅显的字符道出了最最凄美的爱情——即使沧海变为桑田,只要能见到她回眸一笑,那么“我”没有白白煎熬了“那一世”;即使付出了“我”的所有,只要蓦然回首看到她的身影,我必要感谢这佛祖的恩赐。

诗里没有华丽的辞藻却令人动容,似含苞的初恋之花令人微醺,又恰似深藏的暗恋之情令人沉醉。诗中的“我”始终都在默默地爱着心中的“她”,虽然这饱蘸爱恋的笔墨未对“她”的模样进行任何描绘,但字里行间一位身姿曼妙、眉目含情的少女跃然纸上,想必值得诗人“抛却信仰,舍弃轮回”的女子只应天上有,凡间恐难寻吧!这不着笔墨的写法也正与《荷马史诗》中对美女海伦的描写异曲同工,给了读者无尽的想象空间。

与其他爱情诗歌相比,作者特殊的身份为诗歌增加了几分神秘感。诗里关于信仰,只提一“佛”字,但“经殿”、“经筒”、“觐见”、“转山转水转佛塔”、“风马”、“玛尼堆”、“梵唱”、“飞羽成仙”、“轮回”等词都让人感到诗中蕴含着神秘的宗教气息,而同样,诗中“我”的纯美爱恋也全部向第二人称的“你”来倾诉,到底“我”深爱的女孩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我们只能凭借对诗歌的解读慢慢体味、猜测。这位不知姓名、不见音容笑貌的少女就连留给“我”的寻觅线索都是蜻蜓点水式的:“指尖”、“气息”、“温暖”。“指尖”更确切地说就是指纹而已,那么“气息”、“温暖”呢,人已离去又到哪里去寻觅呢?想必也只有深陷爱之囹圄的人才能够拥有福尔摩斯的能力吧!

爱情的主题多半与时间相提并论,到底爱情能否抵御时间的打磨?无非两种,一是两人相爱相依,那么也许爱情将会被时间蹉跎;二是有情人未成眷属,那么岁月的河流会在执著的人手心冲刷成一道专属的爱情掌纹。那经得起岁月打磨的爱情,历经沧海桑田最是凄美。

其二

在那东山顶上,

白色的月亮出来了。

玛吉阿米的脸庞,

浮现在我的心上。

有人说相见不如怀念,曾几何时不懂得怎么会有人舍得放弃朝夕相对、耳鬓厮磨而去追求穿越时空阻隔、岁月阻挡的幻影呢!也许是那时候的我并不懂得想念爱人的滋味,遇到你以后我才明白想念的滋味好像一条小溪,曲折蜿蜒,涤荡过一路的鹅卵石,涓涓细流注入心底,甘甜滋味在心中腾升而起,顿时便能够忘却所有烦忧,甚至不记得相见时候的争吵,不计较谁对谁更在乎一点儿,不抱怨谁比谁更洒脱一些,心中只是浮现爱人的笑脸、爱人的媚眼,记起的只是爱人依偎在身边的温暖和安全感。那么我亲爱的姑娘啊,从那一朝邂逅,我心中就再也无法间断对你的思念,也许不见便罢了,我便不会有这样一见钟情后的纠结,也不会有这般痴恋。

万籁俱寂的夜,静听穿梭在林中的风,低低吟唱着爱的絮语,眺望雪域高原珠峰之巅,圣洁的月亮犹如银盆一般冉冉升起,布达拉宫的高墙紧锁着我旖旎的梦想,深深的庭院隔断了我与玛吉阿米相聚的路。流光溢彩的明灯把月光下的金殿映衬得更加巍峨庄严,千年文化,万古流传,眼前的我却是如此的混乱不堪。怎能舍得忘记美丽姑娘的模样?又怎能远离这樊笼带着你消失在这烦乱的红尘人间?倘若真像佛经里说的,如果这里真的有香格里拉,我愿舍弃一切人间纠葛,带着你奔向这永恒的天堂。从此以后静居雪山中央的莲瓣,被雪山环抱,闲时从白雪皑皑的山顶漫步到山脚下的森林,我为你采撷鲜花,你为我采集药草。这里的湖泊星罗棋布,像宝石般明鉴如镜,这里青草翠绿茂盛,到处都可作为修行圣地。在富丽堂皇的迦罗波王宫殿,王室拥有众多的军队,无数的狮子、大象、骏马可供乘骑……然而我们不需要豪华壮丽的宫殿,也不要锦衣玉食,更不要百千车乘。我们只要在山脚下用土石砌筑一座碉房,冬天用牦牛织成的帐篷抵御雪雨风霜,就这样诵经、转经、祈祷、祝福,为我们纯美的爱情,也为世界上美好的一切。如果真的可以这样永远在一起,哪怕翻越茫茫戈壁,哪怕穿越千里草原!

想着想着,这样的夜,辗转难眠,这样的夜更加漫长,于是起身来,凭栏远望,黑色的天幕前,东方那座山峰耸入云霄,云雾缭绕之间,圣洁、皓白的月亮越升越高,她闪着光,好像你白皙的脸庞,周围的云雾飘飘渺渺,好似微风拂过你的长发。天空中,繁星闪烁,好像你的眼,对我一边眨着,一边说着话。我心上的人儿啊,你也一样有过这样被思念笼罩的不眠之夜吗?你也会在月光下对着星空想起爱人的脸庞吗?

感悟仓央嘉措的诗,每一首都没有奇词异句,平淡之中,只要把心放在遥远的西藏,一切就会变得特别。想那座山可不是平日里很容易见到的山,那是西藏的山,巍峨庄严,静默无语,却有超强的气场,直抵内心深处。想那月也不是普通的月,那是站在世界屋脊范围内才能看见的月,她比平日里我们头顶的月亮更加洁白,圆润,由此也平添了几分神圣。而那些云也不是我们上空漂浮而去的流云,她像是水彩画里调出的纯纯的白色,层层叠叠,充满质感。这一切的一切足以令人唏嘘、感叹,感叹这本来属于大自然的景物,却不像人间所有,它像一副立体的水彩画,又像是书中的童话世界,庄严肃穆又鲜艳浪漫。有一段爱情,在此情此景的渲染之下,注定了这是一段浪漫至极、感人至极的爱情,让人纠结万分却又难以抗拒。

其三

你是金铜佛身,

我是泥塑神像。

虽在一个佛堂,

我俩却不一样。

布达拉宫的金顶在高原阳光的照耀下熠熠生辉,我独自依着窗棂,沿着云蒸霞蔚的高天努力净空我的思绪。偌大的宫殿在阳光的强烈照射下,像是一个辉煌的舞台,只是这个舞台属于政治,没有任何一个角落能容得下人间烟火。思想从佛床边飘出窗檐,慢慢升到了云的那一端,夕阳余晖下,暮色渐渐四合,提醒着我布达拉宫这一天即将结束,而我的人间生命才刚刚开始。想来黑夜与白昼未必只有色彩数上的差别,白昼充满阳光,每个人都把最光彩照人的一面显现出来,白昼里好像只有向上的希望,所有人都在白昼里忙碌,忙着打谷种稻、吟诗作对,怀抱希望,

忙碌着也期盼着未来的美好生活。而黑夜总是带给人们太多的麻烦,大人们要费力地点起油灯,才能继续白天未完成的生活,小孩子最怕黑夜,因为妖魔鬼怪都是昼伏夜出的。说起来,人真的很奇怪,小的时候因为害怕而难以入睡,长大了以后因为思念而更觉长夜漫漫。而对于我来说,黑夜再漫长总比白昼来得好,白昼虽然光鲜但却不真实,而黑夜恰恰给我们一个释放真我欲望的机会,试想复仇的、杀人的、放火的这一类事情都会在黑夜发生吧!所谓的见不得光。可谁说见不得光就是错误的呢!有的时候只是身上的枷锁太沉重了,所以才要偷偷摸摸,并非是不敢光明正大,仅此而已。最后的一缕阳光照在布达拉宫的最顶上,云霞折射着光晕一圈一圈在头顶扩散开去,透过这一片云霞,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像沙漠里的海市蜃楼一般。海市蜃楼,我想它也只能在白天才会看得到吧,这样说来,还真希望白天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一触就会消失的泡泡,而黑夜的一切才是真实的生活。

在布达拉宫的圣殿上,我坐在宝座上,眼前一阵虚幻。几年了,权杖不曾触摸过,大事不曾商议过,我明白,我只是一张牌,那金碧辉煌的宫殿也不过是海市蜃楼罢了。连这幻象何时会消失我也无法掌控,它来时我便只管欣赏,它走时我也只管承受。潜心修行的佛法,到底有什么价值呢?我不曾在大殿里为任何人解释心中的烦恼疑虑,也许是因为布达拉宫能给我的一切都是虚幻的泡影,而只有那些真正生活在人间的饮食男女才会生出诸多烦恼吧!

在雪域高原,蓝天高远,草原辽阔,白雪皑皑,纯净如孩童的心。我在圣殿里,终日对着金光四壁,东宫墙、西宫墙,蜿蜒曲折筑起了心灵帷幔,千百所宫殿,我的青春却无处安放。我本是雪域高原最大的王,可是为何白雪茫茫却掩不住我的忧伤?

暮色下,从侧门转身而出,寻着酒馆里的歌声,我仿佛看到了美丽的心上人在那里等待着我的到来。如水的肌肤,如花的笑靥,黄鹂鸟一样清亮的歌喉,时刻撩拨着我少年的心弦。达瓦卓玛,年轻的姑娘,你的手似天山雪莲的花瓣,纯洁温婉,抚慰着我初恋的创伤,年少的心注满了爱的能量。可是这一天,欢唱的人群中却怎么也寻不见达瓦卓玛的倩影,好心的阿妈告诉我,我的达瓦卓玛已经被父亲带回了琼结,她的故乡。

我像被订在桌旁,半晌没有说话,我心爱的姑娘,未曾留下只言片语,却即将成为别人的新娘。为何命运这般残忍,要在一颗心上留下两道相同的疤痕?如果能够选择,我真希望,从不曾见过布达拉宫的高墙,也不曾受过上师的规诫。唉,我心爱的姑娘,只是从来缘分浅如水,奈何情意深似海!那高原上星罗棋布的圣湖想必便是哪位痴心浪子单恋着心上的姑娘,直把眼泪积蓄成了一片片湛蓝的湖水!

起身出门,再一次混入拥挤的拉萨街头,转经筒在夜风里为圣地的人们祈祷,而我只听见达瓦卓玛如黄鹂般的鸣唱像旧日一样萦绕如丝,伴着我的百结愁肠。

年轻的仓央嘉措,本应该过着简单的日子,从不曾想过自己会走过这样百转千回的人生轨迹。刚刚住进布达拉宫,年少的他被震撼过,也许也想过潜心修行,不愧于命运的安排,但等华贵的新鲜外衣被时间剥落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这是命运的一次作弄。原来在他身后并不是一条潜心向佛便能修成正果的金光大道,而是一个无法企及、无法掌握的漩涡。权杖不曾触摸,这个幻影终究是要消失的。但没想到的是爱情在他的生命里也随着他身份的转变成为一个巨大的泡沫,一触即破,余温尚存却又不知浪迹到天涯海角去了。在这首诗里,身处布达拉宫的王地位看似高贵却深陷矛盾的泥沼不可自拔,本应该想成为一个英雄,有所作为,却得不到;而想做一个普通人,追求青春追求爱情却也屡次因为这没有实际意义的身份而不得。这个身份越高贵,他失去的就越多。就像《大话西游》里面孙悟空吹着口哨自嘲着离开一样,仓央嘉措也只能用流转的情歌唱着内心无尽的哀愁。

其四

我在有道的喇嘛面前,

求他指给我一条明路。

只因不能回心转意,

又失足到爱人那里去了。

回到寝宫,镜中的自己容颜沉静,一副佛陀模样,佛在心底,可心底依然空空。我问那镜中的佛陀,何处是我心的去路?

我举起手中的经筒,心中默念着佛的智慧。我吟诵着经文,寻着佛祖的脸面,却为何迟迟无法显现,倒是那年的门隅,那年向日葵地里迎着日光的你的脸,胀疼了我的心。

那年,我还是副俗人的模样。我转过弯在那片格桑花海里撞见你。那时你仰起头迎着太阳,乌色的发辫像酥油一样亮,眼波是圣洁雪山的光芒。你浅浅笑着,问我的去路。我只说我去寻喇嘛的宫殿,可现在,我只想住进你的心里。

我住进了喇嘛的宫殿,我住进了你的心里,可这宫殿沉沉的夜色黯淡了你明亮的眼,佛前长明的酥油灯再也无法胜过你那浅浅一笑的光明。

佛必在我心底,而你便是佛的样子。我再不见神台上佛的慈悲,却只看见你日日等待的无奈与凄凄的哀伤。我可以走出这高高的殿墙,与你在俗世的烟火中穿行;我定然要走出这高高的殿墙,与你在俗世的嘈杂中相伴。

手中的经筒不知何时停下,我睁开眼,低垂。我抬头见镜中的自己,容颜沉静,一副大德模样。夜色降下,那镜中的喇嘛只剩隐隐的轮廓,而窗外圣洁的雪山亮亮刺伤了我的眼。

据说这情诗是六世达赖仓央嘉措的悲愤之作。那年仓央嘉措夜出与情人会面,却不巧被一宫中喇嘛发现,于是布达拉宫便派人处死了他的情人,还将他禁锢。从此以后,仓央嘉措心中的佛便被他深埋入心底,悲愤之下写就此诗。

仓央嘉措十四岁被认定为五世喇嘛的转世灵童,天资聪颖,才情卓越。师从名门的他成为一代圣贤智者本非难事,然而许多年后,人们关于他的记忆关键字更多的是"才"与"情"。作为修持佛法之人,仓央嘉措的情诗却能比任何红尘俗世的抒情更加打动人心。他的诗就如同藏民的性格质朴深沉,情感纯粹直白。也许正是这种最质朴的直白,才能使每个人都产生心底的共鸣。

这首情诗用最简练的词语写就了他对情人最深切的思恋。相传这

位情人是仓央嘉措在十五岁正式成为六世达赖喇嘛以前在家乡与其热恋的女子。仓央嘉措的家乡门隅本就是个情歌之乡,男欢女爱于儿时的他而言早已不是那样神秘。带着年少澎湃的热恋进入单调枯燥的寺院,于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而言实是一件残忍之事。这也许也正是他的诗能打动人心的另一层原因。他总是以一个"人"的身份在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不是一个"佛",因此,哪怕作为西藏佛教密宗的最高领袖,他也可以如此毫不犹豫,如此无畏地告诉全世界:"哪怕我时时修炼的是佛法,哪怕我的情人从未被我放在口中吟诵,但时时在心底的却是情人,不是佛。"这就是仓央嘉措,他"凡",却即凡而圣,超脱名利追求心灵的最高诚实。

"凡人"方为我所爱,因我亦是凡人。爱情不像脑筋急转弯,需要费尽心思,到最后只为一个目的,它往往是在一瞬间定格,没有思考,也不需要思考,它的结果也不是那个爱的答案,而是爱的过程。一个朋友说,不要去追求爱,只需去爱,爱不是追来的,它是自己内心的感觉,无关乎外界的任何人和任何事。有些人,生来就是被爱的,会有很多很多的爱慕者为他献上真心;有些人生来是爱人的,他把自己的真心捧给所爱的人。无论是被爱还是爱人,都是一种独有的福分,因为这样的幸福永远不可以被重复,被复制,被沿袭,它只存在于它本身。

其五

将帽子戴在头上,

将发辫抛在背后。

她说:请慢慢走!

他说:请慢慢住!

她说:你心中是否悲伤?

他说:不久就要相会。

纵是那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却也终有分别之际。恨别离,如同剑抵在喉,多少次想说挽留,却害怕这即刻的分别让彼此更加难受,想说再见也是惘然,一句话止于舌尖,却不敢过多言语,真不知哪一句便是催泪烟雾弹,更不知哪个字便是情花的种子,只怕你我中了毒,却得不到解药。

不知道这人间命理谁能掌控,不知道念你的黑发是否要等到苍老,红尘一醉难再醒,也怕这一别,尘缘已逝难再续。那么,就不必为这未来变数而烦恼了,只存一份希望,再次相逢,你我依然心归一处,爱属一方。待相见之时,一江秋月之上,两盏孤灯相伴,三生有幸聚首,四面楚歌不管,一对一双泛舟江湖,傲游人间。

冠冕依然留有我的体温,瀑布般的长发荡漾着,悠悠诉说你的愁肠百结,不经意地转过身,只想偷偷地把你的倩影定格在我的脑海中,只想再拾起笔的时候饱蘸香墨,描绘你嘴角的弧度。转过身,才发现,你的美丽脱俗,照映出了我的孤独。拭去你脸上的泪水,抚平你心中的忧伤,心疼你空垂泪惹断肠。这一别正是下一次相聚的预告,真情真意并非只在这一朝一夕。

想起李商隐的那句:“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那离别时的惆怅仿佛春风也耗尽了所有气力,再也无法吹绿江南两岸的树木,再也无法吹开待放的花蕾;仿佛百花依然身处寒冬,残败凋零。分别时恋人的心何尝不是严冬一样寒冷,百花凋残一样的凄清。而这首诗却以民歌的方式演绎了恋人分别时的心境,“我”、“你”这样的人称读起来简单、亲近,分别的愁绪中添加了几分轻快、调皮。诗歌里没有写分别时的这对爱侣抱头痛哭,缠绵拥抱,而是用几个动作表达出两人之间的浓浓爱意,我匆忙地戴上帽子,你帮我将帽子扶正,衣装整平,你整理凌乱的长发,我帮你梳起鬓角的散发。举手投足之间,勾勒出一幅温馨的图画。

对于所有爱侣来说相见永远是甜蜜和令人期待的,而分别永远是让双方心力交瘁的。万水千山,天涯海角,爱纵有万般精巧也要历经一些磨难,除了时间与空间的考验,身为转世灵童的仓央嘉措还要摒弃信仰的束缚,踏过荆棘才能体验获得人世间最美丽也最难得的爱情。在爱情里他和平凡人一样恨别离盼相见,相聚的瞬间总是转瞬即逝,而分别的时间却像失眠的长夜一样漫无边际。别离时分没有折柳相送,也没有歇斯底里的恸哭,黯然神伤,默默无语,眼含热泪,却互相劝慰着“山和山不会相逢,人与人总会相见”,也泪中含笑地将下一次相会的情景讲给对方听,只有这样说心里才会好过一些吧!然而这何尝不是一种宽慰,一种希

望,更是一种期盼呢!也正因为有期盼,有希望,用相互抚慰代替嚎啕大哭才最合情理。恋爱中,总有离别时的难分难舍,也有再聚首的热切期盼。盼那得不到的,盼那已失去的,也盼那难相见的。

分别的到来有着很长时间的酝酿,但那一次的离别,还是让空气突然凝固,人感到了两地相隔的疼痛。“多情自古伤离别”,还没有张开口道别,泪水早已涟涟,饯别的宴席沉重得让人无法呼吸。那一曲长亭送别,在心里成了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

从此,鸳鸯两地栖,蝶儿独自飞。万水千山,千山万水,只为一个目标——相聚日里永相伴。从此,锦书频传,相思密递,阅读对方的来信成了生活里唯一的乐趣。看着你书写的深情的小字,心儿稍稍平静了一会儿,可是,泪水却把字迹模糊,真怕它冲去了对你的思念,赶紧地去擦拭,才发现模糊的字迹,无法模糊的记忆。你的面庞隔着泪光更加清晰,早已成了永久的记忆,已不可能抹去。

有时候,誓言是不需说出来的,说出来的誓言不过证明了说者的不确定,对未来不确定时他才努力地来确认自己。没有说出的誓言,到是一种深入到骨子里的坚定,是绝对的一诺千金,特别是这无意间发现自己已无法也没心脱身的相许。

仓央嘉措的情总是淡淡里带着坚定,虽然,出自于青春的年纪,却是有着深厚的体会才能达到的完美境界,对于爱,他已经学会了回到本真里,回到琐碎里,回到和谐里。就像他能在自然里找到本真一样,他在爱情的领域里永远向往着本真,没有喧哗,也没有雕饰,只有心底最初的感觉。

其六

因为心中热烈的爱慕,

问你是否做我亲密的伴侣。

你说:除非死别,

绝不生离!

秋天来了。

一季的雨洗出了纯蓝的天空。青稞黄熟,绵延直到视线看不到的地方。这黄是大地血脉的颜色,染透了远处的云杉,在天的边际勾出一道金色弧线。还是格桑花最美,红得热烈,粉得娇艳,漫漫一片,像海,漫过田野,漫过山坡,漫过河滩,漫过你家门前。你来自月亮的方向,踏着那花的海浪向我走来,发上的珍珠,耳边的绿松石都不及你夺目。阳光斜斜打在秋天的草原上,我和你在格桑花铺成的道路上缓缓走过,一切都变得缓缓地……风缓缓地吹,花儿缓缓地摆,牦牛儿缓缓地走,天上的苍鹰缓缓地掠过,你开始缓缓地唱歌……歌声也是缓缓地,像柳枝抚过水面,在我心底漾起涟漪,悄悄荡开去,与那花的海一起,在天幕下澎湃。

我轻轻抚你的发,看着你黑葡萄一样的眼睛,想问你那句一直想问的话,可心中总是忐忑,不知你的答案是否如我的期待。我说:"苍鹰与天空永不相离,你可愿与我永远相守?"可你却不说话,望着远方的山默默不知在想些什么。我不禁黯然,美丽的姑娘是否总是无情?

这时你说,听说汉人有一首歌,说的是一个女孩爱她的情人爱得像那木错的湖水一样深。有一天,她对上天起誓:"上天啊,我愿和我的爱人相知相伴,这种情谊永远不会断绝,除非你让山磨光棱角;让江水干涸;让雷声在冬天响起;让雪花在夏天落下。若非天地相合,我便与他永不分离。"我望着你,你的样子从来没有这样美丽,如天山的雪莲开在我的心里。你说:"我与你,宁死别,不生离。"

宁死别,不生离。宁死别,不生离。宁死别,不生离。宁死别,不生离……世间的一切声音都从我的耳边消失了,只有这一句像酥油的清香,久久不散。我要将这句话写印上经幡,让草原的风为我将它吟唱,直到天荒。

这首诗一问一答间流露了人世最浓的热爱,真一个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这首诗体现了藏民在表达自身感情时的直率,问答的形式类似于藏族青年男女表达爱意的山歌。

山歌在藏语里称"拉伊",俗话说"拉伊是媒人"。你我在草原相遇,隔河相对,一唱一和,只有即兴的词句方可表达最真的情感。我们的心乘着悠扬的曲调穿过羊群,越过河,慢慢贴进,爱情的火花就在这歌声中

迸发。

仓央嘉措,那位说着宁死别不生离的姑娘是否真的至死才与你分开?你走向青海湖,莫不是为了她?青海湖底有没有一个宫殿,里面住着你的公主?你来世的轮回选择了理塘,是不是那里有位姑娘前世与你有一同的盼望?有人说你其实远走他方,为的是与她自由相爱。若真是这样,那格桑花的开处是不是你们走过的天涯?不论你去了哪里,你的“拉伊”至今都流传在苍鹰飞过的每个角落,诉说着你的凄美爱情。

爱情的坚守是两个人的对望,面对外界的风风雨雨,这是让两颗心永远相惜的方式。自古以来,好事多磨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太多的一帆风顺会让人心里不踏实,总担心美好的梦境会在某个时候突然醒来,不知道怎样去面对现实的破碎。

在爱情的世界里,没有磕磕绊绊会让人误以为幸福就是美好到不掺杂质,直到有一天才发现,彼此虽是相爱但由于没有一起经历一起承担,留下的记忆也不过是浮光掠影的轻飘,甚至是一片空白。实践出真知,磨练也出真爱。经不起磨练的爱,早晚都会在时间的长河里被波涛冲走。只有两个人一起承担一起经历生活的酸甜苦辣,爱才会被沉淀,才会显得真实,也会更长久。所以,我心爱的姑娘,请不要担心风风雨雨会疲惫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爱去经受时间的考验。

其七

住进布达拉宫,

我是西域最大的法王。

流浪在拉萨街头,

我是人间最美的情郎。

情感是一件无以言说的事情,想要隐藏,却又欲盖弥彰。我的心事是透明的,如水一样,让情绪的波动也清晰可见。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乌云蔽日,它都有可以触摸的真实,淡然地迎接下一个明天。

我就是这样从过去,到后来,一直没有走失自我。童年那些那美丽的景致和美好的记忆早已汇入我生命的海,顺着我的血脉到每一个能让

我产生思想的地方。耳边那些朴实的情歌勾起了青春的懵懂,我的心情随着歌声起起伏伏跌宕个不停,这些情绪在我的命运陡然转弯后一直温暖着我。在那美丽的草原上,曾有我和美丽姑娘的脚印,当时放牧的心情后来便消失在我的回忆里,因为当回忆来临时我被宿命牵引着好像身陷囹圄,从此太多的身不由己,再回不到当初的开始。还记得那时,放牧累时停下来唱的情歌被草原上的白云听了去,她羞涩的情绪展现出云卷与舒,不平的内心让我怜惜,两人之间的空气也渐渐显得暧昧起来。

后来,我被推搡着来到了布达拉宫,那里堂皇的美丽,刺痛我的双眼,那自然的景致从此从我眼里消失。确切说来,我像是个被人膜拜的木偶,每天重复着一切履历,如果说你要问我当时是怎样度过的,请你问问别人,他们比我还清楚,因为明天该怎么度过已被他们安排得有条不紊,我的躯体和我的心暂且分离。我不是一个好的演员,却被他们为了口中的信仰,却天天被装在匣子里演戏。我自己,还停留在那美丽的草原上,如云的羊群、知心的姑娘,原生态的生活,一切的美好。为了让我忘记这些,他们给我起了个不错的名字:持明仓央嘉措。你们都知道,这不是我本来的样子,本来的我将信仰融进了生活,而不是被清规戒律主使。

我说过,我不是用清规戒律能锁住的,我的心在哪儿,我的梦就会到哪儿。即使在睡意朦胧中,我也能找到我的去处。我把心寄在了布达拉山脚下,那里有着最真实的我,如果你见过真实的我,也许就不会再对布达拉宫的我进行苛责。我知道,你们灵魂的深处都有着我的影子,因为,我们在精神归宿里有着相通的东西,那是你被你们无视的美好。你无法否定的自我存在,被我给演绎。浪子宕桑旺波,不只是我,也是我们。我喜欢这个名字,最纯真的喜欢,它让我感觉到了自己的存在。

每个人,都有两个自己,他们在不同的时候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只可惜,很多人,用表面的自己埋没了真实地自己,还高唱着调子,要去抹杀别人的真实。

这首诗歌里有种爱恨分明的味道,自己的选择被漠视,他人用意志指示着自己。不过诗人没有太多的埋怨,他的内心里从没有过顺从的概念,他因他的坚持倒有些兴奋。也许,这样的坚持,在某些人看来是无意

义的,这些人只会拿表面来做实质,他们不承认内心的需要大于现实。而诗人不同于常人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心里永远有自己的追求,不会为俗世所累,他们的心甩开了尘世的包袱,在精神的高度自娱自乐。

仓央嘉措,像是个纯真的代名词,他从不掩饰真实自己。他比谁都清楚自己身居的要位,只要做出一点点让步,都可能换来另一种结局。可是,无论外界是怎么样的血雨腥风,他都真实地存在。这样一个纯真的灵魂,却被挤兑得没了去处,最后无法逃脱成为他人争权夺势的牺牲品的命运。在脱口而出的情歌里,他的语言仍旧大胆而毫无掩饰,情感也直白无避讳。然而,人生若能像他这样真实地活一次,也算富足得可以了。

其八

结尽同心缔尽缘,

此生虽短意缠绵。

与卿再世相逢日,

玉树临风一少年。

自古以来,凡虔心向佛之人必定了却凡人七情六欲,但我却是一个例外。我并非看破红尘而空遁佛门,我是转世灵童,这不是我自己的本意和选择。我烧香拜佛,修身养性,与其说是一种责任不如说是一种习惯,一种近于麻木的习惯。可是身披袈裟的我却有一颗凡尘之心,这颗心还没有看透人间悲欢离合,"四大皆空"只是佛经教义当中平凡的四个字,然而尚未涉及尘世的我又怎能深刻体会佛曰"四大皆空"的真谛?

前世之缘尘埃落定之时,有幸佛选择了我,于是我虔心修行,遁入佛门,我没有选择,上天为我安排了我的路途,管它遥远,管它布满荆棘,我只管一步一步向前。只是,为何上天又让我遇见你,那一日诵经殿上你温柔的倩影投射在我心上,于是从此,眼前是佛,心中是你。天明、日落,盼你念你,等你出现。于是从此,我终日惶惶不安,徘徊在殿前,我不知道是在等你出现,还是我害怕左心房中萦绕着你银铃般的笑声会惊扰右心房修身的佛祖。佛殿中,多少双眼睛在注视我修行,我是他们心中的王,他们的领袖;可我心里,多少次转向你顶礼膜拜,你是我心中的女神,我的

主宰。

那日人群中,在不经意转身的清秀小巷,你的眼,你的脸,你的手,你的心,在我身边,在我眼角,在我眉间,从此管它月朗星稀,管它狂风骤雨,轻轻拥你在怀中,比翼双飞,漫步云端。想爱,想住进你心里,和你相偎相依,却害怕爱你的执著最终抵不过世间的指责,想爱,却害怕最后还是不得已离去,留给你更大的伤害。以前,我在佛身边修身积德,盼轮回转世,想参经悟道;如今你在我左右,看你眉头微蹙,听你唇间低语。只羡鸳鸯不羡仙。我并非想成仙,只是人间有多少爱恋能够远离世人目光,我想擦掉前世佛缘,就像拭去佛堂上的微尘,可是却擦不掉这些年沉浮在心中的记忆。佛曾在我心中,在我眼中,我怎能了去此意,安心地随你而去?每当夜深人静,伫窗前,当空皓月仿佛在责难我,向佛的心怎能陷入凡尘,修身之志本应心无旁骛啊!但是我却将一颗心割裂成两个,一颗心里装着你,一颗心里念着佛;一颗渴望斩断命运的束缚,一颗渴望挣脱凡尘的枷锁。

仓央嘉措的确只是个修佛的凡人。他爱上了一个女子,也会日日思念,时时牵挂。其实,他所表达的感情是如此生活化。有哪个人爱着一个人却思之不得的时候不会辗转反侧呢?这样的境况下,也会恨恨想着:“我就是要忘记你再也不想!”或者:“要是我用这想你的心工作,不知能干出什么大事业来呢!”但这样能忘记吗?仓央嘉措并不是真的在意用念念不忘的心修炼是否能得成正果,只是这万般的无奈化成的情苦教人如何释怀?还不如当初没有遇见,就算遇见了还不如只是淡淡来淡淡往,不熟最好,这样也不会害得如今这般相思萦绕……

也许我应该剪断佛缘,剪断了我便不需在菩提树下虚伪地打坐,便不需在万人面前强装顿悟,我将与心爱的姑娘双宿双栖,男耕女织、田园牧歌、自由自在、举案齐眉,远离这喧闹的寂寞。也许,我本不该与你相识,那样我的心还是完整的吧?它完全地,至少在很多人看来,完全地伴随在佛的左右。可是,佛猜得出开始却猜不出结局,佛选择了我的前世今生,却忽略了你是我的宿命。我的心里,早建成一个佛堂,而你就像一场春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一般滋润着我干枯的心;你又像一颗种子,不知何时悄悄落在我的心田,等心的土壤变得温存,这颗种子便

生了根,发了芽,渐成参天之势。只可惜你不是荫蔽佛堂的菩提而是一颗罂粟,而我沉醉在罂粟花香之中,目送佛堂的香烟随着轻风越飘越远。多少个难眠的未央之夜,徘徊在修行和爱情之间。我的心怎能安于佛堂?我的心又怎能深埋在温柔之乡?我的心不能只是一颗心,向佛不忠诚,爱你有欠缺,我怎么能够不妄断前世佛缘、众人期盼,又不枉费姑娘一片冰心?世上本无双全事,怎能安我两面心?

在布达拉宫的金殿之上端坐,仓央嘉措注定无法成为一个平凡的少年,而这代价却是要受到心灵的痛苦煎熬,身披佛衣怎么追求纯美的真爱?在这矛盾中,心头情事却变成愁事。

藏民们常说:“莫怪活佛仓央嘉措,风流浪荡。他想要的,和凡人没什么两样。”是啊,他转山转水转法轮,转了一世又一世,仅仅是为了那个梦里的姑娘,佛只是我思念的依托,如那万千藏民叩出的一路长头为的是平安和乐一样。但既是如此,命运又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安排,让我成为一个活佛?既然那家乡美丽的格桑花海,母亲温柔的抚摸,还有那情人明媚的笑都注定非我所有,命运又为什么给我这样的安排,让我体验这俗世的多彩?佛爱世人却容不得我爱一个凡女……情缘佛缘,我明明有取舍,却为什么挣不开,解不脱,这般纠缠?“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恐怕只有将这些诗句放在一起,我们才能更加深切地体悟仓央嘉措的无奈与无助。

仓央嘉措是凡人也好,菩萨也罢,传奇人物的命运自有传奇的解释。口耳相传的诗句在这里只为我们开启一扇探究的窗口,窗外景致如何随你的心,无论怎样,得见了便是风景。

其九

白色的仙鹤,

请把你的双翅借我,

我飞得不远,

只到理塘就回。

这首情歌从遥远的山间传来,初次听到时捕捉到的是种痛彻心扉后的无力抗拒。若心也扎上翅膀,跟随乐曲飞翔,太深太深的眷恋在蓝天

白云里回响。眼中的万物,安静而深沉,崇高的姿态让人感到了渺小,从深宫里起飞,飞过苍山,飞过纳木湖畔,飞过一世的情缘,来到让人心疼的理塘。这里,有位姑娘,她曾用百灵鸟般的歌喉,将康区美丽的理塘草原歌唱。只是这歌声穿越了时空,歌声里的故事感动了无数的后人,却永远飞不出诗人的伤感。

一直到现在,忆起那段最美最美的时光。美丽的达瓦卓玛,和仓央嘉措一起放牧,在那青草无边的草原上,洁白的羊群像天上柔软的云朵,累了就停下来用各自的形式为对方驱走疲劳,充满诗意的草原上从没有悲伤。像一对幸福的鸟儿慢慢住进了彼此的心房,从此生命开始了新的旅程。

然而,命运的无常阻断了幸福,就在那幸福的地方,仓央嘉措被不幸带走,徒留心爱的姑娘在身后奔跑、呼喊,视线却越拉越长,终于被风尘掩盖。一别之后,两地相思,怎堪忍受?在深深禁宫里的仓央嘉措,面对幽幽酥油灯,沉沉的佛经书,却无法看到佛的尊容,达瓦卓玛的脸庞却印在脑海里,抚慰忧伤。仓央嘉措知道,天涯相隔,达瓦卓玛也难舍深情,在遥遥的南山将美丽收藏。

在筋疲力尽的时候,也曾怀疑美好也是残忍的代名词,乔装改扮将善良的人类欺骗。没想到的是,那时看到命运的残忍不过是不值一提的小把戏,到后来才发现,没有反反复复的折磨,直到人们彻底地放弃抗拒,它绝不会善罢甘休。在命运的手掌里,缘分又被再一次把玩。

面对着这不堪忍受的伤害,仓央嘉措的情绪一片凌乱,无从拾掇的心瓣散落一地。该怎样再次与达瓦卓玛相逢,恐怕一切只有在来世才能期待了,因为他已经看到今生已被魔掌毫无商量地画上了句点。在以后的日子里,不会再有任何的希冀,生命被啃住了咽喉。来不及反抗,已经命归黄泉。

在情绪找不到出口时,只听到心底最强烈的呼唤:借一双洁白的翅膀,飞过高山、雪域,去心上人的故乡安居,哪怕又将迎来命运不怀好意的玩弄,也毫不迟疑。在那里,他们会再次相遇。也许只有在有心爱人的气息之地,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人们说这是在这位六世达赖遗物中,发现的他生前写下的最后一首诗,诗歌里带着淡淡的忧伤,有着那种看透后的安静,安静里自然有一份执著,告诉了人们他的心曾经是怎样的热烈过。每次听到这首曲子,总感到像真的找到了双翅膀,在空旷的高空飞翔,俯视着自己的经历,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延伸到未来。仓央嘉措终生念念不忘的地方,实则是他一直以来没有能够抵达的梦想。我们无法知道,这对有心人,最终会在哪里相遇,他们的灵魂是否在一切凡世的纠缠停歇后相伴在彼此的左右,那时他们会延续着原来的幸福,还是在人生的轮回里选择了停留,只为那一生的那一次爱恋,放弃了前行路上的所有……

其十

第一最好不相见,如此便可不相恋。

第二最好不相知,如此便可不相思。

第三最好不相伴,如此便可不相欠。

第四最好不相惜,如此便可不相忆。

第五最好不相爱,如此便可不相弃。

第六最好不相对,如此便可不相会。

第七最好不相误,如此便可不相负。

第八最好不相许,如此便可不相续。

第九最好不相依,如此便可不相偎。

第十最好不相遇,如此便可不相聚。

但曾相见便相知,相见何如不见时。

安得与君相诀绝,免教生死作相思。

如果那一天没有见到你,你笑靥生姿,我便不会坠入爱的网,不管世间风吹雨打,只管此刻与你相恋。

如果那一夜没有与你举杯畅饮、促膝长谈,我便不会日日夜夜独枕相思。

如果那时没有和你朝夕相伴,你永远是我的公主,我依然是你的王子,在爱的神坛,你我就是完美的,对方的另一半,渴望被了解被呵护,渴望被彻彻底底的爱包围,永远心存小心翼翼,永远能够宽容一时的糊涂,

永远不会计较是谁给谁的爱更多,不会计较谁欠了谁一个关怀,一个拥抱。

抑或是,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没有相识中的惺惺相惜,你曾经为爱伤多深,我也曾为爱走天涯,我心疼你的痴心,你崇拜我的执著,同是天涯沦落人!你我才甘愿疼惜,甘愿再真心地爱一次。如果,如果没有这些记忆,我们该是多么轻松!

如果那一次我们没有说出爱这个字眼,没有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那么就不会有谁抛弃谁,谁欠了谁,谁对不起谁,在爱里没有什么公平,如果无法承受好的或坏的一切可能,那么不如从来没有开始这份爱。

如果没有爱过,那么就没有一日日的朝夕相对,没有一次次的花前月下暂相会,月亮不会看见我们双双对对,杜鹃花不会听见我们的窃窃私语。

那么不如从来没有爱过,没有相处,就没有回忆,回忆里也就没有为了误会的争吵、辩白、拂袖而去……没有怨怼,没有辜负。前世过往,浮屠塔断层,好梦渐冷,荆棘一根一根,年轮一圈一圈,谁能等?只恨入空门,谁也不能认,折煞世间多少梦幻!情债几本再不翻阅!一杯清酒身寂寞,一盏孤灯心头烧。箫声悠悠,笙歌未停,转身随风,半生逍遥。繁华易逝,烟花易冷,雨纷纷,望庭深,只剩我一人,莫停顿,歌舞升平。

那动情时候的山盟海誓,指天许地也罢了!没有这真真假假的誓言,谁也不用勉强着自己和对方再多一点期许,才可以继续这个日月可鉴的爱情。

既然勉强,不如不要靠在彼此的肩头,就像两只刺猬为了靠在一起而受伤,靠越近伤越痛!

那么莫不如不再相遇,即使再见伪装着笑脸,不知有什么话题可以聊天,那么不如不见。

只是这苦短的人生哪有如此多的如果和假设。我们相见相知,舍得与你诀别?除非生死两茫茫,相隔阴阳空断肠。

十句禁忌,并非与情意断绝,反倒用这样一种方式诉说了别样的真情。有些幽怨,又有些无奈;有些犹豫,又有些无悔的坚贞。不要相见相知相伴相惜,相爱相对相误相许,更不要相依相遇,那么便不会有诀别的悲伤,其实我不是不想相见相知相伴相惜,相爱相对相误相许,相依相遇,我只是怕最后总是要分别,一来叫我如何和你诀别,二来叫我们如何承受诀别之后的相思之苦?所以说如果要经历生离死别的相思,莫不如从来不曾相遇过。可是如果从来不曾相遇过又何来这铭心刻骨的爱?

如果,那一刻,天崩地裂,世界再回到以前的混沌状态,能与如此脱俗的好女子相守片刻,我也会感到此生的满足,就像是受了洗礼,身和心都得到了升华。可是,一切都像往昔,世界并无大变,匆匆的相会又成了我神魂颠倒的源起。我分明不是一个贪心的人,却也变得贪心起来,就为你那盈盈一笑,我再也不想找路出逃。我的心彻底沦陷,没有了挣扎的力气,五月天里再也没了晴天,我成了一条河辙的鱼,被思念抽干了身体,神魂颠倒,奄奄一息。

从相遇到相熟,我历经了心里的起起伏伏,你却像莲花淡淡地优雅地绽放,萦绕不散的情绪仿佛只在我的心里,只将我俘虏。如果不曾遇见多好,我就不会情思缠绕;倘若不曾相熟多好,我也不会神魂颠倒了。你可知道,“天不老,情难绝。心似双丝网,中有千千结”,我的日子被因你而起的情绪填满,真的已无路可逃。

仓央嘉措的这首情诗,用最简单的语言囊括了最复杂的情绪,正因有太多太多的话要对心仪的人说,所以他选择了最简单的语言,欲说还休的爱恋,却由表面的怨呈现出来。明明想说的是遇见你真好,却说“相见何如不见时”,不是不想遇见更不是后悔遇见,更多的是相遇又别离的伤感,无处述说的思念,都在诗人心里萦绕,让他饱受了思念之苦。都说世间最苦莫过于相思,可是,在千思百折后的相熟又是相思心里更加相思,这或许就是人们口中的至情了。读了仓央嘉措的诗我们会明白“相思树底说相思,思郎恨郎郎不知”这句让剧中人断肠的诗句,才明白仓央嘉措最纯真的感情世界里那一抹永远无法抹去的情绪。

后记

一本著作的完成需要许多人的默默贡献,闪耀的是集体的智慧。其中铭刻着许多艰辛的付出,凝结着许多辛勤的劳动和汗水。

本书在策划和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同行的关怀与帮助,及许多老师和作者的大力支持,在此向以下参与本书编写的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许长荣、上官紫微、张云、李倩、刘默、陈思思、周凯、赵智、王光波、王阳、张平、韩佳媛、刘亨巧、杨茜彦、丁敏翔、胡明媛、罗舒予、白静、甘红竹、李丽丽、吴虹展、周珊、齐艳杰、王杰、付玮婷、高琦、陆晓菲、李惠、贾更坤、李娟、梁妤婷、李伟军、杨艳丽、张艳芬、何瑞欣等。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借鉴和参考了大量的文献和作品,从中得到了不少启悟,也汲取了其中的智慧菁华,谨向各位专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因为有了大家的努力,才有了本书的诞生。